

翠袖黃衫

劉雲若著

上海育才書局印行



育才書局印行

劉雲若著

翠袖黃衫

劉雲若著
翠袖黃衫目次

第一回

一分春色金漢隔紅牆
雙槳秋波朱樓收碧玉

……
一

第二回

回首說辛酸愛河苦海
有情懷故舊雨跡雲蹤

……
一三一

翠袖黃衫

(上)

劉雲若著

第一回 一分春色銀漢隔紅牆 雙槩秋波宋樓收碧玉

正在天津發大水那一年，時光已入初秋，在七夕的前一日，活上城南一條最熱鬧的街市，仍是管絃匝地，車馬盈街，踐踏起十丈紅塵，絲毫不改平日繁華景象，尤其是家家戲館，都在演唱天河配，園內聽歌的人滿坑滿谷，門外購票的人擁擠填咽，有如銀行擠兌，雖然這大水已然佔領了多半個天津，然而人們仍作安安無事之想，都認爲這繁華區域，已向天公領了鐵券，向龍王買了保險絕對萬無一失，那知天尙未暮，大水已然分路進攻而來，先是馬路兩旁窪處，各有一股細流，涓涓涇涇，漸漸水勢增漲，侵至路心，兩流相合掩蓋了整條馬路，隨後無論馬路小巷之上，或是商肆民居之中，都出了奇景，凡有地溝，全成噴泉，有的比山東濟南的金線黑虎名泉，還要氣勢壯闊，這些群源交匯，纔長增高，不大工夫，平地水深二尺，到各戲院散場時，觀衆由院裏帶出來的歡欣面目，一到門口，立變爲駭怕神情，想不到戲台上織女沐浴天河，竟已移至人間，一片汪洋，茫無去路，洋車已因水深沒到輪軸，很難行動，汽車也陷在水中，只露車頂，好像已死的龐大介殼水族，人們尋不着代步，只可隨波逐浪，涉水歸家，即使是摩登小姐，也逃不開這場劫數，所好時在秋初，暑氣猶烈，而又慣於赤足不襪，只脫去透孔涼鞋，解下旗袍，露出三角小褲，便可施展游泳技術，拍浮而行，水中驚無，真是一幅絕妙畫圖，然而老弱婦孺，却推挽啼號，別成一幅慘景，喧擾擾到天將垂暮，人們才消散淨盡，街上只剩下商肆的霓虹燈光，照蒼蒼涼白水，除了一路踽踽，高坐樓窗的交通警察在很滑潤的臨水觀魚以外，只偶然經過幾個淌水行路的人，水受激蕩發出繁雜的響聲，隨着行人漸遠漸寂，倏又恢復幽靜

，再過一會，電燈忽然出了毛病，完全消滅，立刻黑暗無光，好似這世界整個隨着燈光死去，幸而天邊疏星淡月映着地下水氣出，氣發出微光，還有遠近樓窗之中，偶有暗如鬼火的燭光外射，稍微給添了些兒生氣，這一夜就是這樣的過去了。到了次日，恰是七夕，早晨時紅日高升，氣候清佳，街上的水已到四尺以上，所以房舍只露着門楣，而每隻樓窗，都似蜂窩一樣，人頭重疊，都在眺覽風景，個個都頗有雅人深致，但是望着日常行走的道路，竟爾難越雷池一步，自然難免下獄受囚的同樣感想，這城市宛然成了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了，樓台臨水，江海當門，倒是很有趣味，只可惜變化太驟，整個東方尼威斯，竟似恢復古風人人受。盡地爲牢的刑罰，難移寸步，然而天下事有求必有供，伏羲要畫八卦，就有河馬獻圖，唐僧往西天取經，就有白馬投効。這時急需交通工具，所以船隻也出來了，但是爲數很少，價錢也貴得離奇，大約和飛機的票價不相上下，然而人們有時急於逃難，有時急於搬家，把船隻看如苦海慈航，不但不敢殺價，反而卑禮厚幣的央求，雖然數里載運之資，或者要費一戶小康之產，船隻仍是供不應求，但人們也有看出利市臨時造船出售出賃，也有不破慳囊，自己拆卸門板木器，紮成木筏，以便出入大家加工趕製不到一天工夫，街上船筏已漸漸增多，不過什麼奇形怪狀全有，只說內中有一隻特別奇怪，是用一隻小棺木將材就料，除去棺蓋，飄在水中，就當作船用，這隻棺木船，和本書有着絕大關係，所以必須仔細述說他的原委，在這條繁華街市的中間，有一家極大的旅館，名叫四海大飯店，四海大飯店後身，是一塊小小住宅區，共有四條街堂，名爲青陽，都是兩樓兩底的小樓房，居民大半是職業階級的小家庭，或是富人的外室，在第三條街上，有家姓王的人，男子名叫王蔭槐，年約三十餘歲是個商人，女人名叫蔡杏如，原是個在化妝名公司作女店員出身，自幼喪父經寡母撫養長大，家計寒苦，從小幾歲就在外作事謀生，因爲生活長不安定，所以職業屢經變更，作過影院的女招待，球房的女看案，還曾學過一回唱戲，只是半途而廢，未曾登台，但她處在下級社會之中，雖然不能全無污染，以性情很是婉靜，行爲也不放蕩，因爲品貌超群，外來的引誘很多，她竟未曾墜落不堪，平日既不效他人的浪漫奢華，也不羨慕他人的副業豐收，只自儉樸度日，努力養母，到

去年母親去世，她形單影隻，凄寂難堪，精神無所寄托，恰巧認識這個王蔭槐就發生了愛情，這王蔭槐本只抱着尋花問柳的心，和她交結，但杳如却是一片真情，相契以心，却不肯輕易以身相許，當王蔭槐追求熱烈之時，他定要先定婚姻之約，再結同夢之歡，王蔭槐是玩弄婦女的老手，以為婚娶儘管定約，將來取捨仍在自己，就隨口答應，兩人方才發生肉體關係，經過數月的幽期密約情好日深，杳如時時催促他趕快成婚，王蔭槐只是推托，最末被杳如逼急，竟說出忘恩負義的話，告以自己家中原有髮妻，為人很是悍妒，但是夫婦感情却極濃厚，自己絕不能再娶，並且自己現在經營商業，稍有家資，完全倚仗富家的提攜，若生齟齬，恐怕家室難保，勸杳如不要過於認真，儘可另尋歸宿，杳如聽着雖然傷心，但是一片痴情，仍委誓死相從，自願降為妾媵，只求他委曲成全，王蔭槐還是以畏懼太太為言，百計閃轉騰挪，正在不可言交，忽然發生意外枝節，杳如覺察已身有孕，為着腹中一塊肉肉終身命運，更死命的纏磨，王蔭槐聽到已身有孕，竟有些回心轉意，因為他是個苦腦筋的人，誤以子息為重，太去年紀比他還大幾歲，已逾四十，尚未生過子女，王蔭槐既感膝下淒涼，又加他所處的那種市井社會，人們每至中年無子，就要被人罵為缺損陰德，因此常以無兒為憾，這時一聽杳如懷孕，知道了有了生子的希望，勢不能棄而不顧，將來若生下男孩，便是自己接根，雖然太太兇悍可怕但稍遲幾年，等她老了，也可以設法領回家去，即使不能，就是長久養在外面，留以自娛，也是樂事，因便有了因子留母之意，但還怕杳如說謊請醫生診察一下，確是懷孕，他才既允收納杳如，自行變通辦法，在這青陽里租了一所小樓作為藏嬌的外室，也未舉行儀式，悄不聲把杳如接進新房，就正式同居，但在杳如已然喜出望外了，過了幾月，杳如分娩，居然是個男孩王蔭槐大喜之下，愛屋及鳥，愛子及母，對杳如大加恩寵，杳如更自欣幸以為上天不負苦心人，從此終身有托，後福無涯，但是那裏知道，她的幸福完全寄托在才出世的孩子身上，與她絲毫無關，及至那生下的男孩漸漸長到七八個月，尚未種痘，突然生天花，來勢甚猛，百醫無效，勢將不起，杳如疼惜孩子，哭得心碎腸斷，直到孩子死在她懷裏，還把死屍抱了一天一夜，那王蔭槐起出為兒子的病，在這裏迷住了十多天

，既未回歸本宅，也未去照顧商業，雖然知道太太太那裏必因自己失蹤，鬧得天翻地覆，將來歸去定有個大不了，然而爲着兒子，也就拚將出去，一直奔走守護，受盡辛勞，及至孩子死，他哀慟之餘不由心腸一變，覺得爲兒子受盡千辛萬苦，尙自值得，兒子一死，只爲杏如就有些犯不上，何況當日收納杏如，原爲着腹中一塊肉，好比愛惜珍珠，才把裝珠的櫥一同買來，如今珍珠已失，又何愛於這空空櫥，而且這座藏嬌金屋，已變成傷心之地，也不願再住下去了，就向杏如托詞說要回去料理一切公私事務，殯兒的喪葬，委她全權代辦，隨即留下一筆現款，就溜走去，杏如乍失愛子正在悲慟欲絕，見惟一安慰她的丈夫，又要離開遠去，如何肯放，就哭泣挽留，王蔭槐被她纏得無奈，只得留下，答應埋葬了孩子再走，正要設法購買棺木，忽然有個生人來訪，這個人對杏如雖然生疏，對王蔭槐却是心腹，因爲王蔭槐居心深險，雖然和杏如相識經年，同居半載，但是他的真實職業住址，却未使杏如知道，也不令一個親友來往，對外更是諱莫如深但爲防備萬一，只把金屋秘址，告訴了一個商店中心腹同事，囑其必須有萬分緊急的事才來報知，這時一見此人到來，大吃大驚，就拉到一旁，唧唧囁囁的小聲密語，杏如因爲這裏向無人來，突見這人形色慌張，王蔭槐神情又那樣鬼祟，不由動了疑心，暗地窺聽，聽見來人言家中因王蔭槐旬餘不歸，已然鬧反了天，太太已訪知他在外有了荒唐行爲，業已連合幾位舅爺，設法訪查，並且議定應付辦法，只一等拿住真憑實據來，便要嚴厲履行，事情恐怕要鬧大，勸王蔭槐趕快回去，自己投首，消弭家庭慘禍，王蔭槐聽了，顏面大變，說了句你先去我這就想回家，打發那人去了，就搭訕着進到房中，對杏如說要出去購買棺木，少時即歸杏如已聽得明白，情知他是金蟬脫殼之計，這一出門，必然回本宅去，他那太太既然出名兇悍，又知道他已有外室，他一回去，便不說出實話，也必被太太長久監禁，不放出來，把自己拋在這裏，如何是好，就傷心痛哭起來，對王蔭槐實說已聽見他和來人的私語，情知他是托詞回家，一去便難復返，自己才死了兒子，怎禁再失了丈夫，你若一定要走，就等一會兒看我死了再走，王蔭槐任憑怎樣分辯，杏如只是抵死不信，誓死不放，鬧得沒法，恐怕她一時真個心窄，出了人命，自己受累，只得答應不走，却

說這孩子死屍在地，也得裝殮埋葬，你儘把住我怎麼得了，杳如固然痛惜死兒，恨不得給出個大殮，方合心思，但這時却顧不得了，就主張託位鄰家，先去給買口棺材裝殮，再雇人抬出埋葬只是想不出可託的人，還是杳如由樓窺向外看，見有個木巷打掃夫徐四，由門前經過，就喚住他叫上樓來，給以數十圓錢，煩他去附近材廠，去買一口小棺材，許以酬勞，那徐四答應去，少時便帶着材廠的人抬來一口棺木，杳如看見大爲驚詫，原來竟不是裝嬰兒的小棺，而是一種長幼咸宜而壽共，尺寸不過四尺餘長，板薄工糙，大約慈善家施捨的就是這一類，只圖價錢便宜，就合死者身材，隨棺木而爲長短，譬如晏嬰張松式的矮人裝下可以恰合，但是曹交巨無羈式的長人，也可以折斷摺彎而裝下去，不過棺木雖小，裝七八個月的嬰兒，還嫌太大，而且小康人家，也不能用這劣等之物，只爲那徐四是個粗人，說不明白，材廠也太馬虎竟冒失的送來，杳如自然大不願意，令其掉換王蔭槐却迷信着媽媽天全的例兒，以爲兇具不能隨便拾出，更不能同日有兩具入門，不過他心中已不把这裏當作家了，就任杳如自行交涉，不加攔阻，正在爭競之際，忽然外面一陣人聲鼎沸，步履雜沓，亂喊大水來了，隨見院中砌牆邊隙，都向上冒水，同時門外也有洪流滾滾直湧進來，王蔭槐回頭一看，杳如說道這水來得太兇，你怎麼出去，幹麼冒險，王蔭槐明白她的意思，情知走不脫，只得站住，二人望着院中放的白板兒棺木，相對發呆，真與覺得脚下冰冷，低頭看水已上了台階，鞋襪俱都浸濕，急忙退入室中，杳如見水勢甚大，才想起樓下還有許多應用東西，恐遭漂沒，就教王蔭槐，相幫拾，運到樓上，王蔭槐把此間的人，都已看作贅疣，何況區區什物，但不願被杳如看出形跡，那也替她收拾，運了幾起，室中水已沒膝，不能再留，只得避到樓上，喘息稍定，臨窗外望，見院中和巷內都已一片汪洋，許多盆碗木器全漂浮起來，尤其那只棺木因爲送來時便把蓋揭開，此際底蓋各在一處，飄浮動蕩，好似兩隻小舟，外面遠近哭號叫之聲，鬧成一片，慘不可言，門外時見有人淌水行走，携兒抱女，揹箱提篋，老弱的扶牆摸壁，跌跌滾滾，有的擰得頭破血流，呼天叫地，真好似所謂陰司的奈河，移到人間，千萬災民都無端落了地獄，這時天已垂暮，夕照西斜，只剩一株淺紅，還掛在高樓的尖頂之上，散

着血樣的光，四面晚霞蒼茫籠罩大地，天空變成深灰之色，只是千家萬戶，俱都不見炊烟，好似這世界已到末日，那悽慘的聲，就是臨終的殘喘，杳如望着外面的凄暗風光，回頭又瞧見床上放着嬰兒的屍體更加觸動悲懷，心中茫茫無着，不知這身體可還在世界上，這世界可還是往常所見繁華燦爛的世界，一陣莫明的傷感，不知是悲悼亡兒，不知是感慨己身，或是爲外面慘狀所刺激，竟伏在窗邊，推心欲泣起來，哭了半晌，忽聽王蔭槐頓足叫道，你還哭，這可糟了，杳如吃了一驚，抬頭張着淚眼望他，王蔭槐道，你只顧號喪，一點正事也不辦，這可怎麼好，杳如嚇得顫微微的道，怎麼？王蔭槐道，方才你只睡忙亂抓，把沒用的東西，都運上來，要緊的到不管，廚房的米面菜蔬，都被你淹了，現在水已快沒了人，寸步難移，上那裏去買，這不要餓死麼，杳如怔了一會，向房中四面看了看才道，你別着急，咱們房裏存着兩筒餅乾，還有給孩子買的半打牛奶，對付着也够你吃兩天的，我可以不吃，慢慢再想法兒，王蔭槐跳脚叫道，你不吃活該，教他只吃餅乾牛奶，我沒那麼吃過，你是管什麼的，不想着早把廚房東西搬上來，只懂得把着我，好，這可把住了，等着一塊兒餓死併骨吧，杳如被他罵着珠淚紛紛，悲聲道，遇到這冤孽時候，有什麼法兒，誰叫我死去孩子，失魂落魄了呢，你只當可憐我，別再抱怨我把着你，不把着……可怎麼好啊，說着又哇的聲哭了，王蔭槐聽了她這慘痛言語，並不動心，反而冷笑道，好，我可憐你，從此一聲不哼，只等餓死，說着就自倒在床上，忽然觸着那嬰兒尸身，伸脚踢到床下，杳如看着心如刀割但也不敢說話，悄不聲的把嬰兒放到牆角，用布蓋上，王蔭槐罵道，你還擺弄怎的，趁早把這小死鬼拋出去，我可不能守着尸首睡覺，杳如明白他是抓邪撞兒，恨不能尋事爭吵，藉口脫身之計，倘若真個走了，自己後顧茫茫，如何是了，只可收拾起哀悼亡兒的萬種悲酸，打疊出家意來，情，籠絡丈夫的將離之心，就拭淚痕強作笑臉道，剛要抬出去，水就來了，真不知怎麼得這麼巧，現在你說該怎樣呢，王蔭槐沒好氣的道，扔出去，杳如一聽，想到亡兒將要投諸濁流，隨波遠逝，連個人土爲安都不能靠自己日後思念起來，將向何處憑弔招魂，孩子投胎一場，落到這樣結果，固是命苦，但做娘的也太對不起他了，想着又難過得珠淚直湧，恐怕丈夫

碰見惱怒，急忙轉臉向外，閉了閉眼擠淨眶中的淚，才狠着心答道，你說怎麼都好本來不能留在房裏，外面大水屯門，又弄不出去，只好……說着覺得實不忍從自己口中吐出拋棄的話，沉了沉才道，就依你吧，王蔭槐立應道，你打開窗子，杳如應聲開了窗戶，向外一看，見那棺材被水流薄涼，正離窗前不遠，回頭見王蔭槐已將嬰兒提將起來，就說道，你把他拋到棺材裏面，隨他漂到那裏好了，王蔭槐那陳腐而毒惡的舌音驕筋，向戲台上的惡度婆一樣，可以只裏念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手裏却持刀殺青簡空道孤，或是持鞭毒打尖籠兒題，他那兒子生時，認爲是傅代根苗，無價活寶，愛惜如同性命，及至死去，就把觀念一變，看作前生冤孽討債小鬼，再沒有一點兒父子恩義，骨肉情腸，這時聽杳如說話，滿不理會，隨手向外一拋，真是恰巧，那嬰兒正落在棺內，若是誠心取準地，還未必能如此巧中，那棺木受一震動，搖了幾搖，就又滾向牆角去了，杳如看着以爲他是依從自己請求，孩子又未落水，心中稍慰，就決計把悲懷隨着孩子拋開，專心哄着丈夫，就回身取了枝紙烟，遞給王蔭槐道，這幾天你也够累了，好生歇會兒吧，不用着急，咱們還算不錯，比那些有家難奔的還強的多呢，你說是不是，說着見王蔭槐既不接紙烟，也不答話，就又說道，你先抽支烟，歇會兒，我去給你泡壺新茶，好在樓上有自來水，汽爐上就可煮了，王蔭槐仍不答應，只怔望着那隻盛嬰兒的棺木，呆呆出神，杳如以爲他在驚悼亡兒，不由也勾起傷感但那知王蔭槐這時却是突生奇想，別有念心，所想的恰和杳如背道而馳，並且這瞬息間所起的念頭，又關乎杳如的眼前吉凶，終身苦樂，可憐杳如沒有透視眼光，人心隔肚皮，怎能知道王蔭槐的意思，還正想設法對他慰藉，方要開口，忽聽門外起了一陣嘩嘩的水聲，似乎有人走過，杳如嘆道，你聽水這深，還有逃難的呢，這不要淹死……話未說完，已見門外走進一個極高的人，頭上長髮垂肩，好似是個女子，杳如因在暮色蒼茫之中，看不真切，心中詫異，這女子何以如此高大，隨見那女子在水中搖搖幌幌走進門口，更顯得高，原來已上了門外石階，又向院內走進一步，發聲哮喘着，向裏面說道，借光這說裏的先生太太，可能讓我們進去避一避麼，請謝多行好，我實在走不動了，杳如聽這說話，却又是男子聲音更爲詫異，凝聚目

光仔細再看，才瞧明白原是二人接在一起，莫怪顯得特別高大，下面是個男子，身體全浸在水中，只露脖頸，上面一個女子騎在他身上，股部以下也全被水淹沒，只露上身，下面的男子似已筋疲力盡，搖搖傾側，竭力拉門框，高聲喊嚷，杳如雖看不清這一男一女的面目，但知道必是逃水出來的蒙難者，而且居處必在附近，若在遠處，絕不會進入這巷中，向陌生人投訴，心中很可憐他們，覺得世上沒有見死不救之理，若一拒絕，恐怕他們走不出巷口，便蹣跚跌入水中，一齊淹死，滿心理讓他們進來，但是自己不敢作主，正要和王蔭槐商量，不料王蔭槐已開口說道不成，你們上別處去吧，這不方便，那水中的男子哀告道，先生你多行好，我實沒有氣力再走，一跌倒就得死，您叫我們進去，絕不敢打攪，只借樓梯坐坐就成，王蔭槐沒好氣的，發出好似對付乞丐的口吻道，你少絮煩，說不成就是不成，我花錢租的房子，是給別人備方便的呀，趁早快走，杳如聽着他的話，只覺臉上發燒，心中悲慘，暗恨他過於冷酷，不近人情，雖明知勸他必將惹氣，但實忍不住，就拉拉他的袖子，才開口說出一個你字，猛聽水上那個女子發出高亢而又清脆的聲音叫道，樓上這位先生，你怎的這樣狠毒，連一點人類的同情心都沒有，我們並不是無故來打攪你，只爲遇着這意外災難，這位沈先生背着我們家逃出來，到這裏實沒氣力再走，眼看一跌倒就是兩條性命，才央求你收留，你怎就見死不救，現在我問你，教我們進去不教，杳如聽這女子說話剛硬，料着王蔭槐必然着惱，越發堅拒吵罵起來，便更不能轉圜，就低聲說道，得了，就叫他們進來吧，怪可憐的，王蔭槐好似沒聽見她的話，向外厲聲說道，我就是見死不救，什麼叫人類同情心，我滿不懂，快給我走，那女子噉了聲道，你真是不可理喻，這可不怨我們，沈先生咱們一直往裏闖，看他怎樣，就算咱們私進民宅，侵犯他的自由，違背法律，在這時也另當別論，日後打了官司，也有理講，沈先生，咱們寧死在他的樓上，不死在水裏，底下的男子應了一聲，嘩嘩滴水進入院中，直向房裏走來，王蔭槐氣得亂叫你們竟往裏走，那一男一女滿沒聽提，一直進到房中，尋着樓梯，就循級而上，上到中間已出了水的界限，那女子就從男子身上下來，同向上走，王蔭槐這時已由內室跑至外間似要把守樓梯口，抵禦敵人，口中還不住叫罵，只待

他們上來，便迎頭灌下去，杳如在他身後，急的手足無措，但是等了一會下面的人並沒即時上來，原來那一男一女，知道上樓時必有一番爭戰，就在樓梯半截立住，稍定喘息，恢復力氣，預備進攻，王蔭槐向下瞧看，黑越越地看不見什麼，又聽不見脚步聲，只疑他們得登樓梯，已經滿足，不再上來，罵道：「你們不要臉的東西，在樓梯上呆着也不成，我可要往下澆水了，杳如在旁央告道：『得了，你就讓他們來吧，誰叫遇上這時候，再說咱們這裏又有地方，王蔭槐聽她徧徧外人，反抗自己，回頭唾了她一臉唾沫，罵道：『放你媽的屁，給我滾……』』才說到這個漢字，猛然從樓梯踏上一人，抓住了他的手腕，用力向後一擰，王蔭槐的一隻手，已扭到背後，疼得嗷嗷一聲，叫道：『你，是怎麼着，要造反哪，我可叫警察，』那扭住他的人冷笑道：『你請便，叫吧，警察這時也許有工夫管這閒事，告訴你，你既一點不講道德，我也不講道德，今日將你扔到水裏去，也瞞瞞災民滋味，說着就向樓下拉他，王蔭槐聽出是那姓沈的男子口音，就大叫你是來碰明火，要殺人呀，叫着同時竭力掙扎，却覺他臂膀堅硬，奮力甚大，絲毫不能掙脫，反而被拉得踉踉蹌蹌幾乎向樓梯口跌下去，這時房中已很黑暗，外面又沒燈光射入，杳如只能瞧見人影跳動，聽見揪扭馬蹄之聲，不由驚急叫道：『這是怎麼說，你們不許好生商量，怎麼打架呀，』這時就聽旁邊有女人聲答道：『我們原本很客氣的央求他，一點不肯通融，才逼得我們爲顧命跟他拚命哪，杳如一聽這說話的就近在身旁，知道這一男一女全上來了，王蔭槐那裏一手抓住樓梯欄杆，才沒被拉下樓去，但口掙得氣喘吁吁，罵罵不已，那姓沈的男子喝道：『我現在還留着情呢，你若再罵，可真踢下你去了，杳如滿心護惜王蔭槐，只怕這個被投入水內，就在黑影裏摸着，走到王蔭槐身旁，將身遮住樓口叫道：『這位先生，你放手，咱們好好的說，那男子尙未答言，女子已接口道：『這位……』』：我不知你是小姐，還是太太，不好胡亂稱呼，你要明白，我們並非不講情理的，無故闖進人家搗擾，這不是遇見大水，實在走頭無路，才求你們暫時收留，你們這位先生，眼看着我們淹死，居然不肯答應，簡直誠心教我們死，我們本有可活的路，若還死了，那就算這位先生害的，所以我們自然要當他是仇人，他要我們死，我們也要他陪着一同死，現在他若肯給我們活路，我

們又何苦定要跟他拚命，杳如聽着這女子口齒犀利，像是個極精幹的人，心中明白那男子的行動，定是受她命令，大約只是要震嚇一下，使主人屈服，容留他們，這場糾紛，便可不了了自，而且論起情理，本來就不該拒絕難。一見死不救，杳如平日在王蔭槐面前，任何事都不敢作主，但此際急於替丈夫解紛，不由沖口道，好吧，你們暫時留在這裏也成，可是不妥吵了，快放手吧，那女子道，謝謝你的好意，我們還得問問這位先生，可答應麼，王蔭槐這時既感覺動武不是那男子對手，外面維持秩序的警察此際也無暇管這瑣細口角，而且那女子說的也是實情，他們出去便不能活，若不收留，只有在這裏拚命萬無善退之理，不如順風轉舵，以免吃虧，何況這裏也不是我的家了，管他來些張三李四，就變成狗窩，與我何干，就改口說道，你們真利害，好，算你們霸道，我惹不起了，這正是樓上兩間房子，都歸你們處置，就把我們趕走，也任隨尊便，那女子聽他雖然語意仍帶憤恨，却已應允收留，就道，什麼話我們只求活命，絕不敢作越禮的事，您既答應就請指定一個地方，給我們安身，隨便那裏都好，房租也隨你，派。教我們拿多少都成，說着又叫道，沈先生快放手吧，我們太對不住主人，這兒給你謝罪了，那姓沈的男子果然立即放手，也說聲對不住，王蔭槐對方先兵後禮，再覺得兵是自已逼出來的，禮却更使他不得勁兒，尤其對於那個女子，只可搭訕道，這倒顯着我太不對了，你們避水逃難，投到那裏也沒個不收留的，只有我這們混賬，其實不是，你們那知道我們正有煩惱事呀，我們孩子才死了還沒埋葬，屍首在水裏泡着呢，那一男一女同時噏了一聲，女子說道，若是這樣我們可更對不起了，只是也趕得太巧，請你多原諒吧，請問這位是你太太嗎，王蔭槐在喉嚨裏應一聲是那女子在黑影中摸着杳如，拉住她的手，發出很柔婉而帶無限同情的聲音道，我還沒問你貴姓，大嫂你正在傷心時候，我們徧來攪擾，實在太抱歉了，杳如雖然沒看見這女子的面目，但方才聽她那脆快的言語，就有些心裏愛惜，這時又受她這挾有熱烈情感的慰問，更感到她的可親，而且由她語音情致，覺到必是個美麗的少女，心中急想看她就道，你太客氣，遇到這個時候，誰也沒法兒，我們若不是住樓房，也早跟你一樣了，王蔭槐雖然爲這一男一女所屈服，但他却把一腔怒火，都移到杳如身上，因

爲是杏如首先應許收留他們，就覺得她幫着外人欺壓自己的屈辱全由杏如所致，又聽杏如和那個女子說話，不由恨恨說道：「我倒願意住着平房，被淹死更好，淹死也可以脫苦了，說完就憤憤的自入內室，把門栓的關上，杏如明白他言外之意，不禁暗自傷心，又恐怕他暴戾舉動，給人難堪，就低聲道：「他就是這樣怪脾氣，你們不要介意，請坐下歇歇吧，說着見二人都沒動靜，猛悟到房中黑暗，生人又怎知坐具何在，就走過去扭開電門，那知電燈毫無影響，明白是因大水原故，電燈公司避免危險，不敢通電，只得向桌前摸索，尋着兩枝洋燭，再摸着火柴，點上一枝，黏在桌上，這才舉目觀察那二位不速之客，她的感覺能力，果然不差，那個女子實是美麗，雖在災患之中，容光依然煥發，如年紀大約二十不到，生得長身玉立，體態苗條，但是肥瘦適中，身上穿着朱黃紗旗袍，因為被水浸透到乳際，薄薄的紗全貼到身上，使曲線盡露，顯出十分優美的體格，頭上秀髮並沒清潔，散披肩頭，成爲很好的背景，襯托出那玉雪可愛的瓜子臉兒，鼻子既凸且長，很像歐西古諾希臘美人的樣兒，兩隻黑漆般的俊眼，因為眼眶稍凹，顯得似兩泓潭水，窈然深邃，隱有無限情致，兩眼角都鬢際高高吊起，好像個戲台上上了裝的俊俏武生，但是那撲人的英氣，也由那吊眼角發射出來，再加上一隻小嘴兒唇角有些下垂，却顯得那麼好看，一見便覺她端噴生氣的小嘴兒一鼓，定要美人衰，杏如上下把她看了一遍，心中發生一種感覺，似乎向來沒見過這樣美麗的女子，她美得有些離奇，好像不是脂粉氣女人的美，而是個美男子，那臉上的英風秀氣，身上的猿臂蜂腰，都不是女子所能有，但是世上那有這般美的男子呢，不由心中更加愛慕，再轉臉看那姓沈的男子，年紀也只有二十多歲，穿着西服，上身却只有襯衫，未着外褂，相貌也很俊偉，只好像當作室外運動，皮膚晒得黑紅，神情態度，似乎頗爲誠樸，毫無油滑之態，杏如看着，一面思索他們三人的關係，一面讓坐，那女子面容如醜媳時，也在端詳杏如，杏如身材比她稍低寸許，是近乎圓形的臉兒，眉目則秀，皮膚細膩，頗有蘇州女子的氣分，只是嘴兒稍欠，但被兩邊頰上各有一個小酒渦兒救濟了，只顯着大得媚氣，又如她的雙眼常含笑意，所以在溫婉中隱着柔嬌，一見便知是一個性很弱，宛轉隨人的性情，當下二人誤互相觀察已畢，

各自落坐，杳如便問那女子問道，這位小姐貴姓，那女子道，我姓馬，您呢，杳如自然報以丈夫的姓，道，我姓王，那女子又望着少年道，沈先生，我沒領教您的台甫，少年道，我名叫雨生，杳如聽着，不由詫異道，原來二位不是熟人，馬小姐跟沈先生是……：：：今天發水才遇上的麼，那女子道，您別這樣稱呼，我名叫洗凡，您叫我名子好了，我和沈先生果然是才認識的說着，向沈雨生道，沈先生，我還沒謝你，今天多虧你救我的命，若不是你，恐怕我這時已經完了，沈雨生聽着很慚愧的道，這不算什麼，我既然遇上，當然應該盡力，馬洗凡道，你只顧熱心救我，倒幾乎受了我的連累，只怨我往日在學校沒學游泳，今天才遭受了大難，可見一技之長，都有絕大關係，杳如聽着，明白洗凡是被雨生所救，但還想知道他們遇合的細情，就問道，馬小姐，你在那兒住，水來時怎麼被沈先生救的，洗凡一抿嘴兒，目光向她面上一掃，微現嗔責的神情，却笑着道，你又叫小姐了，我最怕聽這兩個字，謝謝你，下次改了吧，我的家並不在這裏，原是南通州人，不過從小隨着家父在北京長大，所以一直在北京上學，前幾年家父因為政局變化，年紀老邁，不願再作官，就帶着家眷回了故鄉，我却因讀書關係，獨自留在北京，每年暑假或是寒假，回家省親一次，今年暑假因為交通不便，沒有回去，一位丁念萱同學，邀我到天津她家裏來住些日，我是前三天才來的，念萱家就在這青陽里的後街，却是平房，她家只有一位老母，還有個女僕，三人同居，念萱的家境很慘，她的父親不是個有名有錢的人，只是行爲不正，從十多年前，就娶了個姨太太，寵妾滅嫡，把念萱的母親氣成重病，以後又將她母女趕出另住，每月只給少數的津貼，幸而念萱母親手裏還有些積蓄，就把念萱當男孩一樣，竭力巴結上進，念萱痛惜母親半生受苦，立志要給她爭早年的氣，享晚年的福，她的起名念萱，就是爲着紀念母親，念萱痛惜母親半生受苦，立志要給她爭早年的氣，享晚年的福，她的起名念萱，就是爲着紀念母親，警醒自己的意思，我在學校和她感情最好，所以受了她的邀請，那知事情趕得這麼湊巧，我第一日到天津，住到這青陽里，第二日念萱就接到電報，她父親因病去世，她們母女自然得去奔喪，並且查收遺產，因為她父親和那姨太太是在北京居住，念萱自然要奔北京，可是我才從北京來，遇着她家出事，怎好再住，只可一同回去，但她們不肯放我，定要我住下去，替她們看家，留下女僕伺候，我也不

便推辭，就答應了，她們走後，我自己住着，因為天氣很熱，就改變習慣白天睡覺，晚上出去遛遛馬路，看看電影，回家整夜在院裏小天棚下乘涼，倒也清閒自在，那知今兒白天，我又照例睡覺，到睡醒時已然天夕，聽着外面很亂，喊叫女僕不見答應，本來她趁我睡覺時常常偷着出去串門，我也不甚理會，就自己穿衣下床，那知伸腳竟沒進冰涼的水裏，低頭一看，敢情已經滿屋是水，只差一二寸就上床了，我嚇得不知怎樣是好，知道女僕必然早已逃走，絕沒希望得她幫助，只恨那可惡東西，竟不叫我一聲，只顧自己逃命，就想收拾些隨身東西，也逃出去，那知這青陽里地勢太低，水又漲得太猛，我才立在床上，水已上床浸濕鞋了，只得爬到桌上，勉強打點了一個小包裝，水已快長到桌面，我壯着胆子跳下去，那水正齊到胸口，不但心裏慌得委死脚下更是虛飄飄的只向上浮，身體也搖搖的只是要倒，我只走了一步，就幾乎躺下，知道絕走不出去，跌倒再起不來，就拚命又爬上桌面，可是那連三抽離的長桌，好似變成小船，在屋裏搖蕩起來，水也漲過桌面，把衣服全濕了，我只可從玻璃窗瞧那外面，喊叫救人，看見門外有多少人經過，竟沒一個理我，過了半天，才有這沈先生從外面進去，用磚頭砸碎玻璃，把我從窗內拉出，背在他身上，才逃出來到了這裏，洗凡說至此處，妙目一瞬，落到雨生面上，嬌喘着道，沈先生，我只在路上問過你的姓，還不知你住在那裏，怎會到這兒救……；說着忽地徐徐咽住，不向下問原來她瞧見雨生正在目定神呆，面色沉滯，似乎神經因過度震動而變成麻木，不由詫異得改口問道，沈先生，你是怎麼了，話未說完，雨生已怔怔問道，念萱的父親死了，她已經到北京去了，她並沒遇上水災，現在很平安的在北京……；洗凡聽他好似自言自語，心中頗有所悟，就笑道，不錯，念萱在北京很平安，請你放心，雨生好似突然覺醒，立時滿面紅漲，嘖嘖着道，您說什麼，馬小姐，洗凡道，我方才是問你在那兒住，怎嚇到這裏來救了我，現在我已不用問了，你當然是特意探望念萱來的，沒遇着她，而又撞見我，怪不得你在路上問我這院裏怎只我一個，沒有別人，可惜我當時還不解其意，否則早把放心的消息報告你了，你和我們念萱妹妹是很切密的朋友吧，雨生忸怩着搖頭道，只是朋友，不敢說親密，洗凡裕的一聲笑道，也許，請問你住在那裏，雨

生道我在大業銀行作事，因為孤身一人，就在本行宿舍住着，洗凡道，大業銀行不是在東馬路麼，雨生點頭，洗凡從鼻中哼的笑道，東馬路啊，離這兒少說也有五六里地，你真熱心，居然肯闖着沒腰深的大水，拚命跑五六里路，來探望個不親近的朋友，這件事真可以上綱鑑，說着又一咬銀牙，雙手互扭，作出個發狠的姿勢道，小念堂真可恨，一直瞞着，不告訴我，你這位不親近的朋友，幾時見着再跟她算賬，雨生被她奚落得越發忤怩，杏如在旁聽着，却覺洗凡過於天真活潑，方才死裏逃生，暫得安身之處，尚不知晚膳何來，夜眠何所，更不知來日茫茫作何歸着，任何大處此境地，也得熬煩欲死，她居然滿不掛心，像沒事人似的，有說有笑，並且對陌生男子任意調侃，這未免太無心肝，也過於放肆了，但轉念她是女學生，照例大方開通，自然不同於平常婦女，就向她叫了聲馬小姐，底下的話還未說出，洗凡已突地伸手掩住她的嘴叫道，洗凡洗凡，請你記住我的名子，杏如倒被嚇了一跳，只可依她叫道，洗凡，你身上衣服濕着，多麼難過，把我的先換上吧，洗凡道，我的還不甚濕，沈先生可全身都透了，只好給他尋一套，杏如聽了為難，暗怨自己作法自斃，只為關切洗凡，她又關切雨生，男子衣服，必要向蔭槐借用，豈不是自討挨罵，自己的衣服，又總不能給男子穿用，這可如何是好，杏如心中正在為難，沒有答話，洗凡一瞧她的神色，已然明白，就道，好在天氣很熱，一會兒就乾了，王太太不必費心吧，只求你告訴我們在那兒住着，我們安心歇會兒，再給點吃的，省得總打攪你，杏如聽了，覺得這食宿兩事，自己都不敢作主，方才因為忘記取上廚房食物，已挨過王蔭槐一頓斥責，現在房中只剩了一點餅乾牛乳自給尚告不足，若在旁與他們，等明天王蔭槐無可解餓，還不要吃了我，至於住宿，這樓上僅有兩間房子，雖可令他們暫住外間，只是他倆是陌生男女，怎好給安排一室之中，論理應該請洗凡到內室和自己同住，王蔭槐出來陪着沈雨生，只恐王蔭槐必不樂意，想着就道，你二位先坐着，我去瞧瞧，說完就取了另一隻洋燭點上，推開內室的門，進到裏面，見王蔭槐正坐在椅上生氣，知道他餘怒未息，自己一開口就得撞在氣頭上，但也只可硬着頭皮，低聲說道，你幹麼又發勃，這本是沒法的事兒，過一兩天水下去就教他們走，王蔭槐聞言，居然沒有罵聲，只從鼻

中哼了一聲，杏如又道，你說叫他們那屋住呢，王蔭槐道，外間不是屋子，難道還得請進來，杏如未聲道，是啊，不過他倆並非一家人，也是才遇上的，孤男寡女硬攔在一屋裏，不太……王蔭槐接口道，太什麼，用得着你操心，他們愛怎樣就怎樣，我管不着，你打算怎樣，這麼操心，若不然就叫那女子進來睡，杏如聽着以爲他和自己意思相同，就道，她進來你出去啊，王蔭槐一翻眼兒道，我爲什麼出去，你出去，杏如一聽，簡直不像人話，氣得想咬跟他爭，但轉念又忍住了氣道，我得，算我沒說，就叫他們在外間吧，可是咱們也給點東西吃啊，王蔭槐忽一咬牙，點頭道，給，給，當然得給，這不是來了祖宗，不供養還成，再說咱們廚房還有不少大米大面，雞鴨魚肉，搬出來請他們吃呀，杏如情知他是拿話堵自己，仍忍着說道，你別說這個，廚房不都淹了，那有吃的，只房裏還有點東西，稍爲分給他們一點，總不好看着人挨餓，王蔭槐沒好氣揮手道，你說的對，對上加對，請你隨便，杏如知道他這仍是囑氣的話，聽似放任，實則反對，但想外間兩人總須給以食物，否則長夜漫漫，如何挨過，只得故作不聞兒，跟着忙把洋燭放一迎而鋪單上，就開小食箱瞧瞧，見有兩桶餅乾內中一桶已吃去一半，就拿這半桶向外走去，王蔭槐還恨恨的道，這點兒那够，都拿去盡孝心吧，杏如氣與珠淚紛墜，急忙用袖拭乾，才走至門外，勉強向洗凡笑道，我們廚房在樓下也都淹了，樓上沒有什麼吃的，你們暫且對付着用些點心，明兒再說，洗凡接過，望着杏如，見她日紅暈紅，睫毛猶濕，就知道必是受了丈夫的氣，而且方才隱約聽見房中的門口聲息，更明白她受氣的原因，不由心中暗自打轉兒，洗凡向是心直口快，就拉住杏如，低語道，姐姐，你太爲我們費心了，我們真對不起，說着又皺眉向裏間門內努努嘴道，真難爲姐姐這樣好人，我若早知這樣，絕不進這門兒，倒不是怕他厲害，只是可憐你在中間爲難，你可別再照應我們，快進去吧，杏如聽她已看透自己的景況，並且深有不滿王蔭槐之意，覺得不好答話，就向他說道，天很早呢，我還得煮滾水泡茶，你們歇着吧，可是對不起這裏地方太窄，只好你二位就在這房裏了，洗凡尚未答言，兩生却猛有所觸，挿口叫道，王太太，您這裏可還有別的房間麼，我說的不是正住房間，不管廚房下房，就連廁所也好，杏如道，你說的全

在樓下，教水浸着呢，要那房子幹什麼，雨生方答出個數字，洗凡已聽的失道，姐姐怎不明白，沈元生是個君子人，恐怕跟我在一空不便，才要廚房下房，或是廁所，哦，你也許恐怕落出嫌疑，將來對不住你那親近的念重，對不對，雨生聽她把自己意思直行揭破，不由怔怔着吃吃說道，我……我倒倒……不……不……杏如聽着，也覺洗凡大口敞，故然是這個原故，又何必都說出來，何況你又是個女孩兒，男子都不好意思明說的，你竟全給抖露了，想着只見洗凡猛把臉兒一沉，正色對雨生道，沈先生，我勸你不必弄這些故事，給主人添麻煩，咱倆固然素不相識，可是一塊兒避難上這裏來的，主人把咱倆當作一撥兒災民，給咱們一個住處，人家算盡到了心，至於咱倆怎樣安排，那是咱倆的事，不能再跟人家說，沈先生，你是知識階級，才懂得男女有別，在嫌疑之際，應該設下禮防，所以要另尋間房子躲出去，我很佩服你心術端正，可惜稍欠些兒光明正大，你可知道一個人，最要防備的就是這個心，能够把心防住，就像銅牆鐵壁，什麼也不怕，只為人心太壞，人人都防不住自己，常常發生蕩關踰檢的事，所以才有聖人出來，用禮來防人的心，可是禮也是空而，只可再利用物質，譬如男女各有居室，各有道路，以為不許胡行亂走，就可以把人防住了，其實細想想，應該害臊，一個人只要心正，自己信得住自己，自己不要作非禮的事，自然就不作非禮的事，為什麼自己竟不能信服自己管束自己，非得借着房間的隔離，才能放心自己呢，這不是太把自己看輕，認為並沒有自防的能力麼，若是這樣，即便樓上還有房子，你這時很正人君子的避了出去，少時你那顆不能自信的心，也許仍舊把你引進來，說着又格的一笑道，我自己能信自己，能管自己，莫說這咫尺之間，還有主人同住，就是在深山古廟，遇見個陌生男子，在一處過夜，我若不知道他是什麼樣人，自然要防備他，若知道他是個正人，我就安心睡覺，絕不防備自己，沈先生，你若了解我的話，就無須再說，若不了解，就請隨便，反正我容易得着安身之處，絕不能捨棄這舒服地方，另尋廚房下房去受罪，杏如聽了她的話，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心想這女子真是臉大，不懂害羞，這沈先生因為男女同居不便妥躲出去，本是君子行徑，她應該十分贊成，却怎的發出這一大篇反對議論，任憑理由怎樣充足，也總有挽留

他的嫌疑，杏如因爲向來沒見過這樣英氣磊落的女人，以俗眼度奇人，反覺處處可疑，直當她別有用意了，那雨生却被洗凡的英氣逼得偏促不安，被她的正言說得衷心斂服，紅着臉連連鞠躬道，馬小姐說得極對，我真太自卑鄙了，洗凡搖頭道，你只是淺陋，並不卑鄙，現在像你這樣年紀的男學生，恐怕還作不出這樣卑鄙的事，平常還滿世界追女性，一朝能有機會和女子接近，還不認爲奇遇，怎肯倒走開啊，杏如看了她一眼，暗叫好一個愛說話的姑娘，雨生却好似因洗凡的豪爽，生出一種又敬又畏又愛慕的意思，但只對她低首鞠躬，似乎又不敢承當她的贊美，洗凡却向杏如笑道，姐姐請進房裏安歇吧，您心緒既然不好，再說……說着又把嘴兒向房內一努，代表了一句要說的話，又接着道，改日清靜了，我還希望跟你細談，現在你就請吧，不必管我了，杏如道，不客氣，我還得燒一點水，你們歇着吧，說着就燃上氣爐，用小壺煮水，須臾已滾，就泡了一壺茶，正要給他們各斟一杯，忽聽王蔭槐在房內厲聲叫道，你婆死在外面，有什麼勾住你的魂兒哪，洗凡聽着，就垂着杏如低聲道，你快去吧，不要着氣，這裏有爐有水，我們自己會燒着喝，杏如心中因王蔭槐的無理言語，深覺羞憤，但聽着洗凡的話，感到一種姐妹間的親切意味，似乎被她火熱的情感，烘暖了自己淒冷的心懷，就拉住她的手道，我不照顧你了，你別客氣用什麼儘管隨便，說完又向雨生點點頭，便走入房中，王蔭槐正在地下負手來回踱着，見她進來，冷笑道，你居然還捨得進來，杏如道，什麼叫捨得進來，我不在外面給你泡茶麼，王蔭槐撇着嘴道，謝謝你，我不渴，勞駕你先打發我睡吧，杏如道，你剛啊，就上床睡好了，王蔭槐忽然發怒道，我睡我怎麼睡，你也不想說，杏如想想，猜不出他不能睡的道理，看看床上涼蓆涼枕，鋪得整整齊齊，在這新秋時候，暑氣猶盛，並用不着錦衾綉褥，就道，我不明白，你說的是爲什麼，王蔭槐憤恨恨道，你發昏呢，小死鬼兒白天才在這床上斷氣，你也不替我嫌喪氣，就教我上去睡，杏如道，咳，孩子斷氣，是在我懷裏，又不是在床上，自己兒女，那有這些忌諱，照您這樣，豈不連我也喪氣了，王蔭槐哼了一聲道，你啊，你不來……只說到這裏，念頭一轉，把底下的喪氣兩字咽回去，倒緩和了聲音道，您就把床上的墊褥涼蓆都給換一件，省得我心裏鬱拗不成，

杏如怎敢違命，連說成成，就替他換了，王槐道睡到床上，教杏如坐床沿，低聲說道，我腦透了，這一閉眼甚麼也顧不得，你夜裏可得留神外間這兩個人，杏如道，留神什麼，這兩人都是很局面的，難道還偷我們東西，王蔭槐搖頭道，我不是怕他們偷東西，偷了也沒法跑，我是怕他們……這一對孤男寡女，又是年貌相當，萬一……教他們污穢了咱們這宅子，那忌諱可就大咧，你頂好留點兒神，要不然你就上外間跟他們作伴兒去吧，杏如聽他這話來得很離奇，不解何意，詫異着說道，外間有個男子在着，我憑什麼去作伴兒，你這不是胡扯，王蔭槐笑道，怕什麼，不是還有個姑婆麼，人家不在乎你又怕什麼，杏如氣得頓聲說道，她不在乎，是沒有法兒，想在乎也不能，我自己這屋子，爲什麼我不在乎，你受了病似的，忽這樣胡說，王蔭槐聽了，忽然轉身向她一笑說道，別着急，算我沒說，反正我一睡着，就滿不管了，說完就閉上眼裝睡，杏如尋思他的話說得蹊蹺，因不明白是何意思，就似吃飯在菜裏夾着一粒黑色東西，咽到肚裏，忽然想到莫非是個毒蠅，雖不毒斷定，但心裏已難免作嘔，否如這時覺着王蔭槐言詞似隱惡意，却又不能斷定必然，心裏自然驚悸，就問他滿不管是什麼意思，王蔭槐任她推搡，反到發出鼾聲不理她，杏如知他裝睡，但也不敢驚擾，只他發脾氣，只得罷，自己移到椅上對着搖搖燭光，發了半天怔，想到終身仰望的丈夫近日竟態度大變，脾氣日漸暴厲，自己當初還以爲他因哀悼亡兒，心緒惡劣所致，但仔細尋思，他對亡兒好似並沒情意，生前雖愛如珍寶，死後就看作仇人，何致因哀悼而影響心緒，尤其今日，他想要回大公館去，被些挽留以後，情形更加惡劣，一直沒有好顏相向，瞧着好似對我已變了心，自從容留下這兩個難人，他越發跟我沒有好氣直到這時才看見他一個笑臉，竟又說了許多迷離酸刻的話，好怪心裏藏着什麼可怕的意思，我也猜測不透，只是細想起來當日嫁他，已費許多周折，幸而未曾被棄，如今同居未及一年，竟已變成這般光景，以前有孩子在世還能借孩子抵住了他，如今孩子沒了，我和他中間已失去維繫的力量，以後如何，直是想着可怕，只看他由孩子一病，他竟連在這裏看護旬餘，未回大公館一步，今日孩子方死，他就立刻要走，不肯少留給我安慰，可見他心裏已沒有我了，杏如越想越難過，又自己悼念亡兒由

亡兒，悲傷自己，愈想愈悲，愈哭愈慟，但恐驚動王蔭槐，竭力抑制，不敢出聲，只自哽咽，其實王蔭槐那裏，比她還加倍清醒，却在裝睡中暗想心事，預籌辦法呢，杳如悲泣多時，覺得頭暈身冷，才拭淚立起，回頭見洋燭已燃剩半，摸摸茶壺竟已冷了，才知自己哭了很長時間，掀起窗簾，向外望望，眼中一片漆黑，凝聚淚光，才瞧見大土星光下映，地下水光上浮，合成一片白氣，漾空而前，稍有光亮，可以辨物，因為在這繁華都市的天津，白天是紅塵万丈，夜晚却是燈火燭天，把黑暗的天空，都照成一片紅色，鄉下初到的人，若立在市中心，常要疑感四面八方都發生了火警，好似那千萬燈光，和空山烟塵合成的紅霧，把天地給接連到一處，此際光景一變，杳如仰望天空，才第一次見到清朗的天宇，但覺着那天上疏星格外高遠，比往日距離人間更遠，回頭看看床上睡的丈夫，猛悟到他也和星光一樣，往日在烟霧迷茫之中，尚以為他和自己甚為接近，今日烟霧一清，才知實際距離甚遠，不由又滴下淚來，悄悄走到門口，她並非記起王蔭槐的叮囑，只是無意識的，不知自覺地掀起窗簾向外一看，只見殘燭微光之中，照着洗凡，坐在屋隅的舊椅上，側身斜臥而睡，面向燭光，左臂屈着，手兒壓在頰下作枕，面上仍似醒時一樣，帶着愉快的天真笑容，下面一足彎曲椅下，一足向外直伸，旗袍下襟垂在地下，那雪白的大腿，完全裸露，睡得雖然極不舒服，但是姿式却是非常美妙，瞧着有似一幅精心構成的美圖畫，令人又憐又愛，雨生却睡在靠前窗的室內，不知從那裏尋來的舊報紙舖在樓板上，當作墊褥，近牆處又放了一隻矮凳，當作枕頭，想是因為枕頭太硬，他把兩手承在頸前，墊着頭兒，仰面而睡，不如瞧着，對這三人更添了敬重之心，想到桌上洋燭並未吹熄，似乎太不替主人珍惜物力，但他們却必因着極可敬的心裏，才任其長明不滅，而且外室沙發原有兩隻，洗凡佔了一隻，另一隻尚在空中着，大約兩生因為兩隻並列，中間只隔小几，距離太近，所以寧自睡在冷而硬的地板上，杳如正在睡着，忽覺一陣涼風，由窗外吹來，在這初秋時的風，固不甚冷，但當夜盡將曉之際，又借着外面的水氣，竟也覺得惻惻生寒，杳如不由打了個冷噤，正要退至床上加件衣服，却忽見雨生似乎也已被風吹醒了，瑟縮了一下，就張開了眼，向西下瞧了瞧，又看看對面的洗凡，忽而凝眸似有所

黑隨即悄悄立起，東張西望，似有所尋，杳如看他眼光，並不矇矓，知道他方才只是設寐，並未真入睡鄉，但不知他起來尋覓什麼，那雨生張望一下，眼光忽落在中間一隻圓桌之上，桌上鋪心線製的拾布，中間放着個並未插花也未貯水的燒粉花瓶。他走過去輕輕把花瓶移開，臺布揭將下來拿在手裏，杳如才明白他是因爲身上寒冷，所以要尋件東西遮蓋，但那知事出意外，雨生雙手提齊那臺布的兩角，立着怔一下，竟不回他原來臥處，反而蹣着脚尖，向洗凡那邊去走，走到距離二尺餘地的地方就停住了，猛然向前探身伸手，用極輕俏的手法將臺布蓋到洗凡身上，蓋上之後他就霍地轉身，兩步跳回原來臥處，躡身一溜，便又躺倒同時眼也閉上，身體紋絲不動，裝作睡熟，那神情好似恐怕洗凡醒來看見他的行動，故而裝作沒事人兒，杳如在他走近洗凡時，心中頗爲驚訝，這時却改驚爲笑，覺得雨生這樣關切洗凡，當然未免有情，但是他的動作，竟頗似那不解事的兒童，作了什麼自覺可羞的事就把臉掩起，把眼閉上，以爲自己看不見旁人，旁人也就不見自己，真真可笑，但再瞧雨生，雖然裝睡，而上却一陣陣面發紅，足見他心裏十分不寧，又瞧洗凡竟一直睡着未醒，似乎毫沒覺到身上添到覆蓋之物，過了十多分鐘，雨生才慢慢把眼睜開小縫偷瞧洗凡，見她仍在酣睡，姿式絲毫未改才放了心，把眼完全睜開，揚起頭來，再對她望了一下，就伸個懶腰，直了直腿，仍倒頭睡下，似乎心已安穩，沒有什麼惦記的事，預備酣然入夢了，杳如偷看了半天，心中自思，方才罵蔭槐賊心嫻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如今看這沈雨生的情形，雖然沒有什麼越軌行爲，但已表示出對洗凡的愛慕，倘若再進一步，也許蔭槐的話不幸而言中，想着不由有些悚然生懼，她怕的什麼自己也不知道，既不和蔭槐同樣思想，恐其污穢房舍，也不同於道學先生，關心風化問題，只於好似重愛這一男一女，恐怕他們在自己日中失去可尊敬可價值，不覺擔了心，有如人們在馬戲場，看見個美貌女伶表演空中飛躍的技藝，替他提心吊胆，只怕失足墜落，心裏十分不敢看，而又不忍不看，於是杳如迷迷茫茫的，竟在門際立了多時約摸又過了一刻鐘，雨生那裏發出鼾聲，呼吸勻停，似乎毫無矯飾的熟睡了，杳如才轉念尋思，雨生原來只是擔心洗凡受寒故而替她蓋件東西，看他隨即酣睡的情形，可見居心無他，

他方才未免有些看低他的身分，真對不起，想着忽聞有蟋蟀之聲，轉臉見洗凡那裏已張開眼，把兩腿前後變換了一下，又揚着伸個懶腰，因那臺布正蓋在地的手上，臂兒一舉臺布也隨之而起，她瞧見了初覺疑愕，繼而轉眼向房中一尋，認出那臺布的木來安放之處，似乎心有所悟，忽轉盼望一對而地下睡的雨生嫣然一笑，却笑得那麼天真自然，杳如真不能由她的笑容和眼光中，探索她心中含蘊，是止於感激，抑是別有領會，洗凡笑着隨即立起，抓着那臺布放在圓桌上，她及繞過圓桌，走下樓梯口，經過雨生脚下，還對他點頭笑笑，隨即由樓梯口下去，杳如方詫異她下去何為，隨聞水聲濺濺，就明白了，覆更，洗凡又走上來，面上仍帶笑意，回到圓桌旁邊，拿起臺布，竟給雨生蓋上，動作輕悄，而慰貼並不似方才雨生那樣匆忙，更不那樣羞澀，蓋好了又把一隻未關的窗子推閉，才徐徐走回原處，依在沙發上，還望着雨生微笑了一會，才徐闔雙目，怡然入睡，面上笑容，過半天漸漸殫盡，同時靈魂也入到睡鄉深處了，杳如看着真真切切，但是心裏糊糊塗塗，只猜不透洗凡的笑，含有什麼意思，既不像感激，又不像動情，也並非輕藐，只彷彿一個成人，瞧見兒童的幼稚行為，感覺有趣，加以贊許的態度，這人真是奇怪，我直沒見過這樣女子，說她大方又像過於不在乎，說她放蕩，却又在溫柔含蓄凜然不可犯，而且她把臺布還給雨生，倒是什麼意思，是忙着補還人情，抑是表示互相憐惜我簡直看不出來，杳如只顧地全神注視他們，幾乎忘記自己的所在，這時見她們都已睡熟，外面天已現出虛白的顏色，曙光透窗，把殘燭欺得越發黯淡，那殘燭似乎自民命運已盡，突然亮了一下，就自熄滅，杳如見已黎明，方悟這半夜竟在視中度盡了，立覺腰酸腿麻，不可支持，只得抱着滿腹疑團，轉身回到床邊，在王蔭槐身後躺下，這半夜裏，他的心緒，被引到他人他事上面，稍釋悲懷，此際一回到床上，猛覺身畔虛空，昨夜懷抱中還有個嬌兒相偎，今日竟已沒的可抱，兒子的聲音笑貌，尙存在耳邊眼底，但他的身體已經漂在水中，想着又悲慟起來，哭泣許久，直到天色大明方才睡去，論理他多日失眠，精神虧損，應該一睡便覺沈甜，却不知什麼原故，只是昏沈恍惚，忽睡忽醒，而且時時身上一抖，心裏一驚，便睜開眼，過了不知多少時候，忽覺身旁震動，霍然及醒，張目見王蔭槐正在

床上下去，伸手取床欄上的衣服，將要穿看，同時兒窗上日影鮮明，照滿屋角，眼中頗覺爽朗，只疑外間仍是風光綺麗，錦繡繁華的世界，及至瞧見窗上日影之中，映着動蕩的水紋波影，方悟外間已是一片汪洋，此身仍在浩劫之中，杳如因丈夫已醒，就不再睡隨着下床，王蔭槐正輕手輕脚的着衣，似乎怕驚醒他，及見她也起了身，怫然不悅，但隨即改容笑道，天還很早，你再睡會兒，杳如看鐘已過十點，就道，已經十點還說早麼，說着下了床就伺候王蔭槐洗嗽，又照着平日習慣，去給他泡每日必須的早茶，出至外室，見洗凡和雨生正在相對默坐，都望着窗外發愁，洗凡見杳如出來，迎着說道，你看多麼糟，這水更深了，再漲就要上二樓，那可怎好，方才我上樓頂晒台去看看，很多平房，屋頂上都擠滿了人，街上成了大河，沒有一輛洋車，汽車倒有，只是沉在水裏，露着頂兒，倒看見兩隻船上，那些逃難的人，也有用木板門當船的，還有用兩隻箱子，繫在一處，居然也載着人在水裏走，說到這裏忽見王蔭槐由內室探出頭兒，一變昨日的怒容惡氣，含笑，點頭說道，馬小姐，夜裏睡得好吧，方才你說什麼？洗凡告訴了所見情形，王蔭槐也沒說什麼，便也出室上晒台去瞭望，杳如信步走到窗前，見院中的水距門楣僅有尺半，院門半掩，許多什物都漂在水中，在陽光照耀之下，水裏夾着污穢，已變成深綠色，又因巷中陰溝中的污穢，都已衝了上來，所以聞着似有惡味，仰頭看一片藍天，千里明朗，只見半天掛着數縷其薄如羅的秋雲，微風不作，晴日烘窗，因為四圍皆水，竟把暑氣暗地消散變成中秋以前的明爽大氣，人們直感覺是春秋佳日，上郊外野餐時所享受的氣候風光，然而低頭一看，才知天光雖好，地面全非，已落到水的監牢裏，洗凡隨在杳如身後，撫着她的肩頭，也同外瞧着，忽然叫道，這院裏怎麼還有隻棺材……呀，裏面還有……杳如轉臉一看，才瞧見那隻薄棺，竟漂到自己臥室窗下，緊靠着樓下的窗子停泊，裏面的孩屍仍是和昨天一樣，并無變化，不由心中又一陣傷慘，墜下淚來，洗凡哦了一聲，撫着杳如道，姐姐對不起，我又惹你傷心，昨天聽你說，新死了小孩兒，可怎麼任他淹在水裏，而且小孩怎用這樣大棺材啊，杳如流淚嗚咽，把昨日托人買錯棺材，未及裝殮，大水忽來，後來被王蔭槐把孩子隔窗拋進棺中的話，草草告訴，又指着那棺材道、昨

晚聽見漂到對面牆角，怎一晚工夫，竟回到我的臥室窗下，也許我的孩子陰靈不散，還戀着娘呢，娘可太對不起你了，說着又悲泣起來。洗凡安慰幾句，又道：「姐姐不必傷心，你這麼年青，還怕將來沒有兒女，自己往寬處想吧。」杳如看看洗凡，又向左右瞧瞧，才搖頭低語道：「妹妹，你那裏知道，我並不爲孩子傷心，我自己倒幸福，只怕也隨着這孩子完了。」洗凡詫異道：「這是什麼道理，我到不懂，杳如嘆氣半晌，才說了句一言難盡。」洗凡眼珠一轉，連連點頭道：「姐姐我們一見如故，你有什麼苦楚，可以對我說說，就是幫不了你，也可以解解你的鬱悶。」杳如牙咬下唇，凝着淚眼，搖頭道：「謝謝你的好心，我的話長了，等得便再說。」洗凡不便再問，就道：「那麼你也得趕快想法，把這棺材弄出去，整天瞧着傷心，可不是好事。」杳如方要答言，忽聽背後有人接口道：「馬小姐說的對，實在得快弄出去，火熱的多麼有礙衛生，我從方才就聞着一陣陣臭氣，直攻鼻子。」洗凡看時，原來是王蔭槐從陋言走下，到了近前，他說着用手掩着鼻子，又連說我可受不住。」杳如道：「你只要有法兒就弄出去，我並不要留着。」王蔭槐道：「總得雇人才成，可是現在那裏去尋幹這的個人，……：說到這裏，忽然似有所觸，向那棺材望一望，道：「停在窗下，氣味更來得厲害，先把她推開也好，隨向杳如道：「你給尋一根竿子，我去推開。」杳如想了想，記起有兩根細竹竿，放在沙發後面，就取了出來，王蔭槐接過道：「我的茶泡好了麼？」杳如才想起只顧說話，還未煮水，恐他發怒，連忙應道：「我這就去泡。」一會兒就好，王蔭槐也沒開口，只沉着臉兒，手持竹竿，掀開門帘，走進內室去。」杳如覺得那棺材停在室窗下，當然由室內窗口伸下竹竿去推，較爲方便，就也未加注意，而且心中只惦着泡茶忙忙叨叨，由水管把水注入壺中，又燃起汽爐煮水，一面忙着，一面還問洗凡雨生，早晨可曾吃過東西。雨生方回答吃了一點餅乾，忽聽由室內傳出吱吱啾啾，和蟋蟀蟀的聲音，隨又聞外面吧的一響，接着有水花濺落之聲，杳如聽着，以爲王蔭槐正在推動棺材，因那吧的聲音很大，恐怕推翻了，就立刻走到窗前瞧看，那知才一着眼，立時驚叫起來，只見王蔭槐全身垂到窗外，兩脚已踏到那棺材之內，兩手扳着窗沿，漸漸屈身向下蹲伏，手還扶着牆面，似恐失足，及至蹲到快成坐的姿勢，下身都在棺壁之中，重心已然隱定，

他的手才離開牆，向水面拾取他才拋下的竹竿，杏如看着，驚愕失智，只呀呀的叫，半晌才說出話來道，你……你是……幹什麼，這時洗凡兩生已聞聲到窗前，瞧見王蔭槐的情形，不由也大聲叫喊，王蔭槐已手持竹竿，穩坐棺中，把孩尸推到一端，隨用竹竿回牆上一抵，那棺材便像小船似的，蕩開數尺，到了院子中心，他才轉臉回樓窗招手笑笑，杏如這時忽猛有所悟，發狂似的叫道，你回來，快回來呀，叫喊還招手頓足，似乎要向下跳，洗凡看情形不對，急忙拉住問道，姐姐，你是怎麼了，兩生却幫着杏如喊叫王先生請快回來，王蔭槐並不答應，只把竹竿左撐右抵，使棺舟向門外蕩出，俗語說船到橋洞自然直，敢情到門口也會直，也不知王蔭槐划船有術，也不知是趕巧了，那棺舟的首部，居然出了門口，王蔭槐這才回頭向杏如擺手叫道，你叫喊什麼，也不怕人家笑話，我是把這棺材送出去，或是尋乾處埋葬，或者寄頓個地方，要不然，難道永遠放在院裏，等着受瘟病麼，再說咱們吃的也沒有了，我也得去買辦糧食，你不教我去，難道等着餓死，別傻鬧了，我一會兒就回來，杏如仍頓足叫道，你不能走，你別騙我，這一走怎能回來，王蔭槐笑道，我到了外面，自然有法回來，你沒聽馬小姐說有小船來往，雇一隻還不容易，說完就又伸手曳住門框，那棺舟借着勁兒就蕩出門外，王蔭槐再用竹竿一抵對面的牆，棺頭一轉，便緩緩隨流而去，倏地瞧不見了，杏如叫得力竭聲嘶，兩眼直突，見那棺舟也沒了影兒，猛然回頭揪着洗凡，哀聲叫道，怎麼辦，他真走了，我追他去，說着就要跨上甬沿，躡身下躍，洗凡拚命拉住叫道，你發瘋啊，跳下去就要淹死了，你這是爲什麼，他不是說一會兒就回來，杏如跳腳道，他不回來了，我知道，你不明白我們的事他從我的孩子斷氣立刻就要走，還有……我也不瞞你，我是他的外室，他家裡還有大老婆，非常厲害，一向聽得很嚴，現在有人送信給他那大老婆，已經知道他外面有人，正在遍處捉他，他一回去准被監禁，就是想再來也不能了，何況從孩子一死，他的心也早變了，你沒見他偷着跑麼，謝謝你，快放手，我去追他回來，要不然我怎麼得了，洗凡聽她一口氣說出的話，才明白她的處境，一面仍拉住不放，一面心中尋思，這可遇上難題，這時若不放她去追，眼看看被棄的危險，若放她，跳下水就得喪命，只可恨自己當日不學游

泳，否則今日便可助她一臂，想着見杳如焦急欲死、掙扎更厲，連聲哀告，求他放手，洗凡心中爲難不由轉臉去看雨生，雨生也正瞧着杳如，膛目如癡，洗凡叫道，雨生，你可會浮水，雨生道，我不會……你可是要我追王先生回來，好在他去還不遠，我可以試試，說着由樓窗望下面作勢欲跳，却又胆怯，隨即變計，轉身奔到樓梯口，衝級而下，杳如已聽見他的言語，方才神智稍定，大聲叫道，謝謝你，沈先生，你可自己留神，雨生似乎並未聽見，只聞樓梯一陣水聲嘩啦，杳如知他已經下水，就仍由樓窗向外俯視，等待他由樓下堂屋的門內走出，隨聞那水聲漸漸微弱，似乎雨生並未行動，過了一會，才見他由房門慢慢蕩漾而出，原來水已齊到肩膀，只露出頭部，他全身都在水中，並沒力量，不動那水，只能徐徐移動，但雨生臉上十分慘白，顯着痛苦掙扎的神情，大約是因爲全身毛孔被水閉住，呼吸覺着艱難，杳如瞧着他只露頭部，又知道門外是兩級石階，走下去必然沒頂，大驚之下，立刻把自己的危險忘了，只想雨生將爲自己犧牲性命，就大叫道，不成你別向前走，回來回來，洗凡也看出雨生危險，隨着喊叫，但已遲了，只見雨生已走到門外，一步踏將下去，似乎向前傾跌，那僅露的一部也將沒入水中，杳如見他眼鼻以下，都已入水，由水中冒出幾個氣泡，想是張口喝了水，但兩手却伸出水面，望空亂抓，眼見這是拚命的姿勢，立刻就要完了，杳如看得神飛魄散，只瞪口伸手，向下抓撓，叫得如鬼號一樣，却是毫無用處，正在緊急時候，忽見由身旁忽有一枝竹竿，垂將下去直落到雨生的手旁，雨生那一隻無目的亂抓的手，一摸到竹竿，立即銀命抓住，那竹竿猛烈的向後一撥，將那隻手向房門拉過來，只聽嘩的一聲，雨生的頭兒已從水中探出，他的身子已上了台階，挨近房門了，杳如神智已迷，眼睛只瞪着下面，一顆心撞上喉嚨，下颚肚脹的亂跳，耳中只聽洗凡喊道，雨生你快拉着門框站穩了，不要動，下面的雨生似已聽到他的話，另一手摸着門框，將身依住，這時再看他臉上已綠慘綠，雙目朦朧，似在夢中。口裡哇哇的向外吐了些水，洗凡在上面還不往叫，他站穩，不要放鬆竹竿，不要離開門框，杳如這時見雨生幸免大禍，心神才稍定，轉臉往旁一瞧，只見洗凡半身探出窗外，手執竹竿向上端才悟雨生完全爲他所救，原來洗凡在雨生行將滅頂之時，心中一急，她那敏

捷的腦筋，立刻想到方才杏如在沙發後面替王槐蔭取竹時，曾見放着兩枝，杏如只取一枝，尚有一枝在着，就跳過去由沙發下拉出竹竿，向窗外伸出去，使雨生握住，才救了他的性命，若不然只有看着雨生淹斃，更無措手之暇，挽救之術，杏如一瞧洗凡，已然明白，不由抱住她落淚說道，妹妹，你真真是……是救……救了他就是救了我，若是他淹死了，簡直是我害的，我……我……洗凡搖頭道，先別說這個，快叫他上來吧，他沒死已是萬幸，總不能再替你追回去了，杏如聽着，深覺慚愧，心想自己真是自私，只爲本身前途，竟不顧他人性命，教雨生冒險出去，倘然他死了，我的良心可怎能安穩，但洗凡方才這幾句話，仍有對我抱怨之意，對我抱怨，就是對雨生關情，莫非在今日早晨，他倆的友誼已有進步麼，但也不暇思索，就伏身向下叫道，沈先生，我太對不起，幾乎……害你冒這樣大險，現在你好些了麼，快上樓來吧，雨生向上望着，還說不出話，只面含苦笑，似乎深憐無能爲力，洗凡叫道，雨生，你若好些就上樓吧，好在房內水淺，你慢慢的小心走着，別儘在水裡浸着，雨生緩了一會，才向上點頭，低聲說我上去了，就鬆了竹竿，徐徐轉身，進入樓門，杏如抱着一片感激和抱歉的心，由樓窗跑下樓梯口，在水邊等候，須臾雨生走過，水也齊到腋下，慢慢走上被水淹沒的樓梯，及至全身出水已到了杏如近前，杏如見他滿身水鈴鐺似的，面白如紙，連連抖顫，忍不住就雙伸玉手拉住了他，雨生還有氣無力的道，王太太，對不住，我誤了你的事了，杏如聽着，猛覺心中似被刀扎，隱隱作疼，不由滿眶含淚，淒然說道，你還說這個，我幾乎害死你……快上來吧，說着就攙扶着他向上，走洗凡却早隨在杏如背後，這時也扶着雨生的臂，徐徐上去，雨生還很不過意，口中連說不必，不敢當，但杏如這時滿心感愧，正不知怎樣盡心才好，仍扶至樓上，雨生因通身軟顫無力，就要向外間沙發坐下了，杏如拉雨生道，這兒不成，妹妹扶他進裡間去，換件衣服，蓋上被子暖和會兒，雨生急說不用，但禁不起杏如洗凡連拉帶架，進到裡間，先放在椅上坐下，杏如立即翻箱倒篋，取出王蔭槐的衣服，又尋出一幅久已收藏的棉被，一併放在床上道，你先換去濕衣服，就上床蓋被去睡，我去給你泡壺熱茶來喝，雨生道，你不要這樣費心，我還是出去，這裡……杏如知

道他意中以為在這臥室不便，而且自己也知道王蔭槐倘若回來，也實在不便，但這時也顧不得那些了，就道：你不必多說，快依着我的話辦，說完就轉身出去，見方才給王蔭槐煮的水，已然大沸，就取過茶壺，放好茶葉，將水沖滿，正要倒上一碗，忽想雨生在樓下飲了污水，還未漱口，怎能飲茶，就取了自己的漱盂牙刷，倒好了水，就掀帘進入房中，一步踏入門限，猛想起雨生不知已否換完衣服，猛的闖入，立時烘的紅了臉，但退出已自不及，幸而眼一瞥，見雨生已披着棉被坐在床邊，濕衣服堆在地下，想見已換好了，才定定神走過去，將漱盂遞過道：你先漱漱口，再用點兒牙膏，解解你的惡心，雨生連說謝謝，不敢當，才接過去，杳如微笑道：你怎麼還客氣，我還一句客氣話沒說呢，咱們從此免了成不成，說着又取隻痰盂，放在他脚下，立在旁邊，等候他漱完口，接過漱盂，放在一旁，就又勸雨生躺下歇息，雨生雖然不願，但身上一直抖戰，頭昏心慌，有些支持不住，又加杳如諄諄相勸，只得斜依在床欄上，杳如却一把將他推倒，放好軟枕，又將被子理了理，方才自向盆中洗手，想法替他倒茶，但忽而心中一打轉兒，想到自從雨生上樓，自己就用全神照顧，盡力伺候，一心都在他身上，竟忘記照顧洗凡，而洗凡却也奇怪，自扶雨生入室，就逃出去，既不對他問候，也不給我幫忙，這是什麼原故，再一轉念忽悟到自己這半天直忽略了洗凡的存在，只爲雨生奔走看護，情形未免太親昵了，這也未免太熱烈了。也許洗凡看不過眼，故而退避，又因而回到夜中雨生爲洗凡，蓋臺布的情形，和洗凡看見臺布，嫣然展笑，又把臺布蓋到雨生身上的景況，不由心中熱辣辣慌慌的，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却只覺自己對雨生有些過分，已被洗凡看在眼里，真有些羞於見她；再思索自己由昨日至今，一直爲亡兒悲慟，爲王蔭槐氣憤，方才又因王蔭槐偷跑，而急得要死，但自雨生替我追趕脫險上樓以後，我竟然忘却一切切身問題，好似心中只有雨生，世界上也只有雨生，直忘「嫌疑，忘了身分，我這是怎麼了，杳如想着，暗覺羞赧，好像作什麼不可告人的事似的，就走出外間，尋覓洗凡，洗凡這時却伏在窗沿凝眸下望，若有所思，杳如走過去輕輕拍着她的肩頭道：你不給我幫忙，在這兒幹什麼，洗凡回顧笑道：雨生用不着我管，有你儘够了，我在這兒正想你的事呢，杳如聽她道

呼雨生的名字，意思似乎十分親匿，却又說不用我管，有你儘够了，似乎隱含着酸味兒，不由暗覺刺心，只可佯作不解，拋開這個念兒，反問道，你替我想什麼，洗凡拉着杏如的手，走向沙發前，並肩坐下道，姐姐，我並不是故意惹你傷心，只爲我這人有點特別脾氣，太愛管閒事，尤其咱姐妹一見如故，我對你特別關心，所以要問問你，你可不要怪我冒昧，我從昨天來到這裏，看你們那位先生，情形很是奇怪，對待你的態度也教人看着可疑，方才他走得更是蹊蹺，好像偷跑似的，你一見他走，又那樣着急，直要跳下水去拉他回來，這都是教我莫明其妙，姐姐，我說句不怕你見怪的話，難道你們夫婦向來寸步不離，你們先生永遠不出門，一出門就有失蹤的危險麼，我想一定沒有這種情理，必然另有原故，我看你從昨日就神不守舍，十分憂愁恐懼，並不止於喪子的悲痛，而像在變患中間，姐姐，我也未必有幫助你的能力，只希望你能把我當作知心的好朋友，把你的苦處對我談談，我或者能和你點安慰，杳如聽着洗凡關切的話，看着她懇誠的態度，心裏頗爲感動，初欲把本身情況告訴，但轉想若一詳說細情，第一要把作妾的情由說出，一說作妾情由，便須聯帶提起自己微薄的出身，洗凡表面固然很是熱腸，但總覺相交日淺不能言深，自己既不望她援助，又何必惹她恥笑，但也不好意思完全拒絕，就半吞半吐的嘆道，咳，我現在心亂如麻，稍靜靜兒再對你說吧，反正你看着情形，也就明白大概了，洗凡聽了，也不便再行深問，就改口說道，雨生已經睡下了麼，杳如心想你這是關心雨生，可見我所料不虛，就點了點頭，洗凡道，他似乎應該發點汗才好，你給他蓋上被子了麼，杳如道，蓋上了，你去看看可妥當麼，洗凡果然立起，掀帘向內室望望，杳如瞧着她的後影，暗笑你真關心得形諸於外了，洗凡放下門帘，歸坐悄聲道，很好，他已經睡着了，杳如忽然心裏一跳，想到自己只顧一時感激雨生，把他放到內室牀上，已經不大合理，如今他一睡着，不知何時才醒，倘若王蔭槐兒在這時回來，看見我床上睡着男子，不知要起多大風波，但又不好重去將雨生喚醒，令其移出，不由心中忐忑不安，悔懼交並，杳如本來由王蔭槐逃跑情形，以及臨時言語上面，感覺他是不會回來了，但因爲本身前途關係，希望他萬一回來，又因爲床上睡着男子，恐懼他萬一回來，希望和恐懼這在一

內心交戰，竟使神經發生錯亂，好似陰暗中有人警告她，說王蔭槐必然回來，於是杏如越發心神不安，忽起忽坐，目光時時傾注窗外，洗凡在旁，瞧着她頗爲詫異，却因方才曾吃過沒趣，不好再問，就隨手取過張舊報，閒看着解悶，房中的雨生，自從輪到床上，自知踞人臥榻，於理不合，何況又是閨人內寢，本想稍息便行離開，不料輪下之後，便覺頭重如鉛，胸中欲嘔，只可閉目忍一會兒，那知竟沉沉睡去，兩間房內，一個睡覺一個靜默看報，一個依在窗口發呆，只覺沉沉靜靜，幽寂無聲，只有院中的水，被日光倒映在屋頂，水暈成紋，悠悠蕩蕩的，在窗櫺陰影中來回搖動，當這初秋時節，却頗有春景天兒花陰轉午，畫長人困的意致，這樣過了很大的工夫，壁上的掛鐘噹噹的敲了十二點，杏如才似恍然驚覺，離開窗口，來回在房中踱着，忽地坐到洗凡身旁，怔怔的問道，他還會回來麼，洗凡揚起臉兒道，誰啊，杏如方才醒悟自己把自己問自己的話竟說出來了，不由臉上一紅，洗凡接着道，我知道你問的是你們先生，可是我既不知你們的細情，怎能替你判斷，杏如赧然一笑，用話岔開道，天已正午，你該吃飯了，洗凡道，就吃嗎，我也沒法兒客氣，杏如道，我真不配說請你吃飯，可憐並沒別的東西，仍是餅乾一種，不過可以加杯牛乳，洗凡道，這就太好了，現在整個天津，不知有幾萬人淹在水裏，有幾萬人忍飢挨餓，我們能有樓房住，有餅乾吃，還不知足，杏如道，那麼我先煮一壺水，預備沖牛奶，說着就灌水熬爐，又向洗凡問可要喚醒雨生，洗凡道，不必，叫他多睡一會兒好，杏如本想藉着吃飯機會，喚醒雨生，出離內室，免得擔心，聽洗凡這一說，方在大不如意，那知正在這時，忽聞外面一陣水波瀾瀾之聲，發於巷中，因爲街門開着，樓窗敞着，院落又很淺隘，所以聲音聽得甚清，杏如以爲王蔭槐又划着棺船回來，大吃一驚，急忙奔到窗口，向外張望，口中却叫道，妹妹，你快去把沈先生再起來，快，快，洗凡不解何故，反立起湊到窗口，問爲什麼，杏如還未答出話來，却已見門外水紋蕩漾，由左而伸過一隻木槳，撩起水花，同時有 吶噶道，買洋蠟，買烟捲洋火，這聲音不啻報告是個小販到來，而且一聽便知道小販絕非本行，而是個投機作生意的，杏如知道無須驚動雨生了，便向洗凡搖搖手，隨着門外木槳之聲，露出船頭，暫將船身俱現，這隻船是用許多塊

破舊木板，拚湊而成，接合處或則用釘，或則用繩繫縛，雖然不似船的形狀，却能勉盡船的職務，上面放着一隻蒸籠似的圓盤，鋪了張報紙，就當作木盤了。放着四五十盒紙煙，五六包火柴，和三四包洋燭，還有兩支白蠟放在旁邊，盤後蹲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男子，面目粗陋，衣服纏襖，好似拉洋車的模樣，手中握着長方形同長木棍撥水徐徐前進，杳如見不是王蔭槐，心中一半失望，但一半却覺放心，又見這小販賣的貨物都是自己所需要的，就喊道，賣紙煙的，你可以進院來麼，杳如這聲光問一聲，就因為大水阻隔，自己絕不能出門購買，必得他船到樓窗之下，方能交錢遞貨，那小販循聲揚頭一望，又端詳一下街門，便應道，進得去，隨即把木棍左支右抵，那木筏好在極爲短小，一轉就搖進門內，直上樓窗下，橫貼牆根靠住，才問太太買什麼，杳如便問各種的價錢，小販回答道洋燭每支五角，每包三元，紙煙只哈德門一種，每小盒四角，火柴每包一元，每盒一角，杳如聽了，便問價怎這樣高，幾乎較平時貴上十倍，那小販答說各處貨棧商肆，都被大水淹了，來源斷絕自然木錢加貴，況且我們家中遭水，老婆兒女都逃在埧子河堤上露天住宿，風雨吹打，忍饑挨餓，想要討飯，都沒路兒可走，只得借筆利錢，作這小本營生，尋些破木爛板，對付着紮隻木筏，簡直拚了命幹，一個不留神翻下去，六七尺深的水，小命兒就算玩完，你看這樣艱難，就能多賺幾個，也當不了挨餓，現在大餅都兩元多錢一斤，我一家七口人，賣多少方够得上嚼穀呀，杳如聽他說得可憐，而且所賣多是需用之物，就各樣都買了一些，那小販用報紙包好繫上細繩，掛在木槩端上，挑上樓窗，杳如接過問他共該多少錢，小販算了算總共二圓五角，杳如伸手向袋中摸出錢來，見只幾張角票，就教小販稍候，自入內室取錢，她記得昨日王蔭槐第一次要走時，曾給留下一百圓鈔票，放在桌上，自己隨手丟入方桌的抽屜裏，就拉開抽屜一看，不料竟是空空如也，還疑自己記錯了地方，把每個抽屜都拉開尋覓，仍是踪影不見，仔細一想，自己確曾把鈔票放入抽屜，絕未再行移動，如何會沒有了，忽然心中一轉，想到莫非王蔭槐臨行又把錢帶走了，這是什麼道理他身上有很多的錢，又知道我的月項已然用盡，爲何既給留下，又復帶走，他這一去不知何時回來，教我如何度日，想着不由焦急欲泣，但小販還在外面等着

只好先湊上錢打發他走，就向各處搜尋零星錢鈔，無奈尋了半天，只湊得一元多些，正在搔首無計，忽聽洗凡在外間喊叫姐姐，杳如以爲是就小販拿得不耐，央洗凡代爲催促，心想既然沒錢給他，只好把東西退還，就提著那包兒，走將出去，直奔樓前，向下叫道：「掌櫃的，對不住，我家裏存的錢不夠，把東西退給你吧，說完就把那包兒遞了出去，不料洗凡已拉住她的手腕道：「姐姐，我叫你不是爲這個且把東西留下，我有錢還他，你快看有信來了，杳如聞言愕然，轉臉看著洗凡，見她手上沒拿著信，窗沿也沒放著信，再抬頭瞧瞧外面仍是一片洪流，並沒有綠衣的郵差，就怔怔的問道：「什麼信，在那裏，洗凡向下指著道：「就在這賣紙煙小販手裏呢，方才你進去拿錢，我仍在這兒站着，小販忽然問我，這條里可叫青陽里，我告訴他正是，他又問七號在那裏，我說這就是七號，他就向我說你可是王太太，有人給你帶信來了，我忙說我不是王太太，方才買東西的才是王太太，我就叫你出來，杳如望望那小販，他正向樓裏摸索，却仰首向上望著，見杳如探出頭兒，就叫道：「你是王太太啊，有人給信來了，杳如心口詫異，想不出有誰會託這小販給自己帶信，就問道：「是誰託你捎信來，那小販一面作著摸票子的姿勢，好像那封信的體積，比虱子大不了多少，竟誇他屢摸不着，一面却徐徐答道：「我也不認識是誰，方才我撥著篋子，在東市場門口時，忽然一家舖面的樓上，有人從窗戶探出頭來，喊住了我，買了個盒煙捲完，拿出五塊錢一張票，要我找錢，我才上街不大工夫，沒有那些錢找給他，他也沒要塊錢給我，眼看買賣要吹，忽然那人說不用找了，你若肯替我送一封信，就把那該我的四塊錢白送給你，我聽這是件便宜，就答應了，那人叫我等一會兒，自關了窗子進去，少時又出來交給我一封信，……說着忽然皺眉消悶的道：「咳，怎麼……莫說去了，哦，在這兒，原來溜到旁邊去了，吓了我一跳，說時手由懷內伸出，已捏着一個摺皺如球的紙團他搖了搖，才又接着說道：「你瞧啊就是這封信，教我務必送到青陽里七號交給王太太，說着又自己搗鬼似的道：「這條巷是青陽里，這院子是七號，你是王太太，都不錯這封信給你吧，隨把那紙團按在木槳上，送入窗口，又叫道：「太太快給錢，我要走了，你白天賣完了貨，還得趕出大堤口回家，晚上就過不去，這時洗凡早把一元五角

備在手頭，恐怕杏如謙讓，說聲給你地。下去，杏如已顧不得理會那些，伸手把信紙抓到手中，那小販縮回木漿，由水面檢起錢票，就自揀出門外走了，杏如把紙團拿着一看，見居然還有信封，雖然皺成一團恰巧有一兩個半邊字露在浮面，一個是反文的徧旁，一個是口字，杏如一見那字體，便已認識是何人所寫，又見那個口字上面還有墨跡相連，略一伸展，露出是個木字，合成她名字的杏字，心中更斷定了，不由心跳手顫起來，似乎知道此信突如其來，必和自己有重大關係，洗凡在旁便問誰來的信，你怎不拆開看，杏如搖搖頭，似乎請洗凡不要攪擾，才顫着手兒把信封展開，見上面中間一行字，寫着杏如女士收啓，下款只署個槐字，洗凡眼角一掃已看得明白，知道是王蔭槐來的信，夫婦私函，旁人不應偷窺，就退出一歩，轉臉向外瞧望，杏如自瞧封皮上女士兩字的稱呼，就如同聽見王蔭槐當面說話，覺得聲口有異，立刻面色蒼白，直着眼兒對信封發怔，心中很急於拆開瞧看裏面說些什麼，但因近日王蔭槐冷酷的情形，和杏如的驚疑心理，竟在她腦中合成一種神經性的感覺，好像預兆暗示這信內必非好事，因而遲遲不敢拆看，本來人生如戲，演成一幕又是一幕，好似她自知是戲。演員，現在的一幕業經演完，至於下一幕，是喜劇是悲劇，還不能預知，這個信封好比台上的垂幕，拆開信封，就好比揭開垂幕，是喜是悲，立即明白，雖然知道命運安排已定，不可變更，却仍希望在這處地位中因循留戀一下，譬如賭徒押寶，把家產孤注一擲眼看寶已作好，寶盒擺在面前，只一揭開，便要判定此後成爲富翁，或是流爲乞丐，在這時候，當然想急急看看個明白，然而無論誰到這分際，都難免發生畏怯，反顧稍緩須臾，容他稍留在原來的境地，多作會兒希望之夢，但這少許遲滯時光，却很難挨，杏如怔了一會，忽地柳眉一縷，銀牙一咬，猛將信封撕開，掏出信箋展開，一手緊緊捏住窗櫺，一手握着信箋振作精神鼓起勇氣，瞪着眼兒瞧着，只見上面寫着「杏如女士兄字，請你不要怪我這樣稱呼因爲你看見這封信時，咱們已沒有關係了，實告訴你，咱們倆的關係，跟嫖客妓女的情形完全一樣，不過嫖客妓女，多是臨時結合，忽聚忽散，按生意說，那是零賣，你我湊合了一年多，雖然好像整躉，其實一樣也是交易，我出金錢養你，你把身體賠我，可謂公平交易，兩不吃虧，誰想在

這場交易裏出了意外麻煩，你忽然懷了孕，我曠在自家骨血上面，只可暫時受累，預備孩子出世再想辦法，因為我家裏太太脾氣很大，對我管得很嚴，日後也許能收留孩子，可萬不能收留你，我也萬不能為你破壞了我的家庭，內中情由，無須對你細講，如今孩子已死，我就更犯不上再委曲求全，早已打算走開，只為你糊塗蠢騷，才逼得我坐着棺材逃跑，以後咱們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你趁早自己打主意，或者嫁人，或者下水，都請隨便，只不要找尋我，一則我向來告訴你我的職業住址，都是假的，二則你即便找着我，也沒益處，咱們既沒一點名分，你手裏也沒有絲毫把柄，何必徒勞無功，還有我臨走時本想給你留一點錢，作個遺念，只為你昨夜背着我容留下那一對男女，又上緊張羅照應，簡直把我不理會了，夜裏你又站在門口，失神落魄整夜不睡，分明跟那姓沈的有了意思，我並不是抓這畜兒跟你分手，明人不作暗事，前面已經說過，我早就想拋開你了，只為教你明白我光棍眼裏不揉砂子，就把留下的錢帶走，不過你我仍是好離好散，那院中一切的家俱，完全送給你，但是房租已有兩月未付，大約你賣了家俱，還房租總能有餘，書不盡言，來世再見，槐字」，杏如看完，方知王蔭槐心腸狠，毒出於意外，把自己棄了不算，並使出狠毒手段，說出穢惡言語，把自己無端誣陷，真是禽獸心腸，這年餘的膠漆恩情竟，每似變成血海仇恨，所以在臨別時使這樣辣手，加以報復，不由又悲又恨，又氣又急，萬感迸發，她的神經禁受不住，只嗚呀叫了聲好你個……便撲地跌到地下，向後仰倒，立刻閉氣不語，洗凡在旁看見，大吃一驚，急忙蹲下去扶，那知杏如雙目緊閉，牙關緊咬，面白如紙，氣弱如絲，身體已挺直直的，洗凡知道她是閉過氣去，往日在學校曾見一位同學，因為關同性戀愛，她所結的朋友被一位高級同學搶去，她就醋海生波，尋去爭釁，結果關到訓育室，那主任因她首先起釁，就記她一過，她失去愛人，又遭收訟，一時刺激過度，竟跌倒地下，直挺挺的死去，還是被校醫動手救醒洗凡曾親見當時情形，記得施救手法，就把杏如扶起上身盤腿坐好，先撫前胸，又捶後背，過半天杏如才緩過氣來，哇的聲哭出來，洗凡早瞧見有一信箋落在地下，一面給杏如捶背，一面瞧着，仗着精神極快，到杏如緩醒時，她已看到最末幾句，不由切齒怨恨，心想我早已

看透下蔭槐混賬，却不料混賬到這步田地，直認拋棄杏如，是他原定計劃，而且連存下的錢都給帶走，直要絕他生路，又把局外的雨生拉入局中，橫加誣誣，這人真是禽獸不如，想着心中痛恨，不自覺的手上也加了勁，捶得杏如背上咯咯作響，及聞杏如在哭泣中忽然抖顫噙噙方悟自己下手重了，再瞧杏如，她已睜開了眼，痛淚直流，一面號哭，却又用手理着頭髮，身體顫頓，知道她悲憤愁苦都已達到極點，急需加以勸慰，便攙住她，開口叫了聲姐姐，還未說出話來，忽地念頭一轉，想到杏如在這時候並非空言所能安慰，說些不關痛癢的話也是徒勞無功，不如用偏鋒給她解釋正理，好在自己已深知她的景況，很容易進言，事到如今，也不能理會偷閱私函的小節了，主意打定，就也坐一樓板上，望着杏如，一拍膝蓋，忽然放聲大笑，杏如那裡嗚嗚咽咽，她這却嘻嘻哈哈，杏如哭得淚溢聲酸，她笑得前仰後合，杏如哀哀欲絕，似將哭乾血淚，她津津有味的直要笑破肚腸，這一哭一笑，兩種響音，一喜一悲，兩般神態，真比拜堂出殯，紅白兩併案辦理，還覺奇怪，而她二人又緊挨在一處，杏如哭到悲哀極處，頭兒向前一撞，就撞到洗凡肩上，洗凡笑到歡喜欲狂，身體向前一撲，就撲入杏如懷裡，杏如起初只顧自己心裡難過，並不理會洗凡，無奈洗凡笑聲越來越高，震動耳鼓，既然聽見聲音，就不由牽動神經，也不暇細想，只暗怨洗凡無理，自己正在悲苦欲死，他偏狂笑起來，但只恨了一下，就又重理悲懷，繼續哭泣，那知洗凡笑聲既高，時時仿照唱皮簧戲似的來個嘎調，或是使個長腔，聲音離奇刺耳，又加常常向杏如身上一撞一碰，杏如本想不去聽他，不去想她，無奈笑聲近在耳旁，沒法不聽，又被攪得心煩亂沒法不想，一想就難免恨她無理取鬧，又尋思洗凡並非無意識的人，何以忽作此態，這一恨一想就把心注到洗凡身上，無形中把悲懷割斷了，如此數次，杏如竟被她攪得心亂神眩，有些哭不上來，恰巧洗凡又撞到她下額上，杏如覺得痛疼，心中怒氣徒發，忍不住就止住哭聲問她說道，你這是什麼道理，可知道我現在遇到什麼事，人家快死了，你還取笑，說着見洗凡仍笑個不住，並不理睬，杏如更覺有氣，心想我躲了你，口中却一聲不響爬起來向內室走，走了兩步，忽想起房中有雨生睡着，就轉身坐在沙發上，待更繼續再哭，無奈胸中充滿怒氣，把原來的悲緒，給壓

在下面，一時哭不出來，只得直着淚兒發怔。那知這時洗凡忽從地下一躍而起，跳到杏如跟前，兩手垂下，深深的鞠了一躬，叫了聲給姐姐道喜，隨即坐在杏如身旁，一手搭在她肩上，杏如茫然不解，還當她突然發瘋，只瞪着淚兒望她，吃吃的發出啞澀聲音道：「你不許這樣玩笑，我現在已經下了十八層地獄，何必還拿我開心，再說你不是沒道理的人，怎單在這時候……」洗凡不等她再接下去，就歛容正色的道：「這時候怎麼樣了，你又怎樣了，杏如實懶得同她說，但又不能不對她說，就嘆口氣指着地下的信箋道：「我這時也不必再瞞你，你看，王蔭槐來信，已經拋了我，還說了許多混賬話，真把我氣死，我現在又……又……又……我可怎麼好呀，說着似乎從這句話上，接着已斷的悲緒，眼淚一湧，嘴唇一撇，就又要哭起來，洗凡那裏容她再哭，猛然抓住她的肩頭，用力搖擺兩下，一手指着地上的信箋道：「就爲這張信麼，姐姐，對不住，方才我已經看明白了，我給你道喜，就爲這個，說着見杏如眼珠一翻，似乎要發怒質問，就緊接着說道：「姐姐，咱們都是女人，女人在現在世界受欺負的很多，所以咱們女子對女子，應該互相關心，而且我從昨天一見你就看透你的爲人，心裏也愛惜你，要不然，我說句狂妄的話，我們學校女同學一百人，能同我稱姐喚妹的只有五六個，你明白嗎，方才你哭我笑，你一定罵我幸災樂禍，其實我真是替你歡喜，你的情形，我也大概曉得了，現在我問你幾句話，你可得憑良心回答，說完了我再問你，是你哭得對，還是我笑得對，若你還說哭的對，那就請你去哭死，就是跳河上吊，我也不攔着你，若說我笑得對，那可就得聽我的，說着更不容杏如插口，就扭轉身兒，緊釘着她的臉兒問道：「我先問你，王蔭槐信裏，雖未說明，但已可看出他家中原有太太，你當然沒有法律上的名義，這且不管，你們同居多少時候了，杏如道：「六個月……不……不……一年多些，搬到這裏住才六七個月，洗凡道：「不錯，由你那孩子想想，當然最少一年多，再問你，王蔭槐對你可有真愛情，杏如搖搖頭，似乎不忍說，嚙着嘴唇道：「他對我也這樣狠心，那還有愛情，洗凡道：「你對他呢，杏如淚眼瑩瑩，噙然無語，只嘆了一聲，洗凡點頭道：「此之謂癡情女子真心淡，那麼他既對你沒有愛情，爲什麼娶你作外室呢，杏如酸着鼻子道：「現在我明白他不是娶我，直是娶兒子，當初

在外面，曾有一次差地開我，只爲聽我懷了孕，才娶……說着猛悟到洩露了自己的根底，急忙咽住，臉也紅了，洗凡只作不見，接着道，所以孩子死了，他立刻走，可見他對你連一絲真情也沒有，我問你，王蔭槐平日是否跟你有仇，杳如搖頭，洗凡道，那麼他爲何把留下的錢完全偷走，又故意欠下房租，用房裏傢俱作抵，是不是想教你不剩分文，活活餓死，杳如想了一下，方才點頭，洗凡道，他這信裏又把沈雨生拉上，強賴你品行不端是不是想害死你的性命還破壞你的名譽，杳如又點點頭，洗凡道，這樣狼心狗肺的壞人，跟你最親最近，而又無冤無仇，却想敗你的名譽，要你的命，譬如你早知道他是這樣壞人還肯嫁他麼，杳如搖頭，洗凡道，那麼你已經知道他是這樣的壞人，倘然他還在和你同居，你可害怕麼，想着離開他麼，杳如又點頭，洗凡道，現在他是地開你走了，倘他又回來，要和你繼續同居，你可願意麼，杳如聽了這個問題，覺得有些躊躇難答，本心還很盼望王蔭槐回來，但被洗凡一貫的語氣逼住，若一實說，就自相矛盾，只可含糊而又搖搖頭，洗凡拍手道，這一來你既知道位辜無愛情，居心毒惡，即使他不拋棄你，你也害怕想離開他，現在即使他再回來，你也不肯再與他同居，這問題已解決得清清楚楚，你接了他這封信，豈不正像脫了累免了禍一樣，應該歡喜，怎麼倒哭呢，杳如嘆氣道，不怕妹妹笑我沒有出息，我所以難過，一則因爲既然嫁了他，就指望跟他白頭到老，如今他憑空拋了我，我怎不傷心，二則我是個沒能力的人，只依賴男人生活，這樣一來，我可怎麼活下去呀，洗凡雙眸一轉，點頭道，你爲這無情無意的小子傷心，實在多餘，不過你本身的生計，倒誠然是個問題，可是……我問你，你家還有人麼，杳如慘然道，我是個孤兒，親骨肉全沒有了，父親在我七歲時死的，母親在我十七歲時死的，還有個哥哥，在我十三歲那年，他已經二十多了，因爲家道寒苦，全仗他作小生意養家，我母親又天生嘴碎，時常跟他吵嚷，一天他犯了混脾氣，竟拋下家走了，以後就永沒回來，聽人說是投軍當了兵，在河南什麼地方陣亡了，妹妹你看，世人還比我再苦的人麼，洗凡笑道，比你苦的多，現在不談這個，且請問你幾時嫁的王蔭槐，杳如道，日子倒不多，在去年冬天，洗凡道，那麼在你哥哥走後，自然還有母親照管，你可是在你母親死了以後

未嫁王蔭槐以前，這中間總有幾年工夫，你又仗什麼生活，杏如臉上現出羞澀之色，遲疑一下，才赧然說道，妹妹，我說了你可別笑話，那幾年我是以身爲業，什麼都幹過，商店的女店員，球房的女看案，戲院的女招待，……話未說完，洗凡已拍手道，着啊，當初你會以身爲業，莫非嫁人以後，你竟養成廢物，再不能出去作事了，杏如道，當然我還能作事，不過……洗凡接口道，不過什麼，我明白，你是因爲作過太太，若再出去幹那下級職業，覺得羞恥，是不是，我告訴你，一個人生在世，應該能屈能伸，受得貧耐得富，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要駕馭環境，不要被環境限制住了，你方才說作過女招待店員，好像很不好意思，那是錯了，我們女子爲尋職業謀生活，道路很窄你又沒受過教育，當然只好作這種事情並沒什麼可恥，至於女招待店員，名譽不好，招人輕視，都是他們自己行爲不正，其實那一界也有好人有壞人，不能一概而論，我們只要自己能管束自己，作事對得住良心。任旁人說短道長，滿可以不理，怎麼看見別人被飯噎着，你就永不吃飯呢，杏如點頭道，妹妹你說的很對，倘若去重拾舊營生，總還可以養活自己，洗凡道，這不結了，你還愁什麼，我對你這件事的看法，完全跟你不同，王蔭槐負心拋棄了你，當然罪大惡極，雖然他未告訴你的職業，住址，你手中也沒有的結婚媒證，可是你若尋他交涉，也很有辦法，不過我以為你嫁王蔭槐這一節，直是上一回當，若再因循下去，你還不知苦到什麼份兒，他恨你糾纏就許謀害了你，也說不定，如今他居然走開，把你捨了，我認爲這是你一步好運，也是一生的轉機，你現在得了自由，正好重新作起獨立生活，總比跟着他受欺挨罵的好，便是你覺着作事不是長久之計，還想嫁人謀個終身倚靠，那也是正理，本來我國女子向來都以嫁人當作最穩妥的職業，你自然不能例外，那麼不論什麼時候，你就是蒙上了眼，隨便在街上拉住一個人，或是一條狗，總也比王蔭槐強些，這就是我對你大笑給你賀喜的道理，你細細想想吧，杏如聽了這一席話，只覺又明白，又便豁，又掣利，又週密，彷彿一柄鑰匙，直打到心坎深處，開啓了蔽塞的思想，恍然之下，竟有些鼓舞起來，不由開顏一笑，頓足叫道，對對，有理，你真是有學問的人，給我想的太敞亮了，若不是你，我還……說着又凄然嘆道，妹妹你真是我救命

恩人，若沒有你來在這裏，方才我看了王蔭槐的信，心裏一窄，就跳到水裏淹死了，洗凡笑道，死了也白落個屈死鬼，有誰知情，那不是傻麼，現在你既明白了，咱們可要約法三章，你從此不許再喚聲嘆氣，總得歡歡喜喜的陪着我，杏如道，我既明白了，心裏不再難過，又怎會咳嗽嘆氣，洗凡道，好，第二我知道你手裏已經貯文皆無，我身上却帶一些錢，分給你一半作日用，你可不許客氣，杏如才說一句那怎麼使得，你是……洗凡一撇小嘴，杏如急忙改口道，好，暫時先用你的，我也沒法推辭，還有第三條是……洗凡想了想笑道，一時想不起來，等想起再說吧，說着忽聽雨生在房中咳嗽，又有呻吟之聲，二人便携手進房瞧看，只見雨生已經醒了，但只這場小睡，竟已變了神色，滿面通紅，肌肉腫脹，眼睛睜開，却是白睛帶赤，目光呆直，手脚不住的搖動，嘴唇開闔，吧嚙的響，喉中發出枯澀的呻吟，見杏如洗凡進來，如似不認識，瞪直了眼，看着她們，杏如和洗凡都大吃一驚，知道他是病了，而且病得奇突來勢甚兇，杏如心中立刻想到自己方才使他下水，幾乎淹斃，現在發病當然由此而起，不由萬分抱歉，奔到床前叫道，沈先生，你怎麼了，雨生心中似尚清明，搖搖頭，吧嚙一下嘴才說道，噁，好難過，暈死我了，這房子直轉，接着呻吟兩聲，嘴裏乾得要命，杏如心裏又驚又急，既憐且怕，只可強穩住心神，柔聲問道，你心裏覺着怎樣，雨生回答心裏倒不甚難過，只是發燥，杏如才稍爲放些心，急忙出去取水不料洗凡聽他喊口乾時，已出去斟了水送進來，正和杏如走個對面，就把碗遞過，杏如一心只想雨生害病全是自己所致，自己對他的病須負全責，就再顧不得避嫌，把水送到雨生口邊，無奈雨生正在輪臥，喝不到嘴，想坐起來又因頭暈無力，杏如只得架着他的胳膊，側過身微抬起頭兒，再將碗送到口邊讓他飲，雨生暈暈忽忽，還不忘客氣，連說不敢不敢，我自己來，杏如聽着，忽然不自禁的心裏發酸，望着雨生，竟發生有似對於家人骨肉關切，含着聲音說道，咳，你怎麼還跟我客氣，雨生，快喝吧，別教我……說到這裏，覺得底下沒合宜字眼可加，只得咽住，同時悟到失口叫了他的名字，而且語氣太親匿了，自己本由中心感激而發，並無他意，但恐旁人聽着不像還在忸怩，雨生却已將水喝完，頭兒落回枕上，又高聲呻吟，杏如把碗放

在桌上，又問身上覺得怎樣，雨生不住屈伸雙腿，啞聲說癱得難過，杏如一陣怔忡方才過去，聽了這話竟又不自主的伸手去摸他前額，覺得滾燙，再去摸他掌心，也是熱可炙手，不料雨生兩手也正在頻頻伸縮，杏如的手恰恰被他握住，不由心中亂跳，忙要用力縮回，但雨生已放開了，杏如心裏跳着，口中說道，燒得還不輕這可怎麼辦哪，說着覺着背上被拍了一下，回頭見洗凡正對自己使眼色，又向門外努嘴，杏如才醒悟方才的話不該同着病人閒說，急忙住口，隨見洗凡向外走，知她教自己到外面商量，就替雨生蓋好被子，又低聲歎語道，你別着急，這只是發燒，過一天就好了，再忍着睡一會，我去想法弄點藥來，雨生微微點頭，還勉強笑了笑，由眼光中表示感謝之意，杏如也給他個安慰的笑容，才走了出來，杏如走到外面見洗凡正在當地立着，滿面憂容，就向她問道，你看雨生的病怎樣，洗凡搖搖頭，悄然道，我看不輕，杏如焦急欲泣的道，這可怎麼好，簡直我害了他，若不是早晨教他下水，那會有病，洗凡道，也不能這樣說，從他方才下水，到這會兒，不過兩三點鐘，得病何致發作得這樣快，我看還許是昨天救我，在水裏淹得太久，用力太過所致呢，現在還不必談這個，快想法兒給他治病是正經，杏如搔着頭含着淚說道，現在大水連天，既沒法請大夫，也沒法送他上醫院，再說我又沒有……沒有……洗凡插口道，你沒有，我有，那倒不用爲難，咱們且打算怎樣給他醫治，你是本地人，總知道那裏有好大夫，杏如想了想道，我也不甚知道只在去年我懷孕的時候，曾到石龍街周大夫家門診過兩次，看他生意挺好，價錢又貴，大約是位有名的大夫，洗凡沉吟道，就請這個人來看也好，只是這樣大水，人家未必肯來，杏如道，就是能來，車錢還不知要多少，在平常時候，他出診一趟，還得一二十塊錢呢，洗凡想了想，猛然把腳一頓道，貴也沒法，你想，雨生救過我的命，你也欠他的情，現在怎能看他病着，不給調治，用錢不成問題，就是千兒八百，我也拿得出，不過是在北京銀行裏，遠水不解近渴，我身上只帶了二百掛零，好在先有得用，不必發愁，我們且商量怎樣請大夫來吧，杏如冒然道，我們出不去，只可打個電話，請大夫自己想法兒來，洗凡道，你這兒可有電話，杏如搖頭道，沒有，得上巷外藥房去借，洗凡笑道，姐姐你真有點兒糊塗了，我們若能出

去，到巷外借電話，也就能去接大夫了，再說現在大水沒頂，電話也未必能通，杳如聽者，含愁無語，洗凡却默然沉思，忽聞房內雨生又呻吟起來，就道，姐姐，請大夫的事，我去想法，咱倆從此要分工合作各盡責任，姐姐你暫時當個看護，盡心扶回雨生，還得勻出工夫，給我們弄飯吃，現在這裏沒一點糧食蔬菜也得趕着買辦，這買辦食物跟請大夫，全歸我負責，再說清楚些就是你打內，我打外，這樣可好，杳如聽她把看護雨生的責任，派到自己身上，不由面熱心跳，只疑洗凡看自己關切雨生，故意這樣的派，既不好意思接受，又覺不忍推辭，怔了一下，才道，妹妹，怎單挑舒服差使派我，咱們掉換過來吧，洗凡道，你不必推讓，我這是有道理的，第一妳性情安靜，宜於照顧病人，我却是跳盪慣的，在屋裏悶不住，出去正好開開心，再說去請大夫人家還不定肯來不肯，總得費一番交涉，我也去比你合宜，第二說句不客氣的話，出去買辦東西，都得用我的錢，若教你去，必然拚命替我節省，那就什麼也不能買了，說着就推杳如道，你進去吧，要好生安慰他請記着你是個看護婦，對於病人沒有什麼嫌疑可避，不用螞蟻蜚蜚的，我還上晒台去，瞧瞧可有船隻可搭，杳如正被她說得不好意思，洗凡轉出房門，上三層晒台去了，杳如只得進到房中，見雨生仍閉口仰臥，但口中不住呻吟，就輕輕坐在床邊椅上，低聲問道，你這時可覺好些，洗凡已經替你請大夫去了，雨生此際聽得更爲昏沉，好似並沒聽見她的話，杳如也不再問，只屏息凝神的望着他，過了一會，忽然雨生又把兩手亂舞，左手撞在杳如右腕上，便握住，拉在他胸際放下，另一隻手也按在上面，杳如心中亂跳，想要用力縮回，却覺不忍，心想就讓他握一會兒罷，他曾爲我冒性命之險，我竟拒絕這些微肌膚之親，於心何忍，就悄悄不聲不響任他握着，那知雨生竟把杳如的手按在胸部，竟好似精神得着安慰，因而身心俱感寧貼，居然徐徐睡着，呻吟漸止，鼾聲微作，這時他握的兩手，也漸漸鬆開，杳如已可很容易的將手縮回，但因看到雨生的入睡情形，倒不忍縮手了，仍維持原來姿式，好似木雕泥型，眼光直注在雨生臉上，彷彿給他相面，半晌又移到被上，彷彿研究上面的亂花朵圖案，其實他眼睛却在視而不見，心裏也茫茫亂亂似有所思，却又不知想些什麼，這樣過了很大工夫，房中除了雨生的鼻息，更無雜響，外

而平日蠶繭的市聲，也已斷絕，清靜得掉隻針也可以聽見，但是房門之外，有革履的橐橐聲跑了進來，杏如竟未覺察，直到洗凡拍着她的肩頭，叫聲姐姐，杏如才霍然驚覺忸怩的立起，那隻手由雨生胸口縮回，和雨生的手摩擦了一下，她忽悟到這情景又被洗凡見了，烘的臉上一燒，那知洗凡並沒理會，拉着杏如出至外間，才說道，我在晒台上看了半天，見過往的船很少，並且都是人家包定，滿載着人和箱櫥，並沒有一隻空的，好容易見着一個人撐着一扇板門，從樓下經過，我看上面只疊着幾幅被子，並沒有很多東西，就喊住他想要搭上去，那知撐的對我說，被子底下還有一個女人，這女人恰巧在昨天晚上生孩子，她的丈夫被水截在外面，也沒法請人接生，偏又患了難產，直折騰了一夜半天，還沒產下，人已只剩一口氣，我們隣居不好看着她死，只可冒險把她送進醫院，還不知醫院收不收，我聽了自然不能再說，只可另等別的船，等到現在忽看見有一隻小划船，好像在北京北海裏見的那種式樣，上面只坐一個人，却裝一半船大包小件的東西，從街上轉進這房後那條寬胡同，進了正對你們後窗那個大門兒，我看那個划船的約摸三十多歲，穿着一身縐紗衣服，樣兒是上等人，不是船夫，他進門就把船繫在院裏，自己上樓去從窗戶裏直向我這邊瞧，我本想開口跟他借船，忽然想到你們住得這樣近，素日必然認識，所以來找你趕緊快上去說一聲，借着我就走，杏如聽了面色一沉，眼光釘着洗凡問道，就是我房後那座紅樓麼，那個男子是瘦長身材，臉色很白，大眼睛烏溜溜的，對麼，洗凡點頭，杏如却一吐舌頭，現出驚訝之色，擺手說道，我的天爺，你差點兒沒惹了禍，那個人如何若得，他簡直是個惡霸，附近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混賬，我倒想跟他打交道，洗凡聞言愕然道，怎麼，這年頭怎麼還有惡霸，難道他還能像戲裏惡霸那樣搶男霸女，杏如道，雖然不致那樣，也就够利害混賬的了，聽說他是前清提督趙大道的兒子，名叫趙旭初，本身在民國也作過官，如今不幹了，在家裏享福，說起他的惡來，也沒有什麼大惡，就是脾氣太壞，品行不端，你記得春天報上，登着一段趙率吾婚變案，率吾就是他的號，他和太太口角，竟把太太捧下樓去。摔折了腿，險些鬧成刑事官司，花了許多錢，賠償太太損失，結果才從離婚上了結，這事完了以後，跟着又鬧了一場笑話，他也不

是跟那一個小戲園的女角勾搭上了，不多日子，就把人家丟棄，那女角兒跟她的娘，找上門來，尋死覓活，他竟拿出一把練武的刀，要殺要砍那女子的娘是個老江湖，跟他拚命，差點兒真闖了大禍，後來也是出來朋友花錢了的，這還是小事，至於尋常三天兩頭兒吵架，凡是附近住的姑娘媳婦，很少沒受他囉唆的，提起趙率吾，誰都恨得牙癢，我從住到這裏，常從後門出入，他遇見就頻頻淡舌，說些不乾不淨的話，有一次竟攔住我硬請他家去串門，吓得我回來就把後門釘死，以後見不着面，才好了一些，你想這種混賬人，躲還躲不及，怎麼能惹，洗凡道，原來這樣，這個人仗着上輩遺產生活，也不過是公子哥兒，有什麼勢力，敢這樣胡作非爲，否如道，說來也怪，這人並不仗遺產生活，敢情還很有能爲，我也知不甚清，只有一次聽鄰家談論，說趙率吾很有學問，會寫會畫，還會作什麼詩，本地有些七老八十的老官兒老先生，都跟他相好，他又從小跟他父親在營盤裏學過武藝，放洋鎗也有兩下子，有一次正當晌午，我吃完飯，忽然外面一聲鎗響，把附近的街鄰都吓壞了，只疑是出了亂子，連本區警察都驚動了來，細一打聽，敢情是趙率吾看見天上飛來一隻老鷹，一時高興，就放鎗打下來，洗凡道，鬧了這樣的事，難道就沒人干涉麼，否如道，我也不明白，大概他有些手腕，所以沒見有人不依他，據人說以前，就仗他文武全有兩手，很作些闊事，可是因爲脾氣太壞，聲氣太臭，很多朋友都不理他，他也落得除了囉唆女人，就是在家裏喝酒，喝醉了拿下人出氣，洗凡笑道，這倒是個怪人，我們不管他怎樣，還是出去請大夫妻緊，一時又尋不着船，他家現有一隻，借用一下，總不致於像艷陽樓裏惡霸那樣，把我們搶了去，姐姐你別管，我去跟他交涉，洗凡說着，就奔了後牆去，走到沙發和茶几縫隙裏，伸手將那扇糊着紙的後窗拉開，否如一把沒拉住，口中才說出妹妹你別價……：洗凡已把窗戶拉開，向外一看，不由大驚，只見趙率吾正在和後窗成直線的地方站着，眼光直向這邊注視着呢，原來趙家的樓房是二三十年前的舊式建築，幾道院落全是方匣式，街門在否如家後窗的斜對面，但街門東面的一間樓房，旁而開窗，恰與否如後窗相對，這時他正立在窗前，只露半身，穿着蛋青色的紡綢小褂，口銜雪茄，手搖摺扇，現着十分悠閑的態度，但一瞧見洗凡，神情立刻緊張起

來，洗凡在飄瞥之間瞧見這趙率吾容貌甚為俊偉，廣額高鼻，深目濃眉，處處顯露聰明果斷的個性和英武不羈的神采，尤其一雙漆黑眸子，好似發射着烈火樣的光，顯示出清感的熱烈奔放瞧着可怕而又可愛，洗凡眼光一瞥，心中才想到可惜這人生一付好相貌，好氣概竟趨入下流，那知趙率吾在這一瞥之間，已滿臉堆下笑來，先望着洗凡舉起右手，揚了一揚姆指中指相觸，發出清脆的一響，便將口中一隻整雪茄送到水裏，聳聳肩兒，眼光移到洗凡身後的杳如前上，笑嘻嘻的不用不純正京腔說道，王太太你受驚了，這位小姐是你的親戚，逃水來的吧，我方才看見這位小姐在樓頂晒台上站着，雖然以前沒見過，可是我就料到是在您府上住着，錯了王太太親戚，那有這樣漂亮，王太太，您那裏房屋窄小，王先生在家也不便，這位小姐婆到我這邊住，我可歡迎極了，洗凡聽他越說越不像話，才知杳如所言不虛，果然鳥獸不可與同群，再聽下去，還不知說出什麼，既不犯與他門口，只有急速退避，就向外一閃，用力把窗子關上，耳中還聽趙率吾那裏不住高喊怎麼閃了我，這可要命，接着，我的吻飛過去了，慢慢關窗子，留神擠死我的魂兒，杳如頓足道，你真該打不聽我的話，教這惡奴囉嗦，現在你可信了，洗凡憤恨道，世上真有這樣該死的人，簡直和畜類一般，誰能想得到，非得，我可不敢再去借他船了，往後躲着點兒，也就完了，杳如哼了一聲道，完啊，只怕他不完，洗凡道，現在他已經不喊叫了，我們關上窗子不理他，還有什麼不完，杳如道，我說不是現在，是說以後惹下麻煩，你沒聽他說方才看見你在晒台上，已經注意，跟着你又開窗子招惹他，那小子還會放得下你，往後儘有亂鴉，別想清靜了，洗凡憤然頓足道，若是這樣，我可不怕他，教他再來囉嗦，話未說完，猛聽砰的一聲，後窗竟自行開放，二人吃驚向外看時，只見趙率吾仍立原處，手中却握着一枝長竹竿，顯見窗子是被竹竿挑開，趙率吾望着她們，笑嘻嘻道，怎麼沒說兩句話，就躲開了，你們也好意思，來來，請過來，我還有話說，這時依着杳如，就想躲入內室，給他個不理不睬，等她鬧得自覺沒趣就躲開，等他離開以後，再把後窗訂住，就拉着洗凡要走，那知洗凡已自義憤填胸不甘退縮，竟掙扎開，奔到窗前，想要教訓他一頓，杳如因不放心洗凡，只好隨了過去，趙率吾望着洗凡說了句小姐

辨誤會，我的好意，又對杏如說道，王太太，我實是一片誠心現在王先生必沒在家，他被水截在外面，只怕一時不能回來，府上大約沒預備吃用東西，我這裏都很充足請王太太和這位小姐過來住幾天，不要生氣，杏如尚未答言，洗凡已大怒叫道，姓趙的你說話不如放屁，誰認得你，憑什麼上你家去住，你是不懂人事小孩子，看情形也未必沒受過教育，怎竟這樣沒有道德，變着方兒侮辱女子，難道你家裏沒有女子，生你的不是女人，一個男子生在世上……趙率吾聽到這裏，似乎不耐再聽，但仍笑着擺手高叫，故意擾亂，擾得洗凡不能再說，他却又改變了安祥態度，和顏悅色的道，謝謝小姐，您居然知道我姓趙，又知道我受過教育，足見對我很關心，我真是受寵若驚，夢想不到得你這位知己，現在雖談不到士爲知己者死，最低限度也得同甘共苦，不瞞你二位說，我方才出門，是去打聽船期，已經買好船票，決定明天就去上海避水，不想遇見你們二位我也不去上海，說着由袋中取出一張帶顏色的票子，撕作兩半，投入水中，洗凡這時只可啞啞連聲，罵他胡說，杏如却見他說話時背後有幾個僕人，輪流來往，似乎搬運什麼重物，都放在窗下，心中不解其故，趙率吾又說道，你二位既不肯光臨寒舍，我也沒法勉強，不過總得稍盡些心，你那面的房子，廚房全在樓下一定被水淹，一時又不能出門購買，我這兒有些許東西，送給你二位用吧，洗凡聽了，才說出一句用不着，我們餓死也不吃你的臭東西，那知道趙率吾忽然一聲高喝閃開了，比楊小樓唱金錢豹那一嗓子，還來得洪亮，隨見他俯下腰去，又拾起來，把手一揚，就見一件東西向窗內飛來，洗凡杏如都大驚躲開窗口，只聽吧噠一聲，那件東西落在屋角，原來是隻板鴨，還未容向窗外看，又有許多東西接連擲入，好似下雹一樣，杏如洗凡只得躲在牆根看着，只見一隻火腿，兩條鹹魚，一隻風雞，十個罐頭，四匣餅乾，六盒沙丁魚，六罐油筍，另外還有許多紙包，落在地下擗破，才看出是紅蝦和海參干貝之類，接着又是兩大鐵匣味之素，十幾鐵筒砲台紙煙，至此稍停洗凡以爲他擲完了，方要探頭外視，不料由窗口又進來一件龐大的物件，落在樓板上，轟的一聲，冒出白煙，鬧得滿室雲霧迷漫，揉着眼睛看時，原來是一袋麵粉，接着又是一個，第三個却未擲准，撞在窗框上，滾落水中，但跟着又是兩袋用麵粉袋裝的

米，也擲入房內，洗凡瞧着，已是詫異，心想這樣一個酒色之徒居然能把四十來斤的麵粉袋，擲到丈許之外，還要取准，投入窗口，實是不易，又想他這樣大批投贈，明是自誇富有，藉着物質來作引誘，比逕直調戲，還加可惡，我可不像杏如那樣柔弱，非得教訓他一頓不可，想着忽聽中房又一陣兵兵咕嚕，原來趙率吾那邊，竟按照西餐方式，在送完食的以後，跟着上了水菓，只見香蕉，蘋果，鮮桃，嫩梨，以及大的西瓜，小的荔枝，都像連珠他似的拋過來，弄得滿地滾蛋，杏如躲在屋隅看着又氣又笑，又恐怕驚着雨生，掀帘看看，見他竟昏昏睡着，方才放心，就向洗凡道，這個混賬小子，簡直發瘋，把他們家所有糧都搬過來了，食物還可以說，這水菓都擰爛了，你看，西瓜都裂成八半，滿地流水，真是暴殄天物，洗凡沒好氣道，怎麼你還替他可惜東西，那小子就把他自己擰成八半，也是報應該當，說着趙率吾已然分銷完畢，高聲叫道，王太太我把東西禮物送完了，你們不用躲了，請那位小姐出來吧，看看還缺什麼，儘管說話，我再送過去若是沒有，還可出去現買，不要客氣，杏如聽了，低聲向洗凡問怎麼辦，洗凡正低着頭向樓板上拾起兩隻很大的梨，這時梨才上市，又青又硬，但是個兒很大，洗凡拾梨在手，聞言只應了聲我辦，便垂着手走向窗前，趙率吾正等着看見便眉飛色舞的道，小姐，我今兒能在小姐面前盡一點兒心，真是萬幸，小姐你還用什麼，請告訴我，我無不遵命，就是傾家破產，喪了我這條命，也自願意，小姐你實在太美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開這眼，一看見你，就覺古人歌詠美人的文章詩句，都成了廢話，要形容你的美，恐怕查遍世界萬國的字典也找不出恰當的字，小姐，我今天真遇着中國的仙女，外國的安琪兒了，小姐我真愛你，愛得要發瘋了，杏如聽他說的這一套七亂八糟，心中莫明其妙，只想這小子明是看上洗凡了，調戲引誘都在意中，但像這樣的當面大灌米湯外帶拋文，却是向未聞見，洗凡聽着却在心中暗笑，由這一派胡言亂語，倒想起昔日真西洋中古代的歷史小說，每見英雄遇着美人，照例有一套歌頌讚美詞兒，以為那是神經病和色情狂的表現，覺得十分滑稽，想不到今日竟真遇着一個模型，想來雖然好笑，却仍沉着臉兒，等他說的告一段落，就應聲問道，你說我美麼，趙率吾一拍寶滑，挑起大姆指道，不識玉嬌美者，無目

者也，你豈止美。簡直美得叫我害怕。怕的是我的眼被你臉上的珠光寶氣給照瞎了，洗凡聽他說得奇想大開忍不住一笑，趙率吾拍手道，笑了，笑了，你這一笑，直可以把秋天變成春天，天啊，世上竟有這麼美的人，這麼美的笑，洗凡道，你說我美，當然是很愛我了，趙率吾猛的一躍，坐在窗沿上，舉手向上一指，又向胸口一指道，我的愛心。可質天日，小姐你居然感覺到了，這是我的萬幸，杏如聽洗凡和趙率吾對答，已直捏着一把汗，這時又聽洗凡居然問起愛不愛來，心中更又急又氣，急的是洗凡出言不檢，將要自尋苦惱，氣的是洗凡明知趙率吾混賬，而偏跟他挑逗，不知是何居心，只得暗拉她的衣角低聲說你怎麼跟他亂說，快躲了吧，那知洗凡只作不聞，又向趙率吾道，這麼說，你是愛我，愛我可肯替我作一件事，趙率吾把手放在嘴邊，噤的吸氣作響，探手拋過一個飛吻，叫道，親愛的，有什麼驅使的事，請你下令，我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洗凡格的一笑道，我倒不用你蹈火，只請你赴湯，說着將手指着下面道，看見這下面的水麼，你跳下去淹死了吧，像你這樣無廉無恥，沒心肝的人活在世上，真教我替你難過，一個七尺的男子，不想去作點兒正經事業，只守在家裏混吃等死，已經不大有人味兒，你還不肯老實，變着方兒欺侮人家婦女，你簡直不如畜類，趁早死。比什麼都強，多活一天，你家的祖坟就多裂一道縫，祖宗多受一天罪，趙率吾聽她突然變口，初覺驚愕，繼而臉上慘白，隨又由白轉紅，到洗凡罵完，他才恢復常態，仍嘻皮笑臉的道，好罵，好罵，原來你是這麼個灣兒繞過來，好好，罵得好，人不能得美人憐也常常挨美人罵，你這一頓罵，我聽着好比吃南海的荔枝，看了西廂記的鬧簡，只覺齒頰流芳，餘香滿口，倘然能够長久侍奉你的妝台，每日暢快聽你幾頓嬌罵，那才是人生樂境，親愛的，你無妨再罵，我洗耳恭聽，洗凡見他這樣慫恿，不由氣得咬牙，知道自己無法對付，只可自認失敗，心中猛一發恨，立刻叫了一聲該死東西，我罵你是好的……；叫着右手一揚，把隻大青梨直向趙率吾擲去，無巧不巧，正擲在他的左眼上，洗凡正在氣頭上，用力甚猛，趙率吾又是跨坐在窗沿上，斜扭着身兒，這一下打上，只聽拍的一聲，那隻梨從趙率吾面上反擲回來，落入巷內水中，趙率吾却呀的一叫，向後倒去，直由窗口跌入室內，震得樓板轟的一響，好

像倒了一面牆似的，杳如看着大驚，向洗凡道，這可怎麼好，你這一下砍的不輕，倘若把他跌壞，怎肯干休，你太莽撞。洗凡聲色不動，搖頭說道，我不怕，誰教他嚇唬咱們，這是自作自受，就打官司我也有理，他拋過來多少東西，我才回敬，一下，說着只見對面窗中，有兩個男僕跑入，扶起趙率吾，坐在椅上，僕人喊叫起來，杳如隱約見趙率吾頭上一片鮮紅似乎跌破什麼地方，不由大驚，向洗凡道，你看，他頭都破了，這可要不得了，洗凡眼尖，比杳如還看得真切，見趙率吾右邊臉上，鮮血直向下流，連小辮上都染紅一片，那兩個僕人在旁驚得手足無措，口中亂叫，趙率吾揮手教他們出去，自己也轉到室隅，隱沒不見，洗凡這時才不由的心跳起來，却不是懼怕，也不是後悔，只好似見他受傷流血，感覺自己從事太過，除此以外，也許還夾雜着別的感情，那就不易分析了，洗凡怔怔的站着，向對面瞧着，任杳如在旁說些埋怨惶恐的話，也不答言，過了兩三分鐘，那趙率吾才從屋角轉出，徐徐走到窗前，方才那付俊偉面目，整潔儀容，已變成醜怪而滑稽，頭上用白布直纏到眉際，好像印度崗捕的裝飾，他的跌傷，想在右邊顴角以上，被白布遮住看不見，但那白布的邊沿，染有大片血印，右半邊的臉也滿是血漬，血漬上又粘着一片片的白粉，想是他在傷處上了刀創藥，藥未落在臉上，就被血粘住了，左邊的臉越發難看，那隻被梨打傷的眼，已然不能張開，由鼻梁到顴骨之間，全青腫起來，把眼擠得沒縫，但從那眼角仍不住向下流淚，這張臉半邊青半邊紅還掛着白粉，一眼睜，一眼閉，似乎整個臉都扭歪得失了原形，杳如看着忍不住要笑，但洗凡却沉着臉兒，默默的望着對面，那趙率吾受傷以後，竟變了態度，很沉靜的向他們揚揚手，徐徐說道，沒關係，不要緊，這是我應得的報酬，這樣告一段落，總算很好，小姐大概是在學校是籃球選手，好準的手法，說着哈哈一笑，洗凡正顏厲色的道，趙先生，我傷了你，好像是不大應該，可是你自己自己想說的什麼話，做的什麼事，恐怕誰也不能忍耐，你應該反躬自問，趙率吾點點頭，擺擺手，默默無語，洗凡又道，我再告訴你，我並不是王太太的親戚，並且跟她素不相識，我是昨天逃水走到這裏避難的，你若是為今天的事記了仇，儘管尋我，可不要錯怪了王太太，還有方才拋過的東西，我們絕不敢領情，你快派人取回去，

越快越好，趙率吾聽着，沉了沉，才悄然笑道，你言重了，這件事我倒是永遠記住不忘，但記的不是仇而是恩，而且你我二個人的事，怎會扯到王太太身上，至於那點東西，不足掛齒，你二位就收下水吧，別辜負我一片誠心，洗凡聽他口吻又涉輕薄，就一推杳如高聲說了句你不收回，我們就給扔到水裏，隨即將身一退，撲的將窗子闔上，隨向杳如要了鐵釘和郎頭，把窗釘住，在釘的時候，還怕趙率吾橫加攪擾，但竟意外的不聞聲息，杳如等她釘完，便道，妹妹，你算真成，居然把趙率吾收拾個不輕，他竟而沒跟你怎樣，我絕沒想到，你知道方才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兒了，洗凡搖頭道，我今兒算長長見識，遇見這個怪人，實在教人莫明其妙，說他下流，外面倒很文雅，說話也像有點學問，說他兇惡，却吃了這樣大虧，倒變老實了，這種人也許是神經病，沒個說頭兒，可是我們被他攪了半天，把事全就誤了，現在太陽偏西，總得趕着出去給雨生請大夫，不能等到明天，杳如道，可是沒有船仍然出不去，難道你還想跟趙率吾去借，洗凡搖着頭，躊躇半晌道，我再上晒台上去看看，杳如道得了別去吧，方才上晒台，惹出麻煩……洗凡接口道，不去可怎麼了呢，難道就瞧着雨生不給他想法，杳如也覺無計可施，正在相對焦急，忽聞前面巷內似有盪漿之聲，二人都奔到窗口瞧看，只見一隻小劃船，正到了門口，船上有一個形似候人的短衣少年搖着，正向院內張望，瞧見她二人，便駁轉船頭直入院中，杳如尚不知來者何人，洗凡却因認識這隻船，就悟到來者何人，此來何事，向杳如道，趙率吾派人取東西來了，咱們給他拋下去，杳如方才明白，就道，我們那能拋得準，豈不都掉在水裏，洗凡道，你管呢，他拋進來的，我們也給拋出去，說着見那小船已到了窗下，就向那人道，你是取東西了來，等着，我給扔下去，那僕人將船靠在牆下，扶着牆立起舉手說道，我不是來取東西，是我們主人派我來送信，洗凡大愕道，送信，給誰送信，僕人道，我也不知道，主人只教送到這院裏，您一看就明白，杳如聞言就道，這不是扯淡，他給我們寫不着信，快拿回去，洗凡却推了杳如一把道，你先別趕他，我還想借這船用用，且看看他信裏說什麼，隨即伸手向下道，把信拿來，那僕人思量頭高，伸直手臂，把信遞上，洗凡接過，見是一隻長條形的宣紙信封，印着淺綠色博古花樣，十分古雅

，右面寫着拜頌王太太費神轉交中間一行是妙手安琪兒小姐玉展，左下角寫的是負荆敗將趙絨，洗凡看着這奇怪的上下款，不覺哂的笑出來，心想他因爲不知我的姓名，故而這樣杜撰稱呼，安琪兒是他方才給我上的讚詞，妙手是指着我用梨擲中了他，連起來就成了妙手安琪兒，這名兒倒也新穎美區，至於他自稱負荆，是謝罪之意，敗將是隱寓被我打傷又見信封上竟是很工整的正楷，一筆楷字，寫的那麼蒼勁秀潤，看着可愛，及至抽出裏面篋紙，却是兩張印着鐘鼎文詞瘦長詩箋，當作信紙用，上面的字又改了行書，那筆致鐵畫銀鈎，龍飛蛇舞說不出的流麗生動，俗語說，寫字等於人的面貌和衣裳表現於外，最能轉移他人的印象，這句話當然很對，因爲洗凡一見這美妙詞字體，心中驚訝那樣浪子居然有這等天姿，便不自覺的把惡感減去幾分，接着再看信文兒，上面寫道，安琪兒小姐妝次，僕因不知尊名，故如此冒昧相稱，千祈勿罪，適同樓窗一役，在僕可謂歷史會見，亦畢生之轉機，卅年噩夢，爲小姐一擊而醒矣，僕生長執榜性習乖張，非不自知其惡而終難痛改，蓋因陷溺已深，聲名已毀，既爲人所共棄，我亦自棄而已，既有良友相箴，亦付諸東風馬耳，久甘爲惡人以沒世，孰意今日小姐戟指痛罵，語語直刺吾心，胸中若有巨筓，盡刮積垢，面上若有利刃，力剝厚顏，倏忽之間，天良現而羞恥生，迨小姐一擊而中，僕更大夢全醒，迨小姐閉窗引退，僕乃痛哭潛潛，不可自忍，初尙不解其故，纔乃大悟，非僅小姐痛言之言，有如暮鼓晨鐘發我深省，小姐現身窗前，清潔高尚之貌，莊嚴明朗之神，已足使我自知其鄙穢，自慚其醜惡，自悟其代前種種不可爲人，然僕固非愚魯，往日亦有良好的賢師，苦口相規，往復循環，言無不盡，僕終置若罔聞，而今聞小姐數言，竟憬然徹悟，豈小姐具有神力感人，抑天公註定小姐爲我命宮之安琪兒乎，感激之餘，尤存存幸甚，願小姐救人救徹，幸勿仍以我爲數十分鐘前之蕩子，而視爲洗心革面之罪人，慨然許爲朋友幸甚幸甚，祈鑒愚誠，開以覺路，不勝恐惶待命之至，率吾頓首，洗凡看完，心中又是驚訝又是猶疑，自思真是自己找着麻煩了，這趙率吾信上說的，倒很誠懇，好像真個由我一頓臭罵，把他給罵覺悟了，但是未免笑話，我怎會有那樣力量，而且向來也沒聽說過惡人被罵而學好的，不過這趙率吾倒是與衆不同，由這信上已看出是

個明聰特殊的人，他還有俊偉的相象，實是極好材料，若能改過上進將來何可限量，我若有力量能成全這個人，未嘗不是好事，跟他交友也可以的，但我是否有這力量，他所說的語是否真實，他說以前許多良師益友規勸，都置若罔聞，偏我一罵就生了効力，世上可有這極事，可有這條理，再一轉想，也許有這種事，有這條理，那必是由於愛的力量口舌所不能爭勢力所不能動的，往往被愛情輕輕轉移，想着不由面上一紅，暗叫不好，莫非這趙率吾真個對我起了愛心，那可如何是好，他信上越是真心，我越不好應付，這實在糟糕在一點鐘前，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這個人，轉瞬之間，竟鬧出如許糾葛，造化弄人真是變幻難測，這時杏如在旁，見洗凡對着信儘自沉吟，面上忽紅忽白，心中十分納悶，就問道，到底什麼事啊，洗凡霍然驚覺，不自然的笑道，新鮮事來了，趙率吾要跟我交朋友，杏如一吐舌頭道，跟他交朋友，還不如去跟老虎拜把子，這小子賊起飛智，一步步欺上來了，妹妹趁早把信撕了，不要理他，洗凡想了想道，當然是這樣辦不過現在得借他的船，且不能發作，等回來再說，杏如皺眉低聲道，我真不願你借他的船，不過雨生又得請大夫，真是兩難，妹妹自己看着辦吧，洗凡點點頭，就把信丟在一旁，低頭向那僕人道，你還等什麼，僕人道，我們主人教等回信洗凡道，沒回信你回去告訴主人，把這隻船借給我用一下，僕人道，主人吩咐，一定要回信，您隨便給寫兩個字兒也好，洗凡道，我沒工夫，你快回去，把船給我留下我自己會撐，杏如笑道，留下船，他怎麼回去，再說他也不敢作主，總得回去問一聲啊，洗凡才覺悟自己過於性急，不由也笑了，那僕人似乎畏懼主人，仍求洗凡寫回信，洗凡沉吟一下，便道，這樣吧，我上船隨你回去，當面給他回信，順便借船，也卸了你的責任，省得往返就誤工夫，僕人大喜，就問從何處上船，洗凡看看窗口離水面約有七八尺，跳下去很危險，而且難免要被那僕人攙扶擁抱，正在躊躇，那僕人已得了辦法，將船由房門撐入房中，推開浮蕩的物件，直抵樓梯旁邊，杏如洗凡也循級而下，看看下面，居然室內行舟，桌案椅榻之間，點綴了一隻船，家室中竟有江湖風味，那隻船因被樓梯阻礙，不能靠到近前，只好在樓梯側面停住，洗凡正要跨過樓欄下去，却杏被如拉住，耳語道，妹妹，你可要留神，千萬不要進趙率吾的門兒

，洗凡點點頭道，姐姐放心，我自右主意，你照應着雨生，我大約不到天黑，就可陪大夫回來，說完隨即擊足跨進樓欄，懸身回下溜去，落到船上，輕輕坐下，將手一擺道，姐姐一會兒見，那僕人將槳一點搭角，船就轉頭向外，出了房門，杳如先奔到前面樓窗張望，見那船徐徐搖出街門，轉入巷中再看不見，想到洗凡此去要先同趙率吾打交道，甚爲擔心，忙又走到後窗去看，無奈後窗去已被洗凡釘住，只得重將鐵釘起下費了很大力氣，累得氣喘吁吁，方才把後窗開了一扇，向外看時，只見洗凡的船，才從巷口搖將進來，漸漸到了後窗下，也就到了趙家門口，洗凡不知何時已換坐在船尾，代那僕人盪槳，那僕倒坐在船頭安坐，無所事事，看洗凡弄船情形，手法雖欠純熟，但也頗能運用，想見她曾習過划船運動，當時到趙家門外停住，洗凡向那僕人說了兩句話，那僕人就立起身，仰首高呼老爺，叫了幾聲，才見趙率吾從樓窗探出頭兒，半邊臉全被綳布蒙住，只露出一隻右眼，向下瞧着似乎猛吃一驚，怔了怔才叫道，呦，這位小姐居然光臨寒舍，真教蓬壁生輝，快請進來坐，說着，就罵那僕人混賬鬆懶，怎麼讓小姐划船，你還不快接過槳搖進來，僕人還未答話，洗凡已沈着臉兒向他擺手道，我並不是光臨，你也不用生輝，趙先生，因爲有件要緊的事，得立刻出門一蹣，想借你這隻船用，所以自己過來對你請求，不知你可肯借，趙率吾聽了，滿口應道，當然可以，一定可以，這點小事何必說到請求，實不敢當，妳上那裏，我送妳去，洗凡正色道，不用，我只借船，用不着人，趙率吾誠誠懇懇的應道，是是，不過我對小姐實在心悅誠服，很希望能替妳盡一些力，妳……妳已經看見我的信了吧，洗凡道，見過了，趙先生，只要你的心地行爲，永遠跟信裏說的一樣，我將來自然能作你的朋友，不過今天還用不着你友誼的幫忙，請你言行相顧，一切自重，趙率吾悚然改容，鞠躬說道，是是，我謹遵台命，請小姐不要誤會，我實在是……是……是……現在也不必說了，那麼就派這僕人伺候小姐回去吧，洗凡道，用不着，我自己會搖船，不用人伺候，你定要派人跟着，可是怕我拐走你的船，趙率吾連咳了幾聲道，那裏話，那裏話，你儘管用，不必忙着還我，洗凡道，那麼謝謝，我不到天黑，就可以把船送回，我這裏還有一隻船，你儘管用，不必忙着還我，洗凡道，那麼謝謝，我不到天黑，就可以把船送回

，現在請你這位管家下去吧，趙率吾便喝那僕人即速下船，那僕人向洗凡道，小姐怎把船搖進院裏，我好下去，洗凡道，我不能進你們的院門，那僕人道，那我怎樣下去呢，趙率吾在上面聽見，便罵僕人，泥賬，你還敢勞動小姐送你進來，趁早往下滾，那僕人倒也聽說，不願沾濕衣服，嗙嗙便跳在水裏，半泗半走的進院去了，洗凡舉手向樓窗說聲謝謝，便撥棹轉過船頭，無奈手頭太生，費力半晌才轉了過去，那船上本是雙槳，洗凡坐穩之後，兩手各執一支，便施展往時在北海練過划船技術，向外搖去，忽聽背後趙率吾又叫道，小姐，請妳小心，外面水深的很，又有逃難的船和筏子，胡衝亂撞，我不敢說陪妳去，只有求妳多加小心，一大意可就不得了，洗凡道謝謝你，我知道，水深也不過幾尺，又是在街道上，並非大江大河不怕什麼，說完便搖出巷口，漸漸踪影不見，杳如瞧着心中甚為詫異，自己竟自替洗凡擔了回心，趙率吾對她居然如此正經，如此恭順，實是意想不到，難道洗凡一擲之功，竟會把他教順好了，世上那有這樣希奇的事，趙率吾惡名久著，劣跡昭彰，遇到洗凡這樣美說女郎，就如著蠅見了葷腥，方才的調戲行爲，正是他的本色，洗凡不客氣的給他打擊，我已很擔心他的報復，但他反而來信謝罪，要求交友，我更認爲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好心，洗凡徧又急於出去給兩生延醫，和他當面借船，我攔阻不住，只恐洗凡一去就許被架進家中，那樞出名惡人，什麼事作不出來，何況在這大水漫天的嘈亂時候，那知完全出我意外，趙率吾大變常態，對洗凡竟是循規蹈矩，唯唯諾諾，連一句越理的話也不敢說，好像已被洗凡制伏，十分畏懼似的，難道洗凡有什麼不可思議的魔力，杳如這裏納悶，暫且不表，且說洗凡搖船出巷，因爲在樓中囚了一日一夜，精神鬱悶，以爲在短時間內無望重親街市，如今想不到竟得坐船出來，不由心中開豁，就好像久霸牢獄的囚徒，一旦得了自由，只覺飄飄然似有插翅凌空之感，及至出巷到了街上一看，便又不禁發生感慨，真個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第一置身船上，距離平日行走的街道，高了七八尺，已覺世界大異，真個風塵臨街旁房舍，常常生出幻覺，三層樓房看作兩層，兩層樓房看作平房，一切建築都似突然減低，想總才明白有一節藏在水中，街上的樹，大都只露着圓的樹冠，乍看幾疑是公園中低矮的龍爪槐松等

蘆，或是野地一叢叢的荊棘蒿菜，遠瞧也許疑爲沼澤中的蘆葦赤蓼，這是植物，還有幾種動物，街頭警察植崗的六角木閣，倒在水中，露着隆起的一部，颯颯蕩蕩，好像海中的大魚，露着游泳還有一輛輛汽車，當水來時各自奔馳逃命，但到水齊油箱，便自不能行動了，那樣龐然大物無法搬移，車中人只可自行逃走，任其留在那裏，漸漸全部沒入水中，只露車頂在外，看着就好似萬年永壽的大龜在河中曝背，除此以外，還有許多的傢俱什特，隨波飄蕩，還有兩隻不知從那裏流來的棺材，也在街頭蕩蕩，洗凡瞧着暗嘆，這一回大水，真是空前浩劫，這眼前景象，好似河伯顯示威德，破壞了千萬活人，身家性命，把破壞成績放在街頭展覽，而且對已入窀穸的死人，也不許他們泉下長眠，硬給拉出來進都市遊歷，枯骨無知，尙還罷了，至於這些家室破毀，什物全空的人，本來正該逃開酷暑，喜入涼秋，執意加倍精神，尋樂更增興會，那知意外的大水來臨，毀壞了多少快樂家庭，沖散了多少兒女骨肉，打消了多少美滿富麗的希望，挫敗多少慘淡經營的事業，這些可憐的災禍餘生，現在都向何處安身立命，轉瞬秋涼一過，便到嚴冬，無業無家，又怎能存活下去，即使苟延殘喘待到水退之時，歷劫歸來，又向那裏尋他的家室，尋他的產業，洗凡且思且嘆，這時日已沉西，又加夾道都是青灰色的樓房，遮得陰陰森森，顯得水色越發沉黑，微風中起，水面鱗鱗生紋，洗凡覺得天地變色，似乎身在江湖之中心想往時讀詩，記得有潮來天地青一句，想不到今天在都市內，領略到個中情景，再向前走，又見許多大高樓房，多是達官富貴之居，平日都是車馬喧囂，此際却寂如死然，尤其那慣停汽車的門口，這是多泊着一隻小船，被街旁風景樹襯着，大有臨水人家，柳陰繫艇的風味，還有一處臨街的房舍，一個老人，由窗內伸出竹竿，臨水垂釣，居然釣得尺許的活魚，真是善於利用機會，也許是要留紀念，日後可以指着繁華市街，誇說會在此間垂釣，其實這種魚萬吃不得，不但水流污穢，帶有無數病菌，而且水中每有浮尸，便被魚群包圍，雖然未必嚼食人肉，但想着終覺惡心，洗凡徐徐划槳，覺得觸目生趣，又轉過一條街却見有賣燒餅的小販，將竹籃頂在頭上，全身浸在水中，僅僅露出頭兒，可以張開口吆喝，還有討飯的乞丐，也把飯罐頂在頭上，沿街喚討，徧徧水面上漂着許多廢墟，就在他

們嘴下動蕩，他們並不理會，用手撥開，仍向前走。洗凡瞧着可憐，又覺驚異，這層大水，他們怎還出來，但轉念他們不出又將如何，既不能坐以待斃，就只得寫求生而拚命了，等乞丐走到近前，丟了一角錢給他，再向前走，便到了商埠極北的繁華區域，只見家家樓窗，都有人頭重疊，好像寂寞至極，以覽風景自遣，都靜然無聲，間或有人坐船購物，也從樓窗窗籃上下互作交易，洗凡劃船走着，漸漸船隻擁擠，水也淺了許多，原來前面是一片高地，唯一未遭水患的地方，洗凡向前一看，只見五六丈外便是乾地，人煙稠密，市聲喧嘩，旁道貨攤，擺得密密層層，宛然似歲暮的年貨上街的光景，不由心花怒放，和哥倫布船到美洲，發現陸地一樣的歡悅，雖然她只在水中困了兩天，但和哥倫布在大西洋走了三個月的情緒，差不多，就一直向前划進，無奈這裏竟成了碼頭，小船約有百八十隻，擁擠不堪，只得向空隙處奪路而行，那知走不多遠水更淺了，船底磨着水面下的柏油路，嗚嗚作聲，寸步難移，只好停住，洗凡心想這裏水甚淺，但道路坡度甚小，四五丈外才是乾地，又怎樣過去，莫非坐船來的人，都得淌水，及至仔細一看，又發現一種奇景，原來淺水處有許多人力車，因這地方水深僅及輪軸，可以活動，就給船隻和乾地作了聯絡工具，船隻到了淺水區域，便自停住，船上人換坐洋車達到乾地，回來時也是用洋車送回，和海中船舶不能靠岸，同舢板聯絡岸上交通一樣情形，這時已有洋車夫來攬生意，洗凡本欲上乾地去購買食物，而且查如所談的丈夫，也在乾地那面，但想到小船無人照管，倘若丟失，將何物歸還原主，躊躇半晌，只可將船倒退，出了淺水擁擠區域，才撥轉船頭，重於歸路，沿途留神街道兩旁，一面向商店購買應用食物，一面尋覓丈夫的招牌，想隨便請一位給雨生治病，先在一家商店樓下，仰求人的要買幾樣東西，但店中人多答以沒有，有的也非常昂貴，洗凡暗罵奸商乘人於危，真是可恨，又盤算自己的錢，須要留給雨生治病，不宜花用，好在家中，有趙率吾所贈之物，且用了再說，等水退後我回北京取來錢，再還他不遲，而且天已向晚，還是轉心尋訪醫生要緊就在划船前行，看見路旁宅院，花牆之上，有位警察騎馬式坐在牆頭，兩足懸空，看樣兒岌岌可危，一動彈就跌落水中，戰戰兢兢的簡直受罪，既不能維持交通，他無須指揮車馬，便有盜賊滋

事，也是乾看着沒有追拿，還擺樣子作什麼，洗凡忽然心中一動就掉船近前，向警察詢問附近弄裏有出名的好大夫，那警察聞言，不假思索便指着前面道，那邊四明里，有位唐大夫，是很有名的醫生，洗凡謝了一聲，重復前行，出去三四箭遠，才見路南一道寬闊的長街，街口寫着四明里字樣旁邊牆上釘着一道橫牌，畫着一隻大手，三指拳縮，二指直伸，指着街內，一旁註有唐化人大夫寓巷內十九號，洗凡便撥船入巷，又轉了一個灣，才見路東一座三底的新樓房，用紅磚砌蓋，門窗也俱有紅色，門外也掛着牌號寫着儒醫唐化人寓，大門却在開着，洗凡一直進去，這宅子因為下有地窖，基址甚高，台階約有十多層，最上層露在水面以上，洗凡看着心想這房子底層就有平常的樓一樣高，大約並未被水，就把船泊在階旁，攀石欄上跨遊廊，才轉到樓門口，舉手按鈴，須臾有個僕人出來一見洗凡便先說道，你來找誰，現在過了門診時候，我們大夫不看病，洗凡道，我不是來治病，是來請大夫出診，僕人搖頭道，更不成，這樣大水連天，大夫絕不出門，昨天王督軍派人請了三趟，都沒肯去，你還是另找別人吧，洗凡心中有氣，暗想這大夫好大的架子，行醫應以救人為懷，怎能因為關水，便不治病，但犯不上和僕人鬪口，且等見到大夫再說，就道，去不去沒關係，我要見見大夫，跟他談兩句，僕人道，你認識大夫麼，洗凡只得說謊道，怎不認識，你快去說一聲，僕人見洗凡美麗大方，覺得必是巨家閨秀，又聽她說和主人熟識，就不敢怠慢，說聲那麼您請裏面坐，隨即延洗凡進了樓門，到一間客廳而家待診所的房內坐下，便自去上樓通報，洗凡向房中看看，陳設頗為簡單，坐具甚多，桌椅都是紅木，還有兩套皮製沙發，牆上字畫，也全是明貴之品，另有二十多塊大匾，把四面牆掛得重重疊疊，迎面三隻大玻璃盒，裏面擺着的全是鑄着頌詞的銀杯銀盾，處處表親主人是位很富厚的名醫，再看進門一張長桌之上，在兩隻豆青大瓶的中間，有一塊長方形大鏡，安在刻花木架上，鏡心是虎皮宣紙寫着許多行小字，洗凡兄弟一行寫的是化人醫室診例，不由注目細瞧，原來上面分為兩節，一節是門診，由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名曰半費施診，專為貧寒無力之戶而設，價目初診五圓，復診三圓，拔前加倍，下面還有小注是，凡衣服過於襤褸，氣味難聞，有碍大眾衛生者，概不診治，自下午

二時至四時，爲正式門診，價目初診十元，復診六元，拔前加倍，另掛號費五角，茶水招待費五角，洗凡看這一怔，心想這可新鮮，大夫爲貧民特減半費，門診還須五元，已經可驚，怎麼正式門診，還要茶水招待費，大約病人候診時，擾他一杯茶水，也須付錢，但人家要不喝茶呢，再向下去，是出診規例，下午七時至九時，爲出診時間，須先一日前來掛號，費掛號二元，出診在本界內，每次三十元，車資加二，出界以路程計算，每逾華里半里，加十五元，車資亦依比例增加，附診不應，若有必需，即作出診兩次計，當日延請，一切加倍，臨時隨請隨到，照加五倍，夜間十二時前臨時延請，照加十倍，十二時後不應，旁邊另有數行，寫着本醫寓主人奉佛多年，性素慈悲，心存普濟，立志印經千卷，廣渡衆生，倘有病家欲蒙佛佑，早起沉痾，請即共襄盛舉，以結善緣，出資多寡，各秉虔心，隨時交付掛號處便可，化人醫寓主人敬啓，洗凡看着，不由暗吐舌頭，心想，幸而還是性素慈悲，心存普濟的佛門弟子，還把診資訂如此之高，規例訂得如此之苛，滿紙冷酷食婪，只見元元元，倍倍倍，全力壓榨病人的金錢，毫無仁愛之念，我今日實是錯投門路了，想着忽聽門外履聲窸窣，有人進來，急忙回頭，只見由外面進來一個少年，約有二十四五歲，長方臉兒，濃眉大眼，丰神秀整，只是神情鬱鬱不舒，帶着愁容悵色，身上穿着淺灰囉嘰西服，手持草帽，似乎不知房裏有人，直着眼兒，似有所思的走進來，門旁正放着一張衣架，他手法很熟的把草帽向上一丟，恰掛在衣架鈎兒下，隨即坐在臨窗沙發，發出疲乏而悵喪的一聲咳，咳聲未已，忽瞧死對面立着個女子，他愕然立起，望着洗凡，方要說話，那僕人恰從樓上下來，進門向洗凡說道，請您稍候，大夫這就下來，說着瞧見那少年，就叫了聲少爺，您回來了，那少年點點頭，僕人退了出去，洗凡才明白這少年大約是唐化人的兒子，却又詫異，這兒子即有一個善於弄錢的老子，正可坐享厚福，却如何神色愁慘，說時那少年不錯的望着她，忽然走進一步，開口問道，小姐貴姓，洗凡答道，我姓馬，鸞貴姓，那少年道，我姓唐，洗凡道，唐大夫是你……那少年接口道，是家嚴，但是說時雙眉緊皺，好像對洗凡的問句感覺不快，洗凡正驚訝他不該在說這話時作這表情，那少年又向洗凡問道，小姐好像沒有來過，你是……洗凡明白他

的意思，答道，我是來請大夫，那少年面色微變着道，是妳自己……洗凡道，不是，我請大夫去給朋友治病，那少年面色更沉鬱了，似乎聽到不適意的事，低下頭不語，洗凡更覺奇怪，心想這是什麼意思，我來請大夫治病，他為何不高興，難道孝心過重，怕他父親出去落在水裏，正在這時，門外又有步履聲，却是拖拖曳曳，像是老年人走路，洗凡料着必是大夫來了，那少年聞聲迎了出去，走到房門口，恰和外面的人遇上，來人約有五六十歲，面貌和少年簡直一樣，一見便知是父子。雖然老了幾十年，但那整潔的風度，似乎比少年還要漂亮，唇而沒有皺紋的臉，配了兩撇添黑小八字鬚，頭上稀疏的黑白頭髮，還向左右分梳，只是一張嘴特別的小，嘴唇特別薄，顯得嚴冷陰險，和那少年完全不同，身上穿着藍色硬紗的長袍，腳登粉底緞鞋，瞧着通身上下，好似連個土球兒都沒有，便是手中的煙袋，也擦磨得雪白倍亮簡直是小官僚的模型，一點不像醫生，他的腳才踏進門內，已被那少年迎住，叫聲爹爹，洗凡也就知道確是唐化人了，唐化人看着他的兒子，臉上毫無表情的哼了一聲，仍向裏走，那少年擋在他面前，低聲說話，唐化人總眉閉嘴很不耐煩的聽着，洗凡因距離頗遠，那少年聲音又低，聽不出說的什麼，只隱約聽到屢有姐姐姐夫，和要死活不了等語，唐化人聽着搖頭也說了幾句，似乎表示拒絕，那少年隨作出懇求的姿勢，發出悲頂的聲音，又繼續說了許多話，想是因為感情激動，語聲漸漸提高，洗凡聽見有他們實在可憐，慙道看着他死，姐姐將來可怎麼得了，最後又說倘若妳到晚上不去姐姐跟她婆母還要前來叩求，唐化人聽了，這句勃然大怒，張口噴了那少年一臉唾沫，頓足罵道，混蛋，混蛋，這種話你也對我來說，他們周家都死絕了，碍我屁事，憑什麼囉唆我，我行醫是營業，不是給親戚盡義務的，他們周家當初開綢緞莊時候，並不會白給我送兩箱綢緞，我行醫也不能白伺候他，你這東西，胳膊小彎，那少年還央告道，慙別這麼說，不管周家不是也得為着我姐姐麼，倘然姐夫死了，姐姐將來豈不也是您的累，唐化人更怒，罵道，放屁，憑什麼是您的累，嫁出女潑出水，往後死活由她，我還管一輩子，你再說就給我滾蛋，那少年立刻閉口無言，向後倒退，頹然坐在沙發上，唐化人才氣瀟瀟的走入，瞧見洗凡並沒招呼，只坐在椅上，似乎運用克制工夫，

把家潛下去，慢慢把煙絲裝入煙管，吹燃紙救，吸了兩口，才向洗凡問：「貴姓，又問有什麼事，洗凡道：「我有個朋友害病，要請大夫出診一趟，唐化人搖頭道：「不成，外面這樣大水，我的汽車開不出去，從昨天已竟停止出診，門診還勉強湊合，說着指指那診例牌子道：「明天你按時候帶病人來看，洗凡道：「病人實在不能起床，務必請大夫辛苦一趟，我坐了船來，可以接送，唐化人仍搖頭不充，洗凡心中十分氣惱，但想道天色已晚，不能再請別的醫生，雨生的病又不能耽擱，只可盡力夾他一行，便又說了许多好話，大約唾沫費了半碗，時候費了半帖，唐化人意思才有點活動，先立起由窗戶向外看看，才回頭向洗凡道：「那小船是你的麼，那太小了，危險的很，我自己倒有隻稍大的船，可以坐了去，你可得照車資的規矩，加倍付船錢，洗凡聽他居然肯去，滿口應道：「成成，我付，我付，唐化人道：「不但船錢，診費也得另外商量，我冒這麼大險出診，是向來沒有的事，你今天是當日掛號，又是臨時請診，已竟該加倍而又加倍，何況在我停止診病的時候，徧冒着大險出去，這應該按着離津出外的辦法，診費五百，車費一百，請先付了吧，洗凡聽着不由脊骨生涼，舌頭伸出縮不回去，心想這老東西真是惟利是圖，而且竹槓也太大了，我便悉做嫵賦，也不够他要價的一半，而且這種事還不好照價，便煞價也不能煞到減半，即使他肯減半我把身上的錢全貢獻他，又拿什麼給雨生買藥，更別提我和杏如暫時如何生活，看來這醫生是請不成了，待要拂袖而去，又想請不着醫生回去，愧對雨生，只可明知其不可而爲之，就向唐化人婉商道：「大夫，我請您冒險出門，實在應該照出診費，無奈我原在北京上學，這次到天津，並沒帶許多錢，又遭到水災，等於困在這裏，實在拿不出許多，請您特別從全，作作好事，我只能出一百塊錢，就算只付船費，診費請您義務了吧，要是不能，就請暫且記帳，我給您寫個字據，等郵政一通，我就寫信教北京寄錢來奉還，您看可以麼，唐化人斬釘截鐵的答道：「不可以，你當是是肩挑小販，可以隨便划價兒，未免太侮辱我了，我說出六會，五百九十九也不成，我這裏章程，出診費在掛號時就得交齊，等我去再給都不成，何況你……哈哈，真是笑話，誰聽見醫生有計賬的，錯非走江湖賣野藥才肯記賬，等病好了再收謝禮呢，小媽了！我看可以不必談了你請便

吧，洗凡直氣得要哭，若不是心中念着兩生病癩呻吟的影子，此際便不給他一個嘴吧，也就佛然自行了，當時把氣壓了又壓，還向唐化人婉言懇求，唐化人只把兩眼望着屋頂，繼而低下頭吸水煙，不但對洗凡的話，好似馬耳東風，簡直無視了她的存在，最後聽洗凡說醫生應有濟世救人之心，不該只看重金錢，唐化人大怒叫道，你說沒用的話，我這是營業，並沒有白伺候的義務，錯了我的價兒，就是不去，你到米面店去說說。幾天要他們白送幾斤米，他們可能給麼，世上都是一樣理，米不自捨，病也不白治，莫說是你，就是我的姑爺，現在得病看看待死，昨天我女兒給我跪了兩點鐘，我因為她出不起診費，都沒肯去，何況是你，我認識你是誰，洗凡聽着，才明白方才他父子翻臉的原故，心中完全斷望，正要罵這冷血動物兩句，掉頭自去，不料忽有大聲發於對面，連叫了兩聲好，這聲音十分特別，好似夾雜着悲痛，憤恨，鄙薄，絕望，種種感情，由內心迸發而出，聽着有似冷笑，但又帶着痛哭的音調，洗凡聽了一驚，舉目看時，只見對面窗下沙發上的少年，已然立起，屹然挺立，面如白紙，兩目外突，直瞪着唐化人，眼睛都紅了，身體也微微抖戰，好似人在怒極時，預備拚命的樣子，唐化人也已轉過臉望着他的兒子愕然問道，紹文，你是怎麼，要瘋呀，洗凡方知這少年名叫紹文，但他這樣瞋目怒視着父親，意欲何為，只見紹文嘴啓動了幾動，猛然一跺腳，作了個決心委式，大聲說道，爹爹，我可忍不住了，今兒要跟您說幾句話，就是您把我宰了，我也要說，唐化人氣得顏色更變，叫道，好，你請說，我早知道你眼裏沒有我這個爹，紹文道，你別這麼說，請問我從小兒到現在，幾時曾惹你生過氣，今天倘然我說話冒犯也是被你逼得沒法兒，說着又叫聲爹爹，我為二姐夫的病，已經央告您兩三天了，姐夫是外人，二姐可是您親女兒，姐夫害了這樣重病，倘然有個好夕，二姐這世豈不完了，二姐若不是您的女兒也求不到您跟前，二姐家裏，若是有錢，也不一定非得請您給治，天津醫生多了，只是她太口貧寒，沒力量請別的醫生，才苦苦求您，方才我到二姐家去，看見姐夫越發沉重，二姐哭得婆死，對我說家裏連飯都沒有吃的，又遇着發水想出門上當舖當當，都沒法去，她和我婆母已經餓了兩頓，又瞧着病人焦心，看來也沒指望了，只等他一斷氣，婆媳就一同上吊，您聽不

不覺慘麼，所以我回來央求您去看看，治好了姐夫，就算救他們一家，若是一定不肯去，就幫他們一筆錢，另請別人醫治，那知您還是咬定了非得先繳診費不可。按目下您這些手弄的錢，不少不少，何在乎這點數目，就是二姐真送錢來，難道您就忍心牧磨，唐化人氣得雙腳齊跳，叫道：「反，反，反，好孩子，我養你長大，出錢供着上學，如今大學畢了，才回家住一個月，就來反對我，這是你在外面學會的非孝主義，家庭革命，回來跟我實行，是不是好孩子，你既向着外人，也趁早給我滾蛋，紹文冷笑道：「滾蛋不難，我從回來沒幾天，就知道不久必然滾蛋，不用您趕我自己也怕在家裏害神經病，不過我得分辨明白，我在外面絕沒受邪說迷惑，本心只想孝順我的老父，永久承歡，現在關到這樣地步，我也無可奈何，是必須走了，可是父子終是父子，我愛我的父親，還得把要說的話說了，唐化人插口罵道：「放你媽的屁，趁早快滾，用不着你愛我，紹文只作未聞，仍自說道：「爹爹，你這樣行爲要明白並非好事，第一我替您慚愧，就說對二姐這種情形，我記得咱們跟他家還沒定親的時候，他家正在興旺，開着綢緞莊，軍衣莊，您那時正從張家口丟了稅局的差使，沒奈何回天津掛牌行醫，認識二姐夫的父親，十分要好人家給您介紹了許多滿主顧，您才得了聲名，立下基業，覺得無恩可報，才把二姐給了他家，那時您是多麼熱心，他家就有個小兒孩咳嗽，您只聽見信兒，不等請就跑去給治，現在他家混落魄了，您就變得這個樣兒，爹爹，世上的人，都是在父親跟前長大，心裏最尊敬的，就是父親，若是父親作出這種事，兒子實比殺頭還難過啊，第二我替您冤枉，您向來是重男輕女，把女兒不當人看，我大姐婆家日月很好，所以來往得還像親戚，二姐就不用提了，至於我跟紹武弟弟，實在您特別看重，費心費力，都是爲着我們，就是您現在年紀已老，財產很多，還心不肯歇，拚命弄錢，當然並不爲自己，是爲着兒子，可是您未免想不開，財產跟人心一樣，沒個滿足，有十萬想百萬，有百萬想千萬，其實錢多了傳給子孫，是利是害，很是難說，現在我已經不是這家裏的人了，財產當然沒我的份，將來全歸紹武享受，他一人得許多遺產，足夠受用，您何還苦用許多心機，招許多怨恨，弄那用不着的錢，依我勸您，以後能醒快前非，改絃易轍作些真正善事，自然最好，若是不能，您也

要把醫業停止，別再割割可憐的病人，安享幾年清福，求個良心安穩吧，這是兒臨別的。願望唐化人氣得直翻白眼，渾身抖戰，指着他叫道，你少說這個，誰是我的兒子，誰是你的爹，快滾，快滾，以後你永不許進這個門兒，就在外面餓死，也別想討我一個小錢，紹文和聲道，您請放心，我絕不會再要您的錢，就是餓死也認尋個遠遠地方去死，昨天看您跟二姐的情形不過怨怨對骨肉太沒情分，還是或是姐夫以前對您有什麼不好，惹您傷心，所以不肯管他，我一直在外上學，並不清楚家裏的事，不取過於武斷，今日又親眼看見您對這位小姐的情形，人家冒險駕船來請大夫，試想若不是病勢危急，怎肯冒險前來，又這樣苦苦央求，您竟使人於危，大敲竹槓，人家實在拿不出許多，許着日後付還，您竟少一文也不去，簡直見死不救，敢情您這幾年買房置產，和預備傳留子孫的錢，全是這麼來的。爹爹我不怕您生氣，就是現放百萬兩黃金，我也不敢用手摸一下，唐化頓足罵道好，你說也好，竟把手中水烟袋向兒子擲去，因為氣極手顫無力，並沒擲到紹文身上便落在地下，紹文瞧着唐化，鞠了一躬，叫聲爹爹，以後保重，我走了，唐化人氣喘吁吁，倒在椅上，將手掩面，發出低細的嗚咽之聲，不知是氣的還是捨不得兒子，隨又抬起頭，見紹文還立在門口，回首相望，就厲聲再道，快滾，再說什麼也沒用，我寧斷子絕孫，也不要你這逆子，再不走我教人打出你去，那紹文聳聳肩兒，默然無語的，從衣架上取下草帽，戴在頭上，徐徐向樓門走出，洗凡意外的參加了這幕家庭悲劇，起初見父親被兒子教訓，心中甚為暢快，及至鬧成骨肉慘變，父子分離，又不禁替唐化人難過，哀哀暮齒，失去家男，精神不知何等痛苦，但又想這樣狠心涼血的人，也該受到這樣報應，他的兒子也是積憤太深，終至爆發，然而竟爆發在他和我角的時候，好似他父子反目，是因我而起，我真是倒運，無端參加這場是非，現在還不快走，等待什麼，想着就怕不聲走出門外，見那唐紹文正立在廊下，塔旁有一隻文餘長的半舊平底船，泊在自己小船旁邊，是來時所未見的，唐紹文正扶着廊柱，想安跳下那平底船，見洗凡出來，就對她點點頭，說了一句英語的慚愧，洗凡不知他所慚愧，是指着被自己看見他的不孝行爲，還是指着唐化人不肯應允出診，替他父親道歉，但瞧他的目光，望着自己含有熱烈情緒，

似乎和方才沉鬱形情，大不相同，不由心中一動，暗想莫非方才他對父親巨目，是同情於我，因為發生義憤麼，但我和他並不認識，世上那有爲陌生人抱不平，而反對父親的呢，洗凡想得實是不錯，唐紹文對父親爆發惡感，洗凡實是很有力的導火線，固然他對父親行爲，久已不滿；又因姐夫害病的事，深受刺激，青年的火性，久已難於自制，但他何以不遲不早，偏在唐化人說索洗凡時候發作，這裏面當然又有理由，凡是富於感情的少年，看見少女遇到患難受到欺凌，恐怕很難忍心不管，無論這少女是陌生是熟識，而且紹文自從看見洗凡，覺得似曾相識，便發生一種不可形容的心理，似乎一瞥之間，腦中便像攝影機似的深深印上她的影子，心坎也立刻開拓了一片地方容納了這個玉人，及至看到洗凡和唐化人談判，一個懇求人的，倒顯得那麼清高坦白，一個受人懇求，倒顯得那麼卑鄙陰狠，他只覺得一個可敬，應該幫助，一個可恥，應該反抗，一時忘了眼前的女子素不相識，倒好像負有愛護她的責任似的，對於另一方却並沒忘記是他的父親，但因為他是父親，所以心中更覺難忍，又加以蘊蓄的惡感，就作出不合理的譏諷，以致鬧得骨肉分離，倘然洗凡是個男子，或是女子而醜陋不堪，唐宅的家庭慘變，即使終不能免，也許能延緩幾時呢，當下洗凡也對紹文點頭，覺得他無論如何，總是因自己的事而觸怒父親，被逐出家庭，失去了財產，應該說幾句感謝的話，無奈這話大不好說，只得把感激心情，表現在臉面之上，眼光之中，只低聲說出一句，唐先生我太抱歉了，唐紹文聳聳肩笑了笑，尙未答言，忽見唐化人跟了出來，向紹文喝道，不許動我的船，船是我的，你不是唐家的人，別用唐家的東西，洗凡回頭見是唐化人，好似喝醉了酒，紅着眼睛說話，便明白這隻平底船，必是唐化人在發水後買的，唐紹文以少爺資格，自然可以隨意乘坐，方才坐着出去探望姐夫，還是船的主人，現在即已彼逐，自然沒資格再用這船，所以唐化人加以攔阻，想着見唐紹文望望姐夫，還是船的主人，他父親說道，你不許我用船，我可怎麼出去，唐化人道，非我管不着，你泗水出去，掩死正好，唐紹文擺擺手，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兒，悄然道，我借用一會，少時送回來成麼，唐化人咬牙說好幾個不成，洗凡心想這可是誠心攬兌人，即趕他走又不許坐船，他可怎麼樣出去，我這小船可坐兩人，何不帶

他同行，偏轉念莫非唐化人捨不得兒子，故而藉口把他留住，徐圖挽回，若果如此，我帶紹文出去，豈不離人骨肉，現在我爽快進一步給他們解合解合，作件好事看着唐化人，還隨着他兒子想着就回唐化人道，唐大夫，你寬恕令郎，不必教他走了，我們年青人，都是心直口快，不會說話，你又何必？話未說完，唐化人已瞪目叫道，你們啊，你們都是混賬不要臉，你還說話，今日沒你來還惹不出這件事，快滾開，別等我趕，洗凡聽他口出不遜，不由怒火上騰，通身力量都聚到右臂，正要舉手打他，紹文已在旁說道，爹爹，你也得顧自己身份，這是對女士說話，隨又向洗凡道，小姐，一切聽我，快走吧，我搭你的船出去可以麼，洗凡聽了，只得忍氣不言，只點點頭，說道當然可以，紹文就先上了洗凡小船，在一端坐穩，才一手拉住階石，一手平伸，扶洗凡下去二人相對坐好，紹文用漿一點石階，船已蕩開數尺，才向唐化人叫道，爹爹，我沒什麼可說，你保重我走了，唐化人這時心中不知是何滋味，竟說出昏憤而又無理的話道，你就跟這臭女人滾吧，將來一塊兒受罪，洗凡可再不能忍了，大聲叫道，唐化人，你這樣年紀，又當着你兒子，我還得保持自己人格，不好罵你，只請你仔細想想，自己所作所爲，可對得住良心，你這樣對我無禮，我不怨恨，你對於自己兒女，還這麼冷酷狠毒，何況外人，我只替你傷心，一家骨肉全離散了，便把全國財產都弄到手裏，又有什麼趣味……洗凡說着，唐紹文一直低聲央告，你瞧着我，少說一句，謝謝你，別說了，洗凡只得住口，這時船已到了門口，向外一轉，便被牆垣隔住，再看不見院內情景，也不聞唐化人說話，走出數丈，紹文把兩隻槳都搖起來，順中流而行，忽然雙目落淚，淒然嘆了一聲，向洗凡道，教你兒笑，我太……太不是人了，洗凡道，這是沒法兒的事，誰遇見也無可奈何，日後等全掙銷了氣，再有人轉調，很容易骨肉重圓，紹文苦着臉兒搖搖頭，表示絕無希望，悄然說道，我還沒有問小姐貴姓，哦方才你說過姓馬，馬小姐，我們一見如故，你又把我家庭情形全看見了，我也無須怕你說笑，實在我沒有希望，也不希望再回家了，先母在十年前就已去世，家父娶了個很壞的女人作繼室，那女人原是風塵出身，先嫁了個商人，沒幾年商人死了，她落了幾文遺產，家父娶她，大半爲着錢的關係，那知娶進門來，不多日子，她

倒把家父的直權拿了過去，而且一舉一動，都受她支配，我們兄弟姊妹，全成了孝子，內中情形，一言難進，好在歲數不小，兩位姐姐全出了閣，我和弟弟紹武，到北京讀書來回家，現在我是才從清大畢業，想安向家父請求出洋留學，才回來正些日，那知學沒留成，連家都沒有了，洗凡道，你是清大畢業啊，我也正在北京上學，紹文問在那個學校，洗凡道，我在北大，離畢業還有二年，紹文聽着似逢故交，欣然道，我們都在北京上學，可惜以前沒遇見今兒真是幸會，請問你父名是……洗凡說了，紹文拍手道，怪不得一見就覺面熟，原來見過，去年三大學組織辯論會，你代表貴校，得了錦標，我還記得當時情形，在場的人沒一人不欽佩你，尤其是我把手掌拍腫了，好幾天才銷下去，洗凡笑道，你太誇獎了，能不見笑就是萬幸，紹文道，那裏話，我欽佩小姐，並不從那天起，貴校的月刊下面，有很多作品，我都全熟了，不信我可以當面背出來，洗凡聽着，口說不敢當，但心中却是十分欣快，本來女人最喜別人誇她的美麗，文人最喜別人讚美他的文章，若是女子而又能文，便也染上人文氣質，何況紹文說能背誦她的作品，只一語，便表示出傾慕的到了極點，比稱讚萬語千言，更加有力，洗凡不由對他生出知己之感，在一霎之間，就增了無限友誼，當時便不自主的，因情感增加而生了關切，就道，唐先生，我們都在北京上學，竟很少見面，大約你是太用功，不常出門吧，唐紹文搖頭笑道，不見得，我用功，半在夏天的公園，冬天的滑冰場裏，洗凡道，我也是這些地方的長期主顧，真奇怪，居然和你沒遇見過，紹文道，那些地方人多，你又不認識我，就是遇見也不會注意，可是我若遇見你，絕不會忘記，過去的不管他，今天我能見着小姐，雖早晚些，也是萬幸，洗凡笑道，還萬幸呢，今天你家庭變故，若沒有我，還未必關起來，我自覺待你不淺，真是十二萬分的抱歉，少文搖頭嘆道，冰凍三尺，非是一日之寒，我脫離家庭的心，從很早就有了，今天不過實沒法忍耐，才發作出來，說起原因，自然是由於我父親，他的行爲，你已經看見了，請想我鎮日在旁邊看着，如何受得住，一面當然是我學問太淺，脾氣太壞，不會作兒子，倘然換個好一點的人，也許能感化父親，感化不了，還可以忍受下去，作個孝子，日後也好承受家產啊，至於近因，實是爲着我三姐，可憐她家裏窮得

要命，人又病得要死，我父親竟袖手旁觀，沒一點父女情分，連去給診脈開方，全部不肯，我又空落個有錢的父親，本身並沒幾毫財權，空着急也不能救她，急得有精神錯亂，就把心裏的鬱氣全洩出來，和小姐並沒關係，又怎能說害我，洗凡笑了一笑，也不分辯，只望着他道，不管害不害，反正你現在已經沒有家庭了，出洋留學的希望，成了泡影，這多麼可惜，倘然我早和你是朋友，一定勸你忍耐，暫且不管閒事，作了幾天孝子，向令尊要了出洋費用，遠走高飛，家裏無論有什麼事，也不聞不問了，等留學回來，學業事業都成了基礎，還可以安穩的承受一筆遺產，多麼便宜，紹文哼了一聲道，你看我家的錢，都是怎麼來的，我要拿去出洋大約半着必得翻船，至於遺產……俗話說得好，好兒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粧衣，何況這樣不清白的遺產，洗凡聽說心想他居然有志氣，有肝膽，那樣父親會生出這樣的兒子，不由更爲佩服，就又問道，你現在脫離家庭，預備怎麼呢，紹文展唇微嘯，一聲才悄然道，你常看報紙上有掛扎奮鬥等等名詞，我從今以後，恐怕只得掛扎一陣，奮鬥一氣呢，來日茫茫，只有聽憑命運撥弄了，洗凡聽着心平慘然道，這他一點錢，還是個富家公子，又是將要前途無限的留學生，可憐轉瞬之間，竟成爲無家的浪人，……

接投入大海之中，受生活的苦楚了，不禁替他憂慮，替他惋惜，想要給他一點幫助，無奈自己暫時並沒有力量，而且也說不出口，躊躇半籌，才問道，你以後預備到那裏去呢，紹文苦笑一下，搖搖頭道，我還沒有想到這層，大約得上北京去，那裏有同學，朋友多些，說着拾頭見已走到十字路口，從旁而來，兩隻小船，直衝而過，紹文急忙掉槳避開，正要拐彎兒忽然心有所悟，叫道，呀，我真糊塗，也沒問小船上那裏，就亂走起來，你府上在什麼地方，不要越走越遠，洗凡笑道，不要問我家在什麼地方，且說你要上那裏去，我得先把你送到，再自己回去，紹文道，豈有此理，怎能勞動你送我，當然該我先送你回府，洗凡笑道，這可不能客氣，船是我的，你送我回去還得坐船走，到了要去的地方，再把船送回，送回來你不能再走了，那就永遠坐在船上吧，紹文不由啞然失笑道，那麼只可勞動你送我，可是我上……咳，到旅館去住兩天再說，洗凡詫異道，你怎麼住旅館，難道沒有個親戚朋友，

紹文道，親友啊，一些跟我父親要好的，我沒有臉兒對他們自揚家醜，一班跟父親不相投的大概都窮，而且久不來往，我何苦去討沒味，只有我二姐家是可以去的，可是我救不了她，也不忍瞧着她了，洗凡道，你不是還有位大姐麼，紹文笑得比哭還難看，搖了搖頭，洗凡知道他有難言之隱，便不再問，這時太陽已將落到地平線下，街上不見日光，只遠處一座五層樓的尖頂上，尚有殘陽照耀，把上面的坡窗映成赤金，反射出光芒，照得人眼光生輝，天空還是很爲清亮，但遠望暮靄漸升，知道夕陽難好，不多時轉瞬便將黃昏了，紹文知道洗凡送了自己，還得回去，就道，天不早了，我們應該快走，現在街上沒有燈光，若到天黑你回去就不方便，從這兒拐出去，到電車道，隨便尋家旅館，我就下去，說着急急覆漿，洗凡聽着，知道霎時便跟他分別，心中覺得虛虛飄飄，失去心骨似的，自思他這人思直豪爽，可敬可愛，又會爲我受了絕大犧牲，現在只匆匆一聚，便又分離，不知以後何時再見，而且他前途茫茫，一個初出學校的少爺學生，進入社會和人爭取生活，又有什麼把握，真叫人放不下心，想着便生出關心故友的心情，正要說幾句叮囑之言，不料紹文已在臉上，現出悽戀的情緒，低聲說道，馬小姐，咱們就要分別了，好容易才見着面，可惜這麼快又分了手，我感覺比從家裏出來時，還加倍難過，我……我……我想求你……咱們初次見面，這似乎太冒昧，你可以把我當作朋友麼，洗凡毫不猶疑，沖口說道，可以，紹文聽了眉端一揚，面上生出光來，又問道，還有，今天是我最可紀念的日子，你可以常常記憶今天的事和今天的我麼，洗凡又衝口應道，可以，紹文忽然舉手向天，肅然說道，你真是安琪兒救主，我得着你這兩個可以，以後便有百苦千災，也不致消失勇氣了，說着聽得水聲砰砰，低頭才見兩隻漿都落下去，急忙拾起，洗凡這時已取小日記本，用鉛筆寫了自己北京校名，和現在住址，遞給他道，以後希望你常常通信，教我知道你的景況，現在我還有兩句淺薄的贈言，你初入社會謀生，自然未必一帆風順，若遇着打擊，千萬忍耐，若到不能忍耐的時候，就去尋我，或者給我寫信，若有必要我去看你也成，自然有法給你幫忙，給你安慰，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你無論處境多麼艱苦，不要對社會發生怨恨，以致受人引誘，走入邪途，你總知道往日學校裏面，有許多人

爲這個身敗名裂，千萬不要跟那被人學，我們只要立定脚跟作一個人，打起志同作一番事業就夠了。其實你年歲大約比我大，學問也當然比我高，用不着我來說這淺薄的話，不過我因爲你受的刺激很大，性情又很熱烈，恐怕容易感情用事，再說你今天受這刺激，可說由我身上所起，你爲我動義氣，我怎能不爲你關心，希望你把我當作老朋友，常常記着我的臨別贈言，洗凡說時目光整整的望着紹文，意思十分殷切，紹文感動得紅了眼圈，顫聲說道：你說的每一個字，我都印在心裏，直到死的那天，也不會忘，馬小姐，我……我啊，在學校裏雖有幾個朋友，感情並不十分密切，我的家庭，又跟我斷絕關係，現在我在世界上孑然一身，無所依戀，只有……請你恕我冒昧，我今日才跟你相識，絕不敢希望在你心內佔什麼位置，也不知道不能在你心內佔個小小的位置，可是我從今以後，心裏永遠記住你是第一個朋友，便走到海角天涯，隔離十年八載，我也……他方說到這裏，洗凡忽喊了聲小心，原來紹文只顧說話，竟把船蕩到路旁撞入牆壁和樹木中間，紹文只可把船倒退出來，再一轉彎，便到了馬路，這裏船很多，人聲喧嘩，走了不遠，只見對面有一家春台大旅館，是五層的高建築，底下一層已被大水淹沒一半，只露着大門旁的兩隻大圓燈，上面四層，每一個房間的窗戶全都開着，每一窗都重疊着男婦老幼的人頭，只在大門上的二樓月台立着三四個白長衫的茶役，正在指手劃腳，和下面說話，紹文忙撥船穿街心而過，到了旅館樓下，竟自不能近前，原來前面還擁着五六隻大小不等的船隻，每船上都映着一個或幾個家庭的縮影，人是從八九十歲，白髮駝腰，耳聾眼瞎，氣息奄奄，行將就末的老頭老婆，直到幾十分鐘方才降世，初次開眼，便看到這悲慘世界，感到人生困苦，呱呱啼哭的乳嬰，無不齊備物事則從，箱籠包裹，米麪煤柴，以至於鍋杓碗箸，馬桶痰盂，也都應有盡有，還有許多被水浸濕的衣服被褥，在船上堆疊如邱，這時只見各船老人抖戰嘆息，婦女拭淚嗚咽，兒童吵嚷啼哭，只內中的男子，都掬愁於面，忍怒於心，仰着臉兒，向月台上的茶役交涉，其實與其說是交涉，無寧謂之哀求，一隻船上有個肥頭大耳，能言善道的本地衛嘴子，似乎正以代表資格向茶役說道，我說衆位爺們，看看船上老的老，小的小，遭這份大難，還不焦心麼，我們一家子在房

上凍了兩夜，晒了兩天，連口水都沒的喝，更不用提吃飯，今兒好容易尋了隻船逃出來，從堵子河邊到這兒，只一送就是八十塊，八十塊大洋呀，到了這兒，你們又不收留，天快黑了，教我們往那兒奔哪，使船可還直說閑話，送到地方不下船，就誤了他的買賣，是不是要命，大廟不收，小廟不留，我們下船往水裏跳哇，說着又叫道，旅館的爺們，積點兒德，我們並不是自住，該什麼花什麼，十塊錢一間，我們也認頭，月台上茶役說道，我們早說過了，裏面已經住滿，沒地方住，買賣還有把財神爺往外推的，那衛嘴子道，得，我呀，簡直是唐山土地爺，倒煤神，還財神爺哪，爺們，咱們這商量，不用房間，給我們在甬道上打地舖，我們照房錢價不成，茶役應聲道，甬道上從昨兒就人上疊人，連走螞蟻的地方都沒有了，衛嘴子搔搔光頭又道，至不濟樓梯底下也成，茶役道，樓梯底下啊，連樓梯上面，一級都有三四個人坐着，我們下樓得騎着欄杆往下溜，不留神就踏了堂客的脖子，挨一陣罵，這時另一隻船上有個滿面煙容的男子，忽然發牛靈感，舉手叫道，我包一間電梯。一天給一百塊錢，成不成，一個茶役笑道，電梯你來晚了兩間電梯，都是我們經理的親戚佔着，每間現按上三層木板，住二十多人，那人又道，你們廚房呢，下房呢，存煤存東西的小屋呢，只要有就成，我全能將就，茶役道，這些地方早有人先將就了，痛快說，實在沒一點縫兒，你趁早走上別家去看看，那男子哭喪着脸道，我去過六家了，那家都比粥場還擠，話未說完，那個衛嘴子又叫道，得得，我認了，你們廁所總該沒人哪，我賃一間廁所，拆出守着馬桶間味兒，茶役同聲大笑，一個說道，你就別說了，廁所更擠，除去底下一層不算，上面四層樓，八間廁所，一共住了二十六家人，有一百六七十口子，裡面男婦老幼全有，這樓上好幾千人，每天都得上幾間廁所，擁擠不動，那太不方便，還是我們經理出的主意，作幾個回單式的布帳，把馬桶遮住，廁所門口派人守着，只許女人跟小孩，一個個的進去，藏在帳子裏方便，另在後樓的太平梯上，鑿了一個圓孔，教男子在那裏去出恭，你想想這種情形，殿不必多說了，那衛嘴子知道絕望，頓足一嘆，閉口無言，立刻五六隻船上的婦人孩子，都哭起來，那黑心的船家又從旁逼迫，商量好了似的，各向坐船的叫先生，這座新樓可不成，原說一送，到地方

沒我們的事，從太陽老高就到了，沒來由又給你們跑了許多冤枉路，現在天都快黑，還不下船，這該怎麼算，那衛嘴子正在焦急欲死，聽了大怒，罵道，你們真是萬惡，看不見這兒怎麼爲難，還儘自備，那個王八且狗日的不想下船，可下得去呀，你要等不了，就勞駕把我們一家老小推下水去，那知道衛嘴子能說，徧巧他們那使船的最惡，發着南鄉寶地梨的腔調說道，惡嘴往下推人，我作的是買賣，咱們講買賣，兩點鐘從塔子河你家裏出來，到這裏還不到三點鐘那一點是八十塊錢，以後又載着你亂轉，從三點鐘到這會兒，已經七點過了，你算算該多少錢，那衛嘴子氣得說話都不利落了，叫道，好的，你這是說一點鐘八十塊，兩點到三點，三點到七點，一共五八四百，簡直要造反搶人哪，你這隻船值多少，說出個價兒我買，那使船的道，你買我不賣，一萬也不賣，你不能按船算，告訴你，昨兒傍晚，我送了一家子上車站，沒一刻鐘的道，要四百，人家沒還價衛嘴子叫道，人家是人家，人家就許花兩座金鑲，也許多賺了十萬袋麵粉的行市，給兩千也不在乎，我花了八十就家淨絕了，使船的道，我們賺的就是工夫錢，你就悞了我的工夫，就得給錢，衛嘴子跳脚道，多一個也不給，你要錢沒錢，要命有命，這隻船上吵嚷，別的船上也同樣吵嚷，和婦孺啼哭之聲，紛然並作，紹文看着，不由切齒發恨道，好一群混賬東西，真是趁火打搶，他們都是外鄉人到此地找飯吃，如今本地避難，他們沒一個可憐的心，反倒使出強盜行徑，無怪有這天災，真個的大水爲什麼不把這群壞人先收，去他正說着，旁邊有經過的空船，正停住了着熱鬧，上面一個老年船家，聽了紹文的話，就說道，先生，你別這樣說，我也是使船的，可不懂得詭人，你看那些詭人的，都不是我們本行，十個裏有八個是洋車夫，平常他們看貴實地的人吃盡穿絕，舒服過了頭兒，早就氣得慌，再說他們平常拉車，跑三里五里，到地方道多少聲實心，還不定能多討個銅子兒，如今發了水，他們釘了船，可就要趁這一水發財，外幫解恨了，我常聽他們被地講說，誰若不趁這回落個小財主，就算對不着龍王爺的典，紹文道，好，好良心，這樣發了財，將來也有報應，那船家笑道，先生這話錯了，世上趁火打搶，偏入害人發財的多了，怎麼單窮人發財，就有報應，紹文道，這麼說，你也發財了，船家笑道，我發不了，

這隻船是人家銀行的，我是僱工。氏，只吃工錢，他才說完，忽然聽後面是汽機震動之聲，遙遙而來，回頭看，原是一隻嶄新的小汽船，上面坐了一對西洋男女，女的打扮得花枝招展，袖采飛揚，指着一班難民，向那男的說笑，那船走得極快，瞥然沒有影兒，洗凡瞧着不勝嘆息，就向紹文道，這旅館既不許人進去，你當然也沒指望，這怎麼辦呢，紹文搔頭道，這個……：你得趕緊回家，天就黑了，我……：我……：底下吃吃的說不下去，洗凡見他爲難，就道，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我現在住在一個女朋友家裏，是發水那天投到她家，才結成朋友的，還有個男朋友，正害着病，也在那裏，紹文搖頭道，我和人家素不相識，絕不能去打攪，洗凡道，在這時候，也講究不了許多，紹文道，我一定不去洗凡道，那麼咱們再尋一家旅館試試，紹文道，你沒聽人說已經去過了六家，都是一樣麼，說着見天色已漸漸黑下來，再一會兒就不好辦路了，心中恐怕洗凡歸途危險，又知她必要把自己送到個安身地方，絕不肯半途捨去，情急無術，就打了個說謊的主意，向洗凡要道，你住在什麼地方，洗凡道，我住青陽里，紹文裝作忽有所悟，拍手說道，哦，我想起來了，在南十字街有我一個朋友住着，你回去正是順路，快往回划吧，到南十字街我下去，洗凡道，怎麼你早想不起這個朋友，那裏能容你借住麼，紹文道，是從小兒的朋友，怎會不能，我真糊塗，怎把他忘了，說着就划船離開這熱鬧區域，穿街過巷，走了一會，天色將入黃昏，對面僅能辨人，才到南十字街，紹文心着急，就隨便指了一個人家，說這就是我朋友的宅子，把船划近，他立起伸手攀住牆頭，一躍而上，騎在牆頭上說道，馬小姐，趁着還有一點光，你快走吧，路上可要留神，咱們後會有期，洗凡還不放心他，問道，你容易進去麼，紹文道，很容易，你快走吧，洗凡才說聲再見，又說聲保重，才把槳划動，漸漸沒入黑暗之中，紹文看她走了，不中好似失去個多年相依的良友似的，一陣悽然欲淚，伏在牆頭，失魂落魄的望着她的船影，但那船駛出文許，便瞧不見了，只可再聚精神再聽那打槳之聲，及至連打槳聲也消失了，他才坐起來，向牆內瞧看，來到了什麼地方，他只願意於使洗凡回家，所以自己胡亂指個地方便爬了上去，其實他和這人家前世也不相識，當時看看牆內，却有微光，照着小小的院內，水高風街上

掛平，却浮了許多破爛東西，還有兩隻已經浸死，雞，看得頗爲清楚，急忙仰頭尋光線的來源，才見樓上一隻窗內，有微黯的燭光射出，這時電流不通，惟以照明的，也僅有燭光，那窗內還掛着粉色紗帘，瞧不見裏面的情景，但由窗帘上看，似是女子的住房，紹文四顧考察地勢，見由這矮牆可以轉到一間屋頂，由那屋頂可以跳到一架鐵遮簷上，在那鐵遮簷上便可以看到那有燭光的窗內，但他想這樣很像盜賊行爲，甚爲畏怯，無奈自己不能終夜騎牆，勢非向主人借宿不可，猶疑一會，才起了決心爬到矮牆盡處，攀上屋頂，又由屋頂伸下一隻脚，踏踏那鐵遮簷，甚爲結實，就握住壁上的一隻掛蓋簾的鐵釘，跳到遮簷上，稍爲喘息，才抬頭向上看去，自己的頭頂，恰和樓上窗沿相齊，料着伸手可以摸到玻璃窗，只是看不到裏面，這時除了敲窗，更無辦法，心中禱告這樓中主人最好是個男子，或是一對夫婦，千萬可別只有女人，禱告着伸手向內一敲，竟沒觸着硬的玻璃，倒觸着軟軟的紗帘，原來窗子開着呢，紹文心想，這只得開口說話了，但恐驚着房中的人，就低聲叫道，裏面的先生，裏面的先生，連叫了兩聲，並沒人答話就提高喉嚨又叫了一聲，這次可得了效果，猛聽裏面呀的一叫，隨又噓的一響，有女子聲音抖顫着問道，誰呀，幹什麼的，紹文聽是女子說，而且沒有男人在旁，心中大爲失望，但他只可說道，請您不要害怕，我是……：說到這裏，只得還說謊吧，就接着道，我是個走路的人，走到這裏，因爲道上太黑，差點兒翻了船實在不敢走，只可爬上牆頭，借個地方過一夜，請問可以麼，裏面的女子聽了，似乎驚惶稍定，高聲說道，不成，家裏就是我一個人，不能容留男的，你快上別處去，紹文聽她說得理由甚正，自己絕不能強迫，但看看四外漆黑又沒別處可去，只得再央告道，您教我進去，在晒台上坐一夜就成，那女子道，不成，說不成就是不成，你趁早走，紹文知道不能再說，默默怔了一會，心想自己要進入女子獨居的房中，本是無理的要求，怎能怨人家拒絕，現在只有上這屋頂過一夜，總比在牆頭上好，想着聽那女子又道，你還不走，紹文諾諾的道，對不住，小姐，我走了，說着就由遮簷上攀回屋頂，方才立定，却猛見窗口燭光一耀，照得兩目生輝，閉閉眼再走，才見窗口見個美貌的少女，擎着紅燭，向外瞧着，紹文以爲他是查看自己是否已走，就點三道

小姐，打攪您，抱歉的很，不過我實沒處去，想在這屋頂上坐一夜，您能允許麼，那女子向他端詳一下，忽然臉上現出笑容，紹文又問了句可以麼，那女子秋波一轉問道，你倒是幹什麼的，家在那裏住，紹文道，我是個新畢業的學生，家在二馬路住，那女子又道你姓什麼，紹文道，我姓唐，那女子忽嬌羞道，唐先生，你請進來坐吧，我方才知道你是幹什麼的，怕是外人，所以不敢留你，對不住，現在請進來，那屋頂上怎能過夜，紹文想不到得「轉機」，就謝了一聲，又由屋頂跳鐵遮簷上，那女子說道，你等等兒，我去取個接腳的東西，你好上來，說着退下去，須臾回來，把一隻矮凳遞出，紹文接過放在脚下，踏了上去，胸口已齊窗沿，毫不費力便攀援而上，跨過窗子，跳入房中，因為久在暗處，這時房中雖只一支燭光，也看得清清楚楚，見是一間很華麗的女子妝閣，但陳設却很簡單，窗前是一套綠錦的沙發，左邊一几兩椅，屋角放着衣櫥，右面是物事櫃，和一隻很華美的妝台，對着窗戶那面，是一隻大銅床，上面冰簾涼枕，中間還有一套烟具，烟燈點着，火徽如豆，紹文看着一怔，心想我到了個什麼地方，這女子又是什麼人呢，那女子這時已退立在床邊，笑着說唐先生請坐，紹文鞠躬道，對不住，打攪您，您這兒有什麼沒人住的間房，借我坐一夜成，那女子笑道，不要客氣，現在遠不到九點呢，誰能睡得這樣早，你先陪我說會話兒，這兩天把我快悶死了，本來只一個老媽跟我作伴，發水那天，她不放心她的妹子，定要上河北去接，那知水來的急，妹子沒接來，連他也給沖得沒了影兒，只剩我一個住着，好在吃的還有，可是什麼事都得自個兒動手，夜裏沒人作伴，又怕得慌，方才你在外面說話，可把我嚇着了，紹文忙道，對不住，我實在不知房裏只您一位小姐，那女子笑了笑道，你可坐下啊，紹文就坐在沙發上，那女子斟了碗茶遞過紹文道謝，又問小姐貴姓，那女子抿着嘴兒，笑道，我啊，就姓趙吧，而且我也不是小姐，紹文聽着這話奇怪，人姓什麼就姓什麼，那有算的，就稱呼一聲道，原來是趙太太，那女子搖頭道，我也不是太太，你妄叫我就叫名字吧，我叫素菱，紹文更爲納悶世上女子只有兩種，不是小姐，就是太太，便是不够資格的，也妄自稱爲小姐太太，也有本是太太，而假充小姐，她如何兩種都不是呢，那自稱素菱的女子，看見他的神情，就格的一

笑，自坐在床上，招手叫道，唐先生，你來，這邊坐，咱們好談，紹文見她教自己坐倒床上就推託道，我坐在這兒很好，素菱道，不必客氣，唐先生，我今兒很高興，在這煩悶時候，居然來了你這樣的人，真是想不到的緣分，你別拘束，隨便談談，你會吸烟麼，紹文道，我不會，素菱道，那麼過來看我吸，再不來，我就拉你去了，紹文心思這是什麼道理，大約今天要有意外麻煩，恐怕她真來拉，只得走過去在床邊坐下，素菱先從桌上取來一盤水果，放在床中間，便自倒在枕上，一面用烟籤挑煙燒着，一面問紹文的家世，和在何處畢業，紹文一一回答，素菱吸了口鴉片煙，又燃上一支紙煙，含在櫻唇，才笑道，方才我說不是小姐不是太太，你很納悶麼，我一說你就明白了，你看我住着樓房，穿着綢緞，好像福人兒似的，其實我比誰都苦，好像個鳥兒一樣，關在籠裏，給人當玩藝兒，唐先生，咱們才見面，論理不該跟你說這個，只是我這一肚子鬱氣，存得太久了，難得遇見你這樣有資格的人，所以忍不住要訴訴苦，你可別笑我是神精病，紹文聽着這話，正合了他的思想，覺得這女子必是久受男子凌踐，內心痛苦，故而有觸即發，心中很表同情，並不感覺冒昧，就道，我怎敢笑話，你就說罷，素菱點點頭道，你知道有個唱戲的江素菱麼，紹文想了想，好像聽說有這麼個人，素菱又道，那就是我，前年在天津北京唱過些日子，也很有名，捧，不想鬧了一場病，把嗓子壞了，再不能上台，坐吃山空，把積蓄也吃完了，家裏還有快六十歲的爹娘，得我養活，你知道我們女子掙錢的道兒很窄，我平日舒服慣了，自然不能進工廠作工，沒法唱戲，就得去當妓女，我又不肯，幸而有一位來捧我的主兒，要娶我作小，我也認命了，那知嫁了沒幾個月，就被大婆兒尋事給趕出來，又沒了倚靠，直到如今才遇見個姓趙的，花錢贖了我的身體，放在這兒，當作外宅，也不算大婆，也不算小婆，就糊裏糊塗的混，他每月給我二百塊零用，還得勻出一半給我爹娘寄去，他隔三五天才來一躡，怕我悶得慌，就給置了一套烟具，買些烟膏，放在這裏，給我解悶兒，他本人可是一口不吸，我很明白他是怕我悶極了生事，給他手臉，所以用鴉片烟管住我簡直不安好心，無奈我每天實是悶得難過，只可用烟解悶，到如今真上了癮，他平日總說怎麼愛我，這回發水都不來瞧瞧，我真傷透了心紹文聽了，心想這

女子竟把隱密事對我這陌生人說，大概真是有神精病吧，但也難怪，一個少女，被禁在空樓之中，男子又對他冷淡，積日累月的仰鬱淒涼，悶在心中，無可告語，莫說遇見個人，就是沒人也許對空氣訴說呢，就安慰他道，您的境遇真是可憐，不過在這時候，也只得忍耐，素菱道，我忍到何時是了，我今年才二十七歲，難道一世就這樣交代了，紹文就發揮他的學生思想道，我替您建議，以後最好要求上學讀書，一則解了寂寞，二則也可以學得技能，將來隨時可以獨立生活，不受男子的欺侮，素菱搖頭道，這怕不成，上學得十年八年，才學得出能爲，那時我也老了，再說他也不肯供給我呀，紹文道，女子學專門職業，並不用多年工夫，譬如編織綉花，有一年半載就會了，素菱道，學那個，將來給人當那針線婆子去呀，有什麼出息，我可不幹，紹文一聽，簡直話不投機，她雖然不滿現狀，但總是喜好繁華，耽於逸樂，並不肯艱苦自立，又看她一張瓜子臉兒，細彎彎的柳眉水玲玲的俊眼，嬌柔嫵媚，真是個姨太太的模型才悔方才的話說得有些不睜眼，紹文正在想着，那素菱忽坐起來道，提起上學，我小的時候，也上過兩年，那還在北京，記得那時學名是文珠，這名字誰也不知道，今天想起才告訴您，紹文心想這未免太親熱了，我實不敢承當，就又說道，時候不早，您該安歇了，請指給我個睡覺地方吧，素菱道，你難道是鄉下老兒，天一黑就睡我還在晌午頭上呢，你若累了，就在那邊躺下歇歇，不必客氣，更不必介意我，我每天都到亮了才睡，紹文道，那如何使得，我絕不敢放肆，還是請您借給我一間閑房的好，素菱皺眉搖頭道，罷了罷了，我這兒悶得委死，難得有個人作伴談心，你就這麼不厚道，說着嫣然一笑，就從果盤裏取出一隻桃子，用刀削去了皮，遞給紹文，紹文接也不好，不接也不好，口中才說出謝謝我不吃，但桃子已被強塞在手裏，只得吃了，素菱又遞過噴香的綉花手帕，教他拭手，鬧得紹文侷促不安，素菱還笑他客氣，紹文知道自己既已在人簷下，只可低頭，在可能範圍中敷衍她，素菱又倒在枕上，定教紹文躺在對面，隔燈而臥，素菱遂即詢問紹文家世，紹文一則鬱抑，有觸即發，二則想把自己說壞，教她知道是無家浪子，可以避免危險就道，你問我的家，我並沒有家，素菱道，怎麼，方才你不是說家住二馬路麼，紹文道，不錯，那是我的家，不過我已被家

裏趕出來了就在今天，實在告訴你吧，我母親早已去世，父親娶了姨太太，就一直跟我合不來，我一向在北京上學，這是畢業回來，才在家住了不多日子，已經跟父親吵了幾次嘴，今天又鬧起來，我就聲明脫離家庭，負氣出門，因為滿街是水，只可搭別人的船，想上旅館投宿，無奈旅館人都滿了，不肯收留，天又黑了，人家的船，又忙着回家，我無可奈何，走到這裏，就攀着牆頭上來，想找人家借地方過一夜，那知恰到憲府上，方才說門外有船的話，都是假的，請您原諒，我今天在憲府上借宿，明兒還不知上那裏漂流呢，素菱眼光向紹文臉上打了個轉兒，忽然哦了一聲道，原來您是跟家裏賭氣出來的，其實沒有什麼，父子終是父子，早晚有個人出來周全，你還得回家，紹文道，不見得，我父親脾氣極暴，再說我也立過誓，寧在外面餓死，再不回家，素菱道，這不對啊，只願你一個人出來，把你的太太拋在家裏麼。紹文一時沒想到她這句話帶有試探意義，就沖口應道，我還沒有結婚，那裏來的太太，素菱聽了，微笑點頭道，那你一個人孤孤單單，未免太可憐了，簡直比我還可憐，以後打算怎樣呢，紹文道，以後只可四海爲家走到那兒算那兒，運氣好能找着職業，自然沒的可說，便找不着，仗着實力氣也可對付活着素菱笑道，呦，大學畢業，還會找不着事，要賣力氣吃飯麼，說着忽的握住紹文的手問道，你打算先上那兒，紹文道，我得先上北京素菱接口道，我也跟你去，紹文大驚道，什麼你說什麼，素菱道，我說跟你去，紹文瞪目張口的道，你怎能跟我去，啊，你說笑話啊，素菱正色道，不是我說的真話我現在實在心裏苦悶，覺着給人當外宅小老婆，簡直出賣身體，永也熬不出頭兒，何況姓趙的把我當玩物，如今連玩也不耐煩玩了，我還跟他什麼勁兒，今天咱們遇見，也是大緣湊巧，我一見你就從心裏愛惜，你又孤身獨自，沒個伴兒，我也是個可憐的人，咱們湊合一塊兒，不是正合適麼，你若願意，咱們明天就雇船出去，一同上北京，先接出我娘，尋個僻靜地方賃房一住，我手裏有千八百塊體己，還有幾箱衣服和一匣首飾，足夠咱們穀一年半載的，這樣穴水姓趙的也未必追我，就追我也找不着，你看好麼，說着緊握着紹文的手，又把臉兒貼將過來，紹文正在年青，得到這意外艷遇自然難免有些迷惑，但是他心中已被明爽懇摯清高美麗的洗凡給佔據了，無有餘地容

納他人，而且又看出素菱，是個沒有知識，性情浮蕩的女子，尤其在初次相識，還不到一點鐘，便相約私逃，未免交淺言深的過度，更由驚詫而生鄙薄，但又不敢得罪她，只可向後閃避。說道：「謝謝您的好意，不過我不敢作這種事，你委知道這是犯法的，你是掩護，我是誘拐，犯了案就不得了，我並非不感激您的好意，只是男女結合應該走正路，這樣太危險，不是辦法。」素菱道：「你真胆小，依你怎樣呢？」紹文道：「依我，慢慢的來，我明日自己上北京去找尋職業，你這裏慢慢可想法和姓趙的脫離，將來你得了自由，我們遇上，再結合不遲。」素菱聽了，才搖搖頭還沒說話，忽聽對面有人哈哈大笑道：「何必慢來，今天你們就結合了吧。」素菱和紹文聽了，這突來的第三者語聲，都嚇得一抖，急忙坐起看時，素菱好似見鬼一樣，噉的叫了起來，紹文雖是男子，較有胆量，也嚇得毛髮森豎，脊背披冰，原來方才在紹文進來的窗子外面，又發現一個怪物，半白半黑，猙獰可怕，房中又只有一隻燭籠，一盞煙燈，光線照不到窗外，黑越越的看不清是人，鬼，紹文顫聲問道：「你是什麼人，外面又笑了一聲，說道：「不用怕，對不起，我來得太熬風景了，說着也跨窗而入，越過沙發，到了床前，紹文才看見是個身體魁武的中年男子，身着西服，却沒穿上身，頭上好像受傷，斜纏綳布，但在綳布上又加了一頂灰色呢帽，所以遠看半白半黑，又悟到方才自己進來時，忘了把腳踏脚矮凳攜入，所以這人踏在凳上，能露出頭部，但他是什麼人，半夜跑來呢，紹文心中一動，立即明白來者何人，身上不由出了冷汗，再看素菱已是粉面焦黃，縮身倚着床欄，呆如木偶，心裏更明白來人必是，素菱所說的那個姓趙的，也就是他名義上的丈夫，但可異他竟恰巧在這時突如而來，又在頭上裹着綳布，好似受了創傷，正在錯愕無計，來人已過去向素菱肩上一拍，一把，說聲不要怕，親愛的，你這件事作得不錯隨又轉身向紹文伸出右手，似要把握為禮，紹文恐怕他要拉住了自己動武，瑟縮不敢出手，那人笑道：「先生，你不要慌，我並沒有歹意現在請你把我當作朋友，咱們定了交誼，還有話談，紹文無法，只得伸手和他互握一下，那人又殷勤讓坐，紹文想退坐在沙發上，那人定要他仍坐煙榻，紹文沒法只得坐了，那人自坐在素菱身前，向素菱道：「謝謝你，給我們倒兩杯茶，素菱戰戰兢兢的應聲起立，忙去倒茶，那人很和

藹的向紹文笑道，還沒領教貴姓大名，紹文知道自己有着奸夫嫌疑，怎敢吐露姓名，但又勢逼處此，不能不答，正要說謊撰個假名那人已看破他笑道，你還是不信任我，這也難怪，大概你說也不是真的，暫且不必說了，我且自己介紹，我是趙率吾，你也許知道，我並沒有好名罵名多少有一點兒，紹文果然會聽過趙率吾這個名字，記得這個惡少，更加毛髮悚然，趙率吾笑道，你久仰吧，說時素菱已然端了兩杯茶來，放在烟具盤上，趙率吾點頭道，勞駕，嫂夫人，素菱聽了這個稱呼，嚇得倒吸一口冷氣，屏息無聲的退立一旁，趙率吾指着她對紹文道，這是小妾素菱，你當然早已認識，不用介紹，不過她這小妾的名義，從現在起已然解除，應該稱她作嫂夫人了，老兄，是不是，紹文聽他說得尚恍然，更測不透是何用意，仍閉口不敢答話，趙率吾倒十分隨便，好似和知己朋友歡聚，神情喜悅，舉動放浪，倒在榻上，吸着紙煙說道，老兄何必這樣拘束，未免太不漂亮了，請你信任我，方才你跟素菱說教她爭得自由，到北京去尋你，其實何必費那些周折，她不用爭，本就是自由身體，隨時可以自由行動，老兄，你要明白，她並不是我的妻，就算妾，也很勉強，本來我把她手在這裏，不理不睬，實在很不入道，長久下去，她就這樣把青春消磨，紅顏老去麼，難得她善自修謀，居然交結下老兄這樣一個人，我很佩服她的眼力，贊成他的行為，這也算替我卸責，給我補過，現在我正是對你們聲明，我跟素菱的關係，算已完全斷絕，願意你們兩個從此結合，白頭到老，這座樓房是租賃的，另有房主，我無權奉贈，至於這樓裏一切衣服傢俱都是我當初給素菱所置，現在完全奉贈你們，你們在這大水時候，不必東走西奔，就安心在這裏度密月吧，還有我方才在窗外聽老兄說過，要上北京尋朋友謀職業的話，冒昧說一句，老兄處境也許不甚寬裕，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一疊鈔票，擲在床上道，這是一百元一張的三十張，共是三千元，算我送素菱的奩資，好在二位是一個人，可以共用這筆錢，現在話已說完，你們還還有疑惑我的意思，就拿紙筆來，我可以給立個永斷葛藤的字據，他的話才說完，素菱忽然撲到他身上，抱住哭叫道，不，不，我不，我死也不離開你，趙率吾聳肩一笑，柔聲說道，現在這種話可以不說了，我這是教你如心適意，以後勉事別人，不必以我爲念，後來有日相遇，咱

仍是朋友，素菱真是女心善變，方才在二十分鐘前，正怨恨趙率吾，要跟紹文逃跑，這時趙率吾許她嫁給紹文，並加資助，她反死命抱住趙率吾，大有誓死不離之勢，嗚嗚哭起來，趙率吾向紹文道，老兄請你教嫂夫人那邊坐，這樣很應該，紹文心裏罵了許久的話，可再按捺不任，立起正色說道，趙先生，你的慷慨仗義，實在教人感動，只是把這件事完全誤會了，實對你說，我姓唐，名叫紹文，是醫生唐化人的兒子，今天下午因為父子鬧了意見，被趕出來，我搭了一位小姐的船，想上旅館暫住，無奈旅館不肯收留，天又黑了，人家小姐急於回家，我只可在半路下船，不想恰巧到你的府上，想要借宿一夜，明天再走，一敲窗戶，才知樓中只有你的如夫人獨居，無奈已退不出去，多蒙你如夫人的好意，讓我進來歇息，至於她要隨我私逃的話，不錯是有，不過你也不能過於怨她，你既把她據為己有，却又放在外面獨守空幃，日子長久，自然難免心裏發生變態，鬧出軌外行爲，她本沒受過教育啊，至於你聽見我所說的話，那完全是推託之詞，只希望應付現時，明天走開了，便算一了百了，絕沒有絲毫不道德的居心，趙先生，請你也信我，把方才的話收回，你們夫婦仍是夫婦，我也抱歉，無端闖進府上，惹你們夫婦發生誤會，你二位多原諒，若能容留我過一夜，請仍照我最初懇求你如夫人的話，指給一間空房暫住，若是不願容留，我可以立時出去，趙率吾聽紹文侃侃而談，似很注意傾聽，及至說完，素菱又哽咽着插口道，他說的全是實話，你別疑心了，快放他走吧，趙率吾點頭，忽又搖頭說道，教他走啊，怕他永不能走了，紹文老兄，你們的話並非我不信，實在不相信，一則，你說和素菱不相識，在天黑後方才進門，可是世間有男女初次見面，就商量同逃的，你們二位是戀愛速成學校的同學麼，二則，……我說實話吧，今天我帶錢到這裏，專爲辦素菱的的編遣而來，便不遇你唐先生，我也要把他遺散，既遇見你，我自然要把他改編了，素菱哭着道，你原來安心不要我，倒是爲什麼啊，趙率吾道，你問原因麼，我得對唐先生說，唐先生，你總知道我往日行爲很壞，仗着薄有家產，時常胡作非爲，就只對於女人，不道德的行爲已經很多，我的髮妻就是被我氣死的，她死後我更放心了，在外面交結了許多女人，都是行雲流水，沒有真心，趙率吾看看素菱道，你沉住氣，聽

我對唐先生說，我自從遇見素菱，把她收作外室，起初倒很愛她，想要長久把她佔有，但因不能日日住在這裏，怕她有軌外行動，就彷彿老年富翁，對付青年姨太太的法兒，勸她吸上鴉片煙，可是過幾日以後，我漸漸把心冷了，這原故且不必說，也許是我性情浮薄，容易變心，也許是他沒有長久維持我的力量，好在我和她並不是正式結合，很可以隨意分散，不過我想到當日一念之私，害他染上嗜好，我若把她拋開不管，未免太殘忍，良心有虧，所以打算兩條道路，或是養她一世，或是先替她把嗜好戒除，再給錢打發她走，不過無論怎樣，都得慢慢的說，而在這兩個月裏，我對她並沒什麼表示，我也不常來了，那知昨天發水，今天我就遇到一件意外事情，這件事逼得我非跟素菱斷絕關係不可，所以趁夜間自己划船來跟她談判，不料來了正遇見老兄在這裏，這真太好了，我雖然行爲很壞，聲名不佳，可是天良並未泯沒，而且多少念過幾年書，知道是非，今天又是一生最緊要的關頭，萬不敢再作虧心的事，所以爲着素菱，很是爲難，我容留她，便要失去終身幸福，錯過振拔的機會，要拋棄她，又怕她日後勢落無依，不能生活，弄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如今有了老兄，這難題就解決了，真是天賜其便，我今兒實在得到佳遇，好事接踵而來，悅着欣然而笑，又指着鈔票道，我原意並非只給素菱這一點兒，因爲大水阻隔，銀行不能辦公，家中只有三千多現款，就姑且帶來，你們先收下，等幾天銀行恢復營業，我再送三千過來，至於你二位結婚時，我另外還有薄禮奉贈現在我把原由說完，你們總明白了吧，紹文正要答話，素菱已拉着趙率吾的胳膊，揉搓着道，我一點不明白，你爲什麼不要我，不說明白，我今兒死在你跟前，趙率吾搖頭說道，我有不得不跟你分離的苦衷，說了只教你難過，你也不必問了，素菱咬着牙道，我非問不可，死也得死個明白，走也姿走個明白，趙率吾撮唇微嘯一聲，嘆氣說道，你一定問，那麼就告訴你，我要結婚了，素聞菱言，似乎墜入夢境怔了半天才道，什麼，你結婚，娶姨太太啊，那也不碍我事，趙率吾道，怎麼不碍你事，這話跟你說，你也未必明白，正式由愛情結合的婚姻，萬不能容第三者，我對於敬愛的人，也萬不能有絲毫欺詐，所以預先必須打掃我的舊污，洗淨了愛情，好貢獻給她，素菱好像不大明白他的話，瞪着眼睛道，

我向來沒聽你說過，現在忽然……：你要跟那家姑娘結婚，趙率吾道，這個人啊，告訴你也不認識，而且我也不知道是那家姑娘，因為今天才識得的，素菱愕然道，什麼，今天才識得，就定妥了。趙率吾點頭道，不錯，定妥了，你沒見我們的訂婚戒指，素菱望着他手上道，瞎說，那兒有戒指，趙率吾指着頭上綉布道，這就是訂婚戒指，素菱聽着茫然發怔，趙率吾笑道，你不懂麼，我把這件事告訴你吧，我這人向來自負硬心胸，從十七八歲到現在，一直和女人打交道，可是只有色慾，並沒愛情，所以自己起個外號，叫作西門二官人，不怕你生氣，就是對你，也和嫖班子姑娘一樣，只於長期包月罷了，不料我今天意外的遇見一個女子，方一見面，她對眼光朝我一看，就好像一把利刃，射入我肚裏，把我向來堅硬的那顆心，給割開了，我那永沒發生過的愛情，立刻湧了出來，變成一團烈火了，幾乎要把我焚化，我在一瞥之間，就知道遇見主宰我命運的人了，不過我的習氣太壞，油腔滑調慣了，當時對她說了幾句調逗的話，被她正顏厲色臭罵一頓，這頓罵顯出她的人格，更增加我的愛心了，因為她同居的婦人先曾向我借船，便去買辦食物，我就把家裏存的糧米，和一切吃的東西，隔窗拋了過去，爲着對她盡點兒心，聯絡感情，那知她倒惱了，把我拋過去的水果，又擲回來，打在我臉上，跌了一交，受傷流血，我心裏更增加了一百分的愛，覺得她這一下打擊，簡直是一個長吻，我的性命靈魂，也隨着這一下打擊飛到她身上，而且由這一下打擊，把我的良心也給打醒了，對着她好似一個萬惡的罪人，仰望着天上純潔的仙女，可是這罪人對仙女有高攀的野心，這未免太不自諒，可是我知道罪人既遇着仙女，再離開了便不能活，當時慚愧悔恨，幾乎要哭出來，在那幾秒鐘內，覺悟了自己以前太不是人，決定立改前非，作個好男子，好得攀附那高潔美麗的人，並且借他的力量，幫助我上進，拯救我罪惡，就先派僕人送信謝罪，並且求她以朋友相待，幸而蒙她允許，居然不念舊惡，肯借我的船用，我自己獨坐深思，這是上天給我的轉機，賜我的希望，雖然不知她是否也能愛我，以及她的愛情是否已有所屬，可是我已把命運交給她了，就得拚命爭回我的命運，倘然能如願得到她，自是如天之福，若不能得到她，我以後也就失了生趣，很可以把這叢罪之心消滅，不必留在世上傷心

，既是前途性命所關，我只有鼓起勇氣，就把她看作已經訂婚的愛人，努力追求，直至得到爲止，可是先要把自己整理好了，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變作個不愧不怍的人，才配作她的配偶，於是就想到素菱，現放着一處外室，若不取消，莫說沒有愛她的資格，簡直想她都是罪過，於是就決意來打發素菱，但轉想我現在正要悔過遷善，以求無愧於她，却先爲她作一件負心事，這件負心的事，若在昨天，我可以毫不在意坦然作出來，今天可就不成了，無奈不作這件負心的事，便要滿盤皆空，我也只可拚着多用錢安慰自己良心，那知正遇着老兄在此，把我的不安，完全解消了，老兄你真是我的救星，我真沒法申說我的感激，方才我進來的時候，你十分害怕，覺得我定把你當作仇敵，現在總明白你是什麼地位，過幾日我定然打個赤金的盾，上面刻上恩載二天四字，作爲賀禮，並且留個紀念，我還希望你們二位趕快舉行婚禮，使我親眼看見素菱得着終身歸宿，我也心安，至於婚禮用費，由我完全擔負，不用你們操心，紹文聽他這長篇大論，心緒論轉，知道他全是對自己講說，素菱絕聽不明白，在他以爲自己和素菱是一個人，說與自己便等於告訴素菱，聽他語意，看他神情，實是出於誠心，並非虛偽，因他愛上別的女子，預備自滌污染，改換生命，所以把外室推讓他人，情願厚加資助，以求自慰天良，世上的奸夫淫婦，遇到這樣大量厚情的本夫，可謂千古難逢的幸運，但我和素菱素無交往，今日邂逅相逢，竟遇到這樣含事，被他硬給結爲一體，盡力成全，還教正式結婚，我擔了個奸夫的聲明，還得領受本夫的恩惠，真是陰錯陽差，天昏地暗，他越寬厚，我越冤枉，難道就這麼糊塗糊塗，跟這性情淫蕩未受教育的女子結婚麼，紹文便說道，趙先生，你說了半天，只是你自己一事，並沒替我設想，現請問你對我方才說的話，可能相信，趙率吾搖頭道，不能相信，我曾親耳聽見你跟她定約會，她嫌日漸遠，不能等待，定要跟你同逃，及至露了面她又哭哭啼啼的不肯捨我，你也不承認跟她有關係，請想你可承認，跟她哭啼，有什麼分別，唐先生我勸你不必再說，這種違心的話，你總可以看出我心意真誠，應該光明磊落的承認一切，我並不是定要你承認以前說他的關係，只要你承認以後你他結婚，結完了大家哈哈一笑，再坐下喝兩杯酒，慶賀一下，以後我回到家中，

安夢隱，你們住在這裏，也心滿意足，那是多麼好呢，紹文道，你說的實在是好，倘然我以前曾作過你所說的那種事情，現在一定對於遵從你的命令，無奈我實是才進來沒一點鐘，如何能依你作這種事，趙率吾聽了冷笑，紹文急於洗刷自己，脫過這道難關，自思我把今日所遭遇的事，對他細說，再指出一個證人，或能得他相信，就拉着趙率吾道，你請坐下，我把細情對你說，現在我正在患難之中，絕沒心情作越軌行爲，而且我可以指出個時間證人，證明我到這裏的時間和原由，說着就先把自己家庭情形和父親的習性，以及自己怎樣積憤在心，今日去探視姐夫，見他貧病垂死，回家央告父親幫助，又遭斥拒，當時又有位小姐，去請父親看病，父親定案訛索很多的金錢，自己實忍不住，直言諫諍，鬧得父子反目，被趕出來，父親不許用他船隻，只好借搭那位小姐的船離開，因爲旅館人滿，無處可投，又值天晚，怕嚇惶那位小姐回家，我才無可奈何，只可姑且指着道旁一處人家，假稱朋友所居，跳下船來，那知恰巧竟到這是非之地，紹文把經過說完，又道，趙先生我雖不敢自稱高尚，不敢自稱有道德，但總還受過教育，這教育對於愛情對象，總算懂得選擇，您的如夫人當然很可尊敬，不過您請想想，她是否能成爲我的對象，再者……不瞞您說，我在搭那位小姐船的時候，我很愛慕她的學問人品，她也認爲我被父親驅逐，多半起源在她身上，所以互相發生好感，已經定了交際，我現在是一個窮而無業的人不敢有什麼奢望，可是我敢發誓，從遇見她以後，眼裏再不會有別的女子，直到爬上你家牆頭許久，我的心還沒有收回來，好像隨她走了一樣，怎會一回頭看見你家如夫人，就又發生愛情，約着同逃呢，紹文說到這裏，猛悟只顧求趙率吾相信，竟把自己隱蓄的情感說出，未免唐突那高潔的人，就又道，這話我本不該對人說，不過要證明我這無意中進到這裏，並且進來時已在天黑之後，只可告訴你，如果不信，可以去問那位小姐，我說的是不是實話，那位小姐姓馬，住在青陽……趙率吾聽他未說完時，已插口說道，什麼實話，簡直廢話，紹文末一句恰和他同時開口，所以沒說完便咽住，但趙率吾聽見青陽二字，也把原來要說的話咽住，隨口問道，她住在什麼地方，紹文道，青陽里，趙率吾道，姓什麼，姓馬啊，青陽里多少號，紹文說我沒有問，只知他住在一個女朋友

家裏，趙率吾道，她坐的船什麼樣兒，紹文道，係公園划船的式樣，不是普通小船，趙率吾聽了無言，轉身退了幾步，而壁小立，好像去看牆上字畫，隨又轉身走回道，你是說已經跟那位姓馬的小姐有了愛情，所以不會有跟素菱私逃的事，對麼，紹文點頭道，請你信我，趙率吾道，那麼你很愛那馬小姐了，紹文在良心上不敢承認這句話，但在事勢上又不得不認，只可點點頭，趙率吾道，他對你呢，紹文道這話你問得沒理，我愛她是我自己心裏的事，並未現在外面，她愛誰不愛也是她心裏的事，我如何知道，再說初次相識，只有片刻的交談，又怎能談得到這個，不過她因我失去家庭，很爲關切，曾像老姊對幼弟似的懇切教導，我覺得十分感激罷了，趙率吾手摸下額，似有所思，過一會忽然豎眉瞪眼，厲聲叫道，你簡直是滿嘴胡說，編出這套話來欺瞞我，我教你敬酒不吃吃罰酒，說着猛然伸拳向紹文臉上打去，紹文只覺那拳頭似鐵錘，來勢甚重，眼前一冒金星，頭上轟的一聲，便向後跌倒，昏然暈去，過了不知多大時候，方才甦醒，又覺頭重如鉛，岑然作痛，身上似被重物壓着，喘不出氣的嘴脣，原來是一個人的臉兒，和自己相對相貼，心中一驚，想要掙扎起來，才覺身體已被捆縛，而且身體一動，上面那臉兒也隨着搖顫，同時又看出那臉兒是素菱，心中明白自己和素菱已被面對面的捆到一塊，這時只覺臉上發熱，似乎有水流到耳後，原來素菱正在哭着，流出的淚，像落雨似的落到紹文面上，紹文聽素菱悲聲說道，你這是怎麼着，饒了我吧，話未說完，只聽拍的一聲，似乎什麼東西打在她身上，素菱痛得身體一抖，隨聽趙率吾聲音喝道，不叫你開口你還說話，紹文側目看時，見趙率吾坐在床邊吸紙烟，手裏拿着藤桿毛筆，那當然是方才打素菱的武器，紹文才知自己是臥床在上，便叫道，趙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快鬆開我趙率吾聞言笑道，你醒過來了，我打了你，很對不起，素菱這樣，你怎肯服服貼貼讓我捆上，素菱方才也是被我打了一頓，才捆上，紹文道，你爲什麼捆我，再不解開，我要喊了，趙率吾笑道，喊啊，喊來警察，倒給我省事，唐先生，這不能怨我，只爲你們要好倒了司逃的程度，反倒對我假惺惺，推三阻四，蔑視我的好意，逼得我不好不使強硬手段

，把你們結合起來，組織起來，因為我這人向來關心風化，所以暫且給你們留着衣服，再過一會，我就要回家安歇去了，臨走時把你們衣服全剪破扯下來，你二位願意安靜也好，願意喊叫也好，這左右幾家都逃水走，並沒人住，就有也逃不來，街上更不會有行跡的，可是你們放心，至遲到明天早晨，我準打電話給警區，請幾位警察來解放你們，你們耐心等着，好在這涼爽的夜晚，不會受暑，你們若是怕冷，我可以給蓋上被，說到這裏，素菱又哀聲央告，趙率吾又用擲柄打她幾下，罵道，你還沒嘗够滋味，再開口我不把你弄爛才怪，素菱不敢作聲，只自哽咽流淚，那流下的淚水，直給紹文洗了臉和鼻子，紹文此際自覺被趙率吾逼入絕境，真有跟他拚命的心，苦於手足被縛，不能動彈，只有切齒發恨，趙率吾在床前負手來回踱着，神態安閒，忽的蹲下，開了冰箱的門，取出幾隻瓶子，放在桌上，自語說，自從發水送水的都絕跡了，這不涼的汽水，有什麼喝頭兒，不如喝喝酒吧，就開了酒瓶，倒在杯中，舉起轉身叫道，二位乾一杯，紹文知他奚落，負氣不理，素菱畏他威稜，不敢發聲，趙率吾見他們都不開口，就笑道，你們不喝，我有偏了，說着一飲而盡，放下杯子，舉腕看手錶道，現在已經十一點了，我應該回家，不能奉陪，你二位要喝水，要吸煙請快說話，等我走後就沒人伺候了，說着就把烟具盤推到紹文肩旁，將燈火剔亮，燈光正映射在素菱面上，使她居高臨下，相離咫尺，却是可望而不可吸，又倒了兩杯茶放在盤上，一筒他台紙烟和一筒火柴也放在近處，又從桌上取來一盒點心，打開蓋兒，合原放拉床上的水果盤，一同推到煙盤一起，佈置完畢退後一步，搓手笑道，我想預備很齊全，不缺什麼了，我要跟二位告假，再見，再見，素菱哭道，你真就這樣……話未說完，立聞拍的一聲被擲柄把壓下的話打回去，趙率吾接口道，不這樣怎樣，我現在只可這樣，若在前幾十年，自然另有爽快辦法，一刀切下兩個人頭，就算完結這件奸案，據說縣官還給賞酒披紅呢，紹文叫道，你爲什麼不那樣辦？趙率吾笑道，那是舊時代的辦法，現在法律只優待奸夫淫婦，不給受侮的本夫作主了，我的前程遠大，後福無窮，才不作那種傻事呢，哈哈，今天算全局已定，明天你二位到警廳，後天全天津報紙給你們作義務宣傳，不，我說錯了，天津報館多數被淹，未必能替你盡義

務，那就得由北京報紙代勞，再過幾天，你們就可以得着不花膳宿費的公寓，不過那是男女分座的，你們恐怕得離開一個時候，等自由了再行結合，至於我呢，我預算在一個月內，跟我的愛人訂婚，一男後水若退了，我們就在天津結婚，水若沒退，我們就去上海，大規模的舉行婚禮，不過就在本地結婚，恐怕也不能請你二位吃喜酒，你們住的免費公寓，向來不許客人應酬，請帖也沒法遞去，現在已說得太多，對不住，我可得走了，說着撿起床上的鈔票，放回衣袋，就向窗戶走去，素菱似乎感到他一走，事便無法挽回，但又怕打不敢叫喚，急得哇的哭了起來，紹文也切齒咒道，姓趙的我跟你無冤無仇，你何苦這樣害我，現在我求你自問良心，別作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你若一定疑我是她的情人，必須報復，那就請你把我殺了，我此際正在末路窮途，並不怕受罪刑，只是毀名譽，被那個契重我閹切我的人，因此誤會我的資格，那可怎能忍受，姓趙的，想作作好事，或是殺我，或是放我，若害我不明白的受這冤枉，我日後只有一口氣，也要回你報仇，趙率吾哈哈大笑道，日後任隨隨便，我願應不到那麼遠，現在我既不能殺你，也不能放你，你若怕經官，治罪，身敗名裂，也很容易轉圓，本來我起始就網開三面，不是沒給你生路啊，你只要跟素菱離婚，我就把你放開，咱們仍是好友，我照舊話應前言，贈送你們這所洞房，給素菱六千允奩資，另外再送兩千允的婚禮籌辦費和蜜月旅行費，你可能答應，紹文心中一打轉兒，想到姑且應允，再圖逃脫的權宜辦法，便道你又來無理取鬧，我說過跟你的如夫，素不相識，你怎麼把兩個隔在人裡給牽合一氣，而且你的如夫，也不願意，趙率吾道，就是你們兩個素不相識，今日弄到這種局面，我受屈你們還從我的意旨，你只問你自己是否答應，素菱那面不成問題，她當着我自然懼懼存慮，我一離開她就會立刻投到你懷裏，女人是沒什麼把握的，而且說你最後的一句話，紹文沖口道，好，我答應，你離開我吧，趙率吾走回床前，撫着頭髮笑道，你答應了，好極好極，不過放開你還得等會兒，你若自方才爽快應允，我並沒一點疑心，而且那時也沒網下你啊，現在你這樣強而後可，我却有些不大相信，似乎應該慎重，你且稍候，我寫三份婚書，你和素菱都親筆簽名，我以介紹人的資格，自然在婚書上留個名子，另外再請一位律師的朋友，證明一

下，也簽上字，歸你一份，素菱一份，我也保存一份，這樣子就完全，素菱既得法律保護，日夜不敢有被棄之虞，我也對你完全信任，已不三不其美，我那律師朋友住得很近，立刻可以接他前來，在半點鐘內便可辦完一切手續，那時你們就自由了，你若答應這樣辦法，我就去請那位朋友，紹文聽着，不禁倒吸一口冷氣，知到自己隱衷已被趙率吾看破，終無法逃開她的網羅了，他要我和素菱訂立婚書，並且證據齊備，手續完全，這婚書一立，我就和素菱成爲在法律保障下的正式夫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論那個心性不投，氣味不和的女人，作終身附骨之疽，是我寧死不能依從的，即使素菱是個有學問有品格的女子，我因爲今天新得了一樁希望，這希望雖然萬分渺茫，但我已心有所歸，絕不肯和別的女子訂婚，自斷希望之路，想管就拚了出去，高聲說道，我說答應，就算答應了，若正式訂立婚書，那可還得長時間的考慮，暫時不能從命，趙率吾道，你即答應了，還有什麼考慮紹文默然不語，趙率吾笑道，如何，我早料到你是假的了，那麼痛快說，你還是不肯答應，紹文應道，就是吧，我不能答應這速成的婚姻，趙率吾哼了一聲道，我明白你的意思這問題不在速成遲成，你只是借作托詞，素菱這小女人，也並非不可愛，倘然你不是意中早有所愛，大約已欣然樂從了，實告訴你，從我這兒說你滿沒希望得到所愛的人，只能得到素菱，你不要素菱，就得身敗名裂，我已沒有什麼可說，現在再給你個機會，半分鐘內你若沒有表示，我就下船走了，趙率吾又道，不必再說，你既不肯，我可走了，紹文聽他緊走，急得破口大罵，素菱只嗚嗚的哭，趙率吾早已爬出窗外，向內說了句二位保重，我走了，底下就不聞聲息，須臾又聽款款之聲，漸漸遠去，紹文知道他確已走了，就自嘆了口氣，素菱也止住哭問道，他走了麼，紹文道，走了，素菱悲聲道完了，他一走咱們就等着進法院吧，紹文道，他不走又得怎麼樣，還指望把我餓麼，素菱望看紹文道，我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在他沒來以前，已經跟說好了，怎他來了以後，實心實意的叫我娶我，還被幫忙許多錢，你怎麼死不應，難道你怕他是假的，紹文道，我知道他不假，素菱道，知道不假，爲什麼不答應，是沒心要我呵，紹文道，你那時賴在他身哭是不捨，若答應娶你，你並折我個對頭兒，素菱咳了兩聲道，你真是實心眼兒，

當着他我怎麼能不那樣，紹文心想這女人真是神於變化，趙率吾才走，她就又倒過這兒來了，素菱又道，你心裏有一個人，所以不能要我，可是真的，紹文道怎沒不真，實不相瞞，我壓根兒沒心要你，素菱聽了又哭起來，紹文覺得臉上頸際全是她的淚水，連襟領全浸濕了，不由叫道謝謝你，別哭吧，我已經壓的喘不出氣你的眼淚更浸得難過，又不得揩拭，一會兒就泡壞了，素菱忽的破涕笑道，你的臉是泥捏的，這麼怕水，紹文道，你若壓在底下，就知道什麼滋味，趙率吾到底向着你，給捆在上面，素菱道，我又不是胖子，就會把你壓壞了，你是壓不慣的，紹文道，什麼話，誰壓得慣你……難道常這麼，紹文駭辯本出無意，但說到半截，猛悟此言大有語病，易因雙關而生誤會，就咽住了，但素菱已格格的笑起來，雖被細着，却笑得通身顫動，偏偏趙率吾把他兩捆得十分促狹，素菱雙手捆到紹文背後，紹文雙手捆到背後，頭面相對，胸腹相貼，腿兒相間，又加夏天衣服單薄，素菱這一笑，紹文也覺通身不得勁兒，就道，你真有心情還笑呢，我受不住，寧可盼趙率吾快叫警警來，把我解開，就立時死了也好，素菱道，我的手也被你壓麻了，你想有什麼法兒，把繩子解開，紹文想了想，又看看旁邊烟具道，這個燈也許是救星，可以把繩子燒斷，素菱道，你唬呵，紹文道，我在底下，够不着那燈，只有咱們一齊用力，向烟燈那邊歪去，煙燈恰可烤着你胳膊上的繩，素菱道，菱着繩子，豈不連衣服也要燒壞，紹文道，豈止衣服，恐怕連皮肉也要受傷，這時也只好拚出去，素菱叫道，噯，我可害怕，辦不得痛死叫，紹文道這不過只燒壞一點皮肉，只忍受一時痛苦，比進監獄長久受罪，身敗名裂不，便宜得多麼，我苦在上面早已燒了，素菱道那可不成，平常割破個小口兒還痛得要命，現在生燒活燻，誰受得住，我死不幹，紹文見她不肯，心中焦急，用力掙一掙，覺得捆得甚緊，絕難掙脫，知道不能幸免，只是暗願目前，看看常面是煙具，右面是床欄，就盡力將身體向床欄那邊傾側，素菱在上面一聲喊叫，兩人牽牽着向旁倒去，素菱落到床上，紹文也就側過身兒，釋去上面的重負，才喘出一口氣來，素菱罵道，缺德鬼，跌得我好痛，怎不早說一聲兒紹文又道，對不住，咱們若能再翻一下，我就到了上面，可以拚着我的肉去燒，素菱道怎麼再翻，我身後已緊抵床欄，你身後又貼

着煙燈，一點兒不能動彈，紹文想了想，果無法可施，就嘆了一聲道，完了，我的運氣，我的報應，無端遇着這樣禍事，也許是上天給我不孝的懲罰，可是這樣犯大毀，多們冤哪，素菱道，你冤還有我冤，這才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我招誰惹誰了，自己在房裏呆得好好兒的，憑空來了你這冤家，偏巧被趙率吾撞上，我覺着小命兒要完，誰知道趙率吾正要跟別人結婚，情願把我讓給你，這不是因禍得福麼，那知你這狼心成，又拿糖耍茶，把他氣急啦，如今只好等着受罪吧，我本來沒事，你給惹了事，我本有活路，你給鬧死了，我恨起就咬你塊肉，紹文道，你咬呵，我也自知對不住你，素菱幽言咬了咬牙，隨即張開了嘴，狠狠向紹文臉上湊過來，似乎要咬掉他的鼻子，紹文嚇一聲，躲無可躲，只好閉上了眼，不料素菱那滾熱的唇兒，竟貼到他頰上，吻了一下，紹文才張口愕視，素菱已悽然嘆道，得了我吃了你當什麼，這也是我命該如此，也是自作自受，本來你敲窗借宿且很規矩的，我駁出你去，也就完了，偏又把你讓進房來，進來以後若依你的話，給開空房間去住，也可沒事，偏要留你作伴，又起頭兒要跟你逃跑，才教趙率吾聽見，鬧得這步田地，這都因為我在窗口向外看時，心裏又愛上你了，別看你心中另有別人，並不愛我，可是我既愛你，就自己認命，他不胡亂埋怨，現在什麼也不必說了，只有一點兒怪傷心的，就是你不愛我，好像這點罪孽受得太沒趣兒，你若是我，便立刻死了我也安了心，閉了眼，紹文以前認定素菱是個給男人作玩物的浮蕩女子，心中厭薄，所以任她目挑心招，肌膚相接，絲毫不覺動心，但這是聽她把罪責全攬到自己身上，自怨自歎，並且忘了來日大難，只以不得見愛為憾，不由心中有些感動，嘆息說道，你也不必傷心，咱們一同受這冤枉罪，也是緣分，試想三點鐘以前，還互不相識，三點鐘以後，竟網縛一處，能說不是前生冤業麼，現在你也不必管我愛不愛，趙率吾已經走了，無可挽回，我這時即使萬分愛你，願意娶你，不也是白說麼將來的事，等這場官司完了，咱們有緣相遇那時再說，現在你只把我當作患難朋友，在這短時裏互相給些安慰也罷，素菱吁氣道，我明白，在這時候指望也沒有了，將來呢，咱們也未必遇得上，你出獄以後，還會找尋麼，得就不往後想了，你的話對，咱們哭也沒有用，叫也沒有用，不如說些開心

的，你把你愛的那女子，說給我聽吧，紹文道，這話錯了，我對那個女人，談不到愛，我也不配愛她，只匆匆一面，連朋友資格還不够呢，說着就把和洗凡的遇合，仔細告訴一遍，素菱聽了笑道，原來如此，你這單思害得也太早了，一點兒不知底細，人家也許是有夫之婦，也許是有主的人，紹文道，所以我談不到愛，只於有那一線狂妄的希望罷了，素菱道，也不一定，那女子若是不會許人，將來也許有一線希望，不過這也是緣分，紹文道，當然那都保不定，而且即使人家既未出嫁，也無愛人，像這樣平庸男子，也未必有什麼希望，我方才只爲趙率吾相信，就把這件事說實了，真太侮辱人家馬小姐，素菱一撇嘴兒道，噯，你別過謙，像你這樣男子，那個女人見了不愛，那馬小姐倘然還沒有主兒，你當然九穩，紹文也回了一聲，你別過獎，我很有自知之明並沒有有一點兒長處，值得別人愛惜，素菱接口道，別說屈心話，沒人愛你，我這步大難怎麼遭的，紹文不由笑了笑道，謝謝你，也許你眼兒特別，專把壞的看成好的，我却自己明白，那馬小姐好似天上白雲，我只是地下泥土，天地懸隔，怎能希望她能……才說到這裏，素菱忽然似有所觸眼道，噯，瞧你捧得這高，她也不過一個鼻子兩隻眼，難道還比人多點什麼，就把你迷得這樣……我很明白，你嘴這儘管說不敢高攀，不敢希望，可是心裏不知怎樣盼着呢，還不如趙率吾痛快，愛上了一個女子，就定要得到手，不管補缺的能來不能，先把原任官趕走，也是和你一樣愛得迷了，不過路數不同，說着眼珠一轉叫道，噯，奇怪，你愛的女子是馬小姐，趙率吾方才說他那個也姓馬，怎麼姓馬姑娘都這麼迷，哪，紹文聽了，猛覺心中一動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悚然說道，趙率吾家在什麼地方，素菱道，就在六十四號路上，紹文道，六十四號路很長，他住在什麼里，素菱道，他是自己房子，沒有什麼里，那房子衙門就在六十四號東頭馬路上，後門在巷內，緊挨着青陽里，去年不知爲什麼把前後掉了個過兒，我會在那裏住過幾天，房子長講究……正說着忽見紹文顏色大變，直瞪眼，好似突受意外驚恐，方要問他怎麼了，紹文已把身體掙得亂動，勦聲叫道，你說他住在青陽里，真的，素菱道，怎麼不真，不過他的宅子是挨着青陽里，並不是在那裏裏面，你爲什麼這樣發急，紹文吁了口氣，閉上眼，自語道，一定不錯，一定是她，世上

不絕會有第二個那樣的人，這可怎麼好，素菱道，你說什麼，怎猛孤丁的又……紹文低聲道，請你先別說話，容我歇一會兒，我忽然頭痛，素菱道，怎我一說青陽里，你就忽然頭痛，紹文道，等一會兒再告訴你，現在且不要吵我，素菱只得閉口不說，但一直把詫疑的眼兒，注在紹文面上，紹文閉目如睡，心裏却七騰八落紛亂如麻，從素菱說出趙率吾住址，便已悟到趙率吾所言意中人，必是洗凡了，洗凡命告訴她寄居青陽里友家，趙率吾也說他所愛的女人，住在近隣，又是姓馬，世上又豈能有和洗凡同樣美麗的女子，既然同姓，又同時居在青陽里，何況趙率吾所述女子情態，確係洗凡，再證以趙率吾初逼我和素菱結婚，只要我口頭允許語氣甚為緩和，及至聽我說已愛上個姓馬的女子，並且連住址也說出來，他當時精神，已很可異，不過，我沒想到這層，姑而未加注意，以後他就更加緊逼我答應和素菱訂婚事，又添出立書婚約入證的條件，這當然因為知道我是他的情敵，恐怕日後阻礙他幸福之路，想及早把我除掉，故而趁這機會，竭力把我作成素菱的和法丈夫，便永遠失去跟他爭奪洗凡的資格，及去用盡威迫利誘手段，不能得我允諾，他更認為對洗凡有誓死不渝之情妬恨倍增，就使出辣手，把我和素菱綑到一處，預備由法律方面，教我以姦夫罪名入獄，現時既失去自由，將來前途也因名譽毀敗，陷到萬劫不復，再無接近洗凡的可能，他就安穩成功了，這主意真真毒狠，不但害我把素菱冤枉在內，但他却想錯了，我雖對洗凡仰若神仙愛逾性命，但是十分自慚形穢，竭力驅除妄想，即使未嘗沒有作到神仙夢也甜的口念頭，却在理智更有神仙不是凡人作的警覺，何況萍水相逢交誼初結，對他這樣胡思亂想，真該自打嘴巴，不過我對他感激敬愛，實是刻骨鑄心萬難自遏，總希望有所發洩，但非定願與很成爲夫婦，倘然日後相逢，她能認我作個異姓兄弟，使我得把她當作胞姊時時侍奉，我也就滿足了，所以倘然發現她已有丈夫，我只有羨慕那男子的幸福，絕不嫉妬，並且我敬愛她而也敬愛她的丈夫，倘然發現她正和某個男子相愛，我只有看着那男子配作她的丈夫，便要從中成全，使其如願，我看到她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但對趙率吾可不能這樣作法，趙率吾是個名譽極壞行爲萬惡的人，即使和普通閨秀相遇，還怕沾污了女方清白他也只配和素菱這等人，作禽獸愛的肉慾結合

，朝聚暮散草率婚姻，若去追求洗凡真是狂妄大胆，把洗凡遭踏苦了，只這一句說話已經該死何況還見諸實行，但洗凡既落到他眼中就算已遭魔難，固然洗凡性高潔，那樣學識，絕不會看中這麼個惡棍奸徒，上他的當，但只怕她不知趙率吾的底細，受他甜言密語以意屈情的誘惑，又怕趙率吾安排什麼圈套，遂用惡勢力，加以迫害也許洗凡正受着威脅，無法脫避，不過白天我見着洗凡他還從容談笑似乎我所慮太過但聽趙率吾說話情形似乎對洗凡已有十成把握，倘然不是口妄誇談，那麼只恐災患便未加到洗凡身上正也向她走着，我既得知此事，必須設法挽救，起碼得晤洗凡一面問明真相，她妾已受誘惑就勸告她覺醒，她若已受威脅就幫助她抵禦，拚出我的性命，也要保護那天仙化人的高尚靈魂，清潔身體，萬不使奸人得志，但轉想自己困在此處，天光一亮，就是法院中的罪犯，如何還有方法去救洗凡，只悔我未能早知此事，否則趙率吾，逼婚時候，我就爽快答應，只求暫時脫出此間，把洗凡救出危境，以後就把終身幸福，犧牲給素菱，或把來日光陰，消磨於監獄，我也心安意得了，紹文想着，心中悔恨自己腦筋遲滯，不能早些醒悟，如今明白了，却已走失機會，無法挽回，但是洗凡正在危急，自己無論如何，總得想法救她，即使救她不成，或者她不肯領受我的好意，反正我得見着她的面，把趙率吾的品格，行爲從實訴說，加以警告，方算報答，她白天臨行諄囑的關切之情，總而言之，我必得想法逃出這裏，趙率吾說，到明天才報告警察現在離天明還有三四點鐘工夫，我要不能憑着智力，想出辦法，真枉是男子了，想着急得身體一動，忽覺脊背觸着硬的物件，知道是煙具的木盤，心中突有所得，就張目向素菱道，我不能回頭，你可以從脖頸下看看，那煙燈離我肩頭有多麼遠，素菱道，你問這個幹什麼，我方才問你的話還沒告訴我呢，紹文道，沒有什麼，我不過一陣頭疼，素菱道，你別把我當孩子，我早看出來，你從我聽說那兩個人都姓馬，就變了顏色，再聽說趙率吾住在青陽里，就又頭疼，這裏面準有緣故，咳，到了這步田地，你還有什麼可瞞，紹文心想自己若想逃地，必須先得素菱同意，求她幫助既然我的神色已被她看破，若再隱瞞，勢必惹她氣惱，鬧得兩相陌路，便要誤事，但也不好從實相告她若知道我與趙率吾所愛同是一人，要逃出去給趙率吾破壞，她必認

爲我破壞他人只爲娶成全自己，任我說破了嘴，也不能教她明白我這純潔的動機，如今只有騙她一騙了，就道，你已經看出來我還瞞什麼，其實這事豈只不能瞞你，還必得對你說明，現在我已把心灰透了，實告訴你，趙率吾要娶的女子，既然姓馬，又住青陽里，恰恰就是我今天遇上的人，世上真有這樣巧事，那女子既和趙率吾相識在先，趙率吾又決意娶她，憑趙率吾勢力財力，自然包準成功，我這無財無勢的窮人，還有什麼希望，何況我本來就是妄想作夢呢，素菱聽着，初覺驚愕，既而輾然笑道，這可真巧，怎你跟趙率吾一天碰了兩回頭，在我這裏才明着碰上，又在姓馬的女子那裏碰上了，可是我這兒你算得了勝，我本打算拋了他跟你，他也答應叫我跟你，你不受抬舉，自己弄成敗仗，有什麼法兒呢，可是在那姓馬的女子那邊，你萬不是他的個兒，我現在因爲品出趙率吾的人心，又被他冷淡日久，有些怨恨，才生了外心，若在他初娶我的時候，倘有個比你強百倍的男人，也引不動我，你那知他哄女人的手段多麼好啊，現在既然看上了姓馬的，就萬逃不出他的手，你便是也有錢有勢，仍舊闖不過他的手段，這是我深知內情的話，你趁早死了心吧，說着又格的笑道，可是那馬小姐入仙似的正在你心坎裏供着，忽然被人挖了去，多麼難過，紹文搖頭道，我跟她只見過一面，既沒交誼，又不是我的未婚妻，跟了別人，有什麼難過，我現在除了自恨，糊塗得可笑，只有後悔，素菱道，你後悔什麼，紹文道，不怕你過意，我實在有些被她迷住了所以既辜負了你的好意，又失去趙率吾給的機會，落到這樣局面，如今明白過來，怎不後悔，無奈後悔也無用了，趙率吾已經回了家，我有什麼法兒叫他知道，我已經願意跟你結婚，再坐船回來，開放我們，咳，素菱，我真對不住你，能答應的時候，我不答應，現在我願意答應，又沒法挽回了，只有等着明天警察來，把咱們送進法院治罪，求你不要恨我，我對你這分兒虧心，將來定要補報，好在咱們沒有大罪，到法院不必訴冤，那是沒人信的，只認和姦，莫認圖逃，至多不過一年半載的徒刑，只一釋放出來，我就跟你結婚，你在獄裏，無論受什麼苦，也得想開些，爲着咱們將來幸福，總要自己保重，素菱怔怔的聽着，面上現出感動之色，悄然說道，你這話可是真的，紹文道，我知道方才太教你寒心，現在可怎麼能教你信我，說着連袖

了兩聲，素菱將粉頰，貼着他的臉兒道，別着急，我信你了，不過還得問問，你是只覺對不住我，還是從心裏愛了我，紹文道，這話教我說着慚愧，才說過不愛你忽然又愛你，莫說你不信，我自己也不好出口，只可姑且這麼說，並不敢望你相信，我在初進這屋子，便有幾分愛你，只爲你對我太交淺言深了，反教我有些驚疑，又加心裏存着馬小姐的影子，才作出那冷酷舉動，及至趙率吾走後，我已證明你的可憐境況，把原來的疑心都打消了，就由同情又恢復了愛你的心，再聽那馬小姐和趙率吾的關係，我心裏好似浮雲全散，只看見你這一輪明月，只爲細着不能動，若不然我早就跪下謝罪了，素菱聽着似已深信紹文的愛情，毫無虛偽，立刻珠淚盈眶，顫聲道，你不用再說，我明白了你二十分愛我，這就够了，我方才說過，死了也不寬，紹文道，咳，你還不寬，你太寬了，方才我若痛快答應了趙率吾，咱們現在已經度着蜜月，還有他幫助的萬八千塊錢，足夠新婚後享受快樂，等大水退了下去，我再尋個職業幫補家用，咱們就永遠幸福下去了，只爲我一時固執，把你的幸福完全弄丟，反而害你去受罪刑，咱倆不知要公離多少日子，將來重新聚到一處，還不知得如何掙扎，方能組織家庭，實是害苦你了，素菱假着他的臉兒道，不必說這個，只要你愛我，受罪吃苦，我全不在乎，反正總有熬出來的日子，不過……咳，咱們才見面換了心，跟着就給熱辣辣的分開，連首信都不能通，想着真教人難過，紹文接口道，我也爲這個難過啊，倘然判一年徒刑，因在獄裏，你想我，我想你，到出來時還不知……我真不敢想了，素菱真是多情善感，聞言已失聲哭起來道，怎麼得老天可憐，叫我們逃開這關呢，紹文見逼到正題就道，不是我又犯妄想，現在怎麼能通個信兒教趙率吾知道我已願意，前來救開我們，仍照原來說的辦理，那真得謝天謝地，若不能那樣，我們能自己解開那繩逃開這裏，只求不致冤官受罪，便一處討做也是好的，素菱道我們若能出去，就可以去找趙率吾說話，他就不會再報警察，我們還可以照樣得他幫助，紹文道，是啊，說的有理，只要能逃出去，就能轉禍爲福，可是有什麼法兒逃呢，素菱皺眉半晌，才道，我沒一點法兒，可惜方才沒依你的話，若感我壓在你身上的時候，把肩繩纏燒斷，這時早出去了，紹文道，可惜什麼，你那時不肯忍疼，現在何必後悔，素菱

道，那時我心灰意冷，滿心恨着，你肯爲你受那樣的苦。你若早把這話對我說了，就是燒掉一隻胳膊，我也拚得出去，紹文道，咳，過去的事，都是怨我，不必說了，現在還是請你看我身後的烟燈，離着多少遠，可能燒着我胳膊上的繩子，我豁命試一下，素菱開言，就力伸玉頸，把眼光從紹文頸下的空隙望將過去，搖頭道，不成了，那烟燈已將熄滅，只剩下一星火兒，再說離你肯背還有尺多遠，怎麼也湊不上，紹文知道無望，長吁一聲，側目望望桌上，見燭光騰騰耀耀，雖然瞧不到蠟燭本身，但由發光地方測度，已知所餘無多，不久將儘，就嘆息道，只怕沒希望了，現在我們若能趁着殘燭未滅，從床上起來，借那燭火也可燒斷繩子，無奈兩人捆在一處，怎會立得起來，素菱試着掙扎一下，果然係絲毫難移，不由也絕望說道，完了，我們只等着罪刑期滿再見了，現在且斷了逃走念頭，趁這點工夫，打算將來的……說到這裏，眼光猛射到紹文臂上，心中忽有所觸，略一沉吟，便改口叫道，等着，我試試看，紹文道，你試什麼，素菱道，你臂上捆着兩道繩子，我的嘴也許够得着上面這一道，倘能咬斷，就算老天保佑，說完便竭力捨身俯頸，將櫻唇去就紹文臂上繩子，費了半天力氣，累得香汗淫淫，連紹文身上都浸濕了，他身子捆得雖然緊，好在女子肢體柔軟，微有伸縮性，居然櫻唇咬着麻繩，張口緊緊用牙咬住，但那麻繩是白麻所製，約有手指粗細，極爲堅韌，素菱的嘴兒，恰合繩子成交叉形，已然難於嚙住，又加他側目低頭，更使不上勁兒，何況他在咬住繩子以先，已然筋疲力盡，只可將牙齒重重點擦，可憐齒力微弱，那繩子又是自數千根麻絲合爲一股，由五股擰起合成一股用鈍些的刀尚恐不易割斷，她磨擦半晌，雖然把表面的麻絲咬斷幾十根，但那麻絲也是硬實的，一斷之後，就變成鋒利的針，刺破她的齶肉和櫻唇，有些細碎的就塞入牙縫，須臾滿口流血，把紹文的襯衣染紅一片，素菱疼痛又加疲乏實不能支持，嚶然一呻，就把頭兒撞在紹文肩頭，好像昏暈過去，紹文大驚，忙問怎樣了，連叫數聲，素菱才徐徐抬起頭兒，撲的落在床上，紹文和她一對臉兒，只見她滿面淚痕，滿口鮮血，連鼻尖下額香腮玉頰都沾滿了，好似帶了一掛紅鬚，不由心中一慘，方要再問，素菱也哭着說道，繩子太硬，我的嘴都磨破了，還紋絲不動，哥哥，哥哥，我實不能了，紹文聽着更

覺她楚楚可憐，誠摯可感，忍不住假住她臉兒也不顧血跡沾污，顫聲說道，親愛的，不要着急，我們逃不了就不逃，你可覺疼得很麼，素菱搖頭道，不疼，只是牙縫裏塞進碎麻，有些難過，說着側轉臉兒，向着床褥頭兒來回搖動，把嘴上血漬稍爲拭淨，又向紹文道，你臉上也沾上血了，怪難看的，宋，我給你揩去吧，紹文道，你又伸不出手，怎麼能揩，且由他去吧，素菱不語，微把臉兒往下一湊，伸出舌尖在他頰上略一盤旋，紹文微覺一陣濕熱柔膩，素菱已笑說道，給你揩乾淨了，紹文此際只覺精神迷離愴恍，心頭歷亂跳動，望着素菱，大張兩眼，無可言說，在理智上很明白她和自己學識品格，性情習慣，都有着極遠的距離，絕沒有相愛的可能，這時的一切言語舉動，只是哄她幫助，自己脫離好給洗凡送信，但在情感上，却覺有些憐她愛她，因而慚愧自己的欺詐行爲，似乎一顆火熱的心要跳出來投給她了，於是理智壓迫情感，情感又反抗理智，兩者內心交戰很爲劇烈，但外面却相反的倒現出冷靜態度，怔了一下才自己作第三者，給理智情感解和，決定此事既以虛僞起首，只可仍舊敷衍下去，後來如何，等命運和時間裁判，自己不作主張，正想着忽見房中突然兩倍明亮，燭光跳動，兩下，隨即熄滅，立刻滿目黑黑沉沉，只剩烟燈的微光，同時壁上時鐘敲了三下，素菱悄然道，三點了，我們大概還可以廝守兩三點鐘，天亮警察就來了，哥哥，咱們不用再想逃跑，安心說會正經話吧，紹文想想，也實無可逃之機，只可依她珍重別前的短暫光陰，互求安慰，就道，親愛的，我也不想逃，你有什麼可囑的話，請告訴我，素菱道，我們準定入獄受罪，可是咱們倆罪過不能一樣，你判半年，我判八月，一塊進去不能一塊兒出來，這樣就該定個約會，到時候省得亂撲頭，你說是不是，我若早出來，就先回北京去，跟我父母想法子弄點兒錢，再回天津等你，這麼說吧，你出獄時，若知道我已經出來就上南馬路文成旅館找我，那是我一個親戚用的，可以不花錢自住，若到那裏我不着，就給北京陝西街荷家營五十八號去信，能親身去更好，你同住腳兒呢，紹文道，我告訴你，已經沒有家了，那有準住址，不過可以這樣許你，倘然我出獄在後，一定上那兩個地方找你，我若是先出來，知道你還在獄中，無論要等幾個月，我任是訂做，也要等你出來相會，寧死也不離開，你一出獄門，必然能

見着我，素菱道，你可一準這樣，別教我找不着你急死，紹文道，你這時還不能相信我麼，素菱假着他的頰兒，聲音中迸發萬種深情的說，我信你，信你，咱們這定下的約會我心裏很坦然了，下一年獄，不算什麼，我今年才二十一歲，只當能活六十年，在獄裏耗費一歲，還有三十八歲跟你廝守呢，紹文聽她的話很令人動心，幾乎忍不住要吻她一下，但結果終於沒吻，這時烟燈也跳了幾跳，倏然滅了，只聞得油味刺鼻，抬頭看看窗外，見天空已由深黑變成暗藍，知道秋初夜短，少時便將天明，夜色被曙光欺得節節消逝而去，那陽光也就帶着警察步步逼近而來了，自己這一入獄不知要受何等困苦顛連，而且不知有若干時候，和人間世界隔離，家中的老父幼弟，正在艱難中的老姊姊丈，都算從此渺同隔世，就是我的關心洗凡，也已無法救她，只有聽其自然，看她自己命運，將來我出獄之後，也許佳人已歸沙叱利了，還有現在這個素菱，行爲雖然荒唐，情形却可憐惜，過去不管，對我總算一見鍾情，雖弄出許多陰錯陽差，却可看出她十分愛戀，絕意相從，以前我逕然拒絕，給她許多難堪，及至我口裏表示接受她的愛情，她歡喜得直要落淚，令我看着又感動又慚愧，但她這虛空的歡喜，能維持幾時一會警察到來，就把我給她拆開，只有到獄中去作美麗的夢了，正在想着，忽聞素菱悄然說道，你又想什麼，想你的馬小姐麼，紹文忙道，不，不，我正想不久就要離開，自己心裏難過，素菱啾啾酸鼻聲音，却笑着道我不難過，我正想咱們出獄以後的樂兒，紹文聽了這話，又不由得心神微動，注目瞧她，這時天已黎明，窗外一遍魚肚白色，映得房內青虛虛的，素菱的臉兒，在曙光中顯得又青又白，眼圈兒微腫，目眶含淚，却微現笑容，那一張小嘴閉得很攏，合那眼中的光，合成堅決而又熱烈的情態，但是又覺楚楚可憐，似比夜中艷妝齊整時分外動人，紹文一陣心旌搖搖，凝目不瞬，心裏自己似對自己說道，沒有多少時候了，以後來的事渺渺茫茫，難於逆料，我也只好付之不理，只願眼前也罷。現在這眼前的人，被我連累得太已可憐，我在這個轉瞬即逝的時光裏，還不盡力給她安慰，預先補償她將要受的痛苦，這樣一想，立刻感情發動，不能自制不容再思，叫了聲親愛的，你真太愛我了，就將嘴唇向前一努，恰恰觸着素菱的櫻口，科學家說人身都有多量的電，又說電是同性相拒，異

性相引，要證明這兩種學說，實驗起來很費手續，但這時她二人的接吻，就很簡單的把電學原理實驗證明了，紹文的唇方一接近，就把素菱的唇兒引得了過來，緊緊貼住兩唇上又並沒有膠水漿糊，居然黏着了好幾分鐘，這當然是電的吸引力量，在這幾分中間，二人都有了昏迷狀態，全閉着眼，好似睡着，而且腦子也和睡眠時一樣，禁止把將入獄的恐怖完全忘掉，簡單暫時停止思想，連五官四肢，好似也失了存在，兩人只覺相携上升，在空中飄飄飛舞，但若問飄到什麼地方，感到何種滋味，她們也茫不自覺，好像這樣任靈魂自由行動，就要越去越遠，直入無何有之鄉不復歸來，但這世界似乎還在需要他們，不肯任其飄逝，房中忽然微有震響，才把二人的靈魂驚回軀殼，二人悚然從夢中驚醒，意識中覺到驚醒的原故，是由耳官受了震動，但都迷迷惘惘的，不去考察聲音的來源，好似自然醒來似的，不過嘴唇已經分離，眼睛已經睜開，互相望着，素菱眼光中似乎射着火燄，不但烘熱紹文的心，還灼乾她自己喉嚨中的津液啞聲說道，你明白我太愛你了，我也不枉，可是你自己問問良心，也像我愛你一樣的愛我麼……這話若在十個鐘前，紹文頭腦尚在冷靜時說出，紹文必難作答，但這時竟沖口說道，我不用問良心，原就是良心教我愛你，可是我越愛你，越恨自己，毀了你才愛你，真真……素菱猛用裸唇堵住他的嘴，從唇縫發出含混的音聲道，又是對不住我，不許再說這個，紹文點點頭，等她的唇兒離開，又道，我實在良心抱愧，現在又想起一件事，你本有鴉片癮，到獄中身體怎樣受得住……說也奇怪，素菱本已一夜未曾吸煙，一直在緊急愛恨的感情內，綑縛掙扎的狀態中，却並未想到煙癮，也未覺得難過，這時一經紹文提起，立刻打了兩個呵欠，眼中流下無關情感的淚，但仍咬牙說道，你放心，沒關係，我沒煙抽自然愛罪，可還不致癮死，拚着熬些苦日，倒可以把這毛病戒除，將來我跟你在一處，難道還像作姨太太一樣，成天躺在床上抽煙麼，紹文道，話雖如此，只其你身體並不強壯，怕……素菱接口道，不怕，我見過這種事，我當初有位叔叔，在梨園行管戲園，他那煙癮很大，一天總得半兩，癮得入燈似的，平常少抽一口就沒力氣走路，簡直是，頭號兒煙鬼，那知一次他跟我兒到天津來，得空兒就到煙館過癮，不想點兒太低，竟被官人抓去，罰錢沒

有，判了三個月苦力，我們知道消息，都說叔叔這回準死無疑，他那樣身體，那樣大癮，怕一天也不能活，誰知過了三個月，叔叔竟回北京了，不但沒死，反養得又白又胖，可見這世東西，是有鬼作祟，有得抽便少一口也不成，沒有抽也照樣熬得過去，何況我年紀還青呢，紹文聽着，知道她這樣好志氣，完全由自己而生，不由更增愛惜，但耳中正聽素菱說着煙，忽覺鼻中吸着烟味，略一矚目，又瞧空中有一絲烟縷，裊裊上升，心中大爲吃驚，只疑爲是蠟燭或烟燈的餘燼，燃着什麼東西，若起了火烟，自己和素菱被網着不能脫逃，說不定要燒死，就叫道，你聞聞，有煙味兒，素菱道，我也聞見了，不是燒着什麼，話未說完，猛聽脚下有人笑道，什麼也沒燒着，是我在這兒吸雪茄烟，二位談得真高興啊，紹文素菱都聽出是趙率吾聲音，吃驚非小，借着急勁兒，抬頭一看，只見趙率吾正坐在近床的矮沙發上，縮身仰首，悠然自得吸着雪茄，二人只一瞥頭兒又落回床上，但在這剎那之間心中都得到一種希望，感到重有轉機了，在幾小時前，還都把趙率吾，看作惡魔但此際已變成救主，二人眼光相觸，各自相喻無言，紹文心中一轉，便先對素菱使個眼色，教她不要說話，才揚聲說道，趙先生，你幾時來的，趙率吾含着雪茄漫道，我在你二位睡着時候來的，紹文道，我們……我並沒睡啊，趙率吾道，也許沒睡，我進來時，瞧見你二位閉着眼睛也沒張嘴，那是……說着哈哈一笑，紹文和素菱都紅了臉，趙率吾道，二位這一夜過得可好，大概謬得很投機吧，紹文道，你把我們網了一夜，還說這奚落的話，你不是要叫警察來捉我們麼，趙率吾道，我原本想叫警察，後來又變主意，另請別人來幫忙了，紹文道，你又變了什麼鬼主意，請誰來助桀爲虐，趙率吾笑道，言重了，你在這時，怎還下這難聽的字眼兒，今非昔比，我已親眼看見你跟姉接吻，又那麼海誓山盟，當然已經願意娶她，咱們就是內親了，你還忍心罵我，說着伸手向衣袋內一掏，取出一疊紙張，揚着說道這就是我請來幫忙的人，你們在上面簽個字，蓋個章，這件事就解決了，紹文道，那是什麼，趙率吾道，兩張是婚書，等於龍鳳大帖，你們簽了字就各有一份，作爲鴛鴦牒券，另一張是你給我立好手續，因爲我是素菱的等法律上監護者，現在姉嫁你，又是我的介紹人，主婚人，證婚人，我得保證素菱的前途幸福，責任重

大，所以要你給我立一張手續，說明與素菱由愛情而結合，情願娶她作嫡體正妻，終身不論，我手裏有這證據，就可以長久作素菱的保障，這上面也沒有什麼契約，絕不能挾制你詭詐你，只於是你表明愛情真實的證據，你既真心娶她，當然贊成這個，紹文聽着，心中明白，趙率吾要自己立這額外手續，並非用以保障素菱，只要用以隔離洗凡，他因我愛慕洗凡，疑惑我與她已有相當情誼，故而施這代魏救趙之策，逼我和素菱發生關係，成爲有婦之夫，便失去追求洗凡是資格，他便去掉惟一的情敵，這樣還嫌不足，又於通立婚書之外教我另留下切實證據，到他手裏，日後好用作離間我和洗凡的工具，和抵制我再愛洗凡的柄握，他的用心可謂良苦，可惜誤會了我對洗凡的關係和心意，我現在只求能逃脫出去，給她送信，使她知道種種劣跡負於上當，於願已足，並不希望他能嫁我，而且我已拚犧牲一身順從你的意思，與素菱結婚，以換取拯救洗凡的機會，你這樣防我，未免太虛費心思了，想若便道，你幾時預備下這種物件怎麼知道我能答應，不怕白費事麼，趙率吾用牙咬着雪茄，嘴唇一動，雪茄便上下抖動，笑着說道，不會白費事的我是知道的——不，媳夫人的魔力，你和她縛到一處放上一夜，百鍊金鋼化作繞指柔了，所以夜裏我出去以後，就假定你已經應允，逕直奔我的朋友大律師史精光家中，立逼着他把兩份婚書寫好，連你該給我立的手續，也由他一手代書，並且請他作證，這三件東西上，我和史精光已都簽字蓋章，給你二位留着空白地位，現在只一舉手之勞，就算完全成功，說着又從衣袋中取出一個很大的紙包說，我跟史精光暫借了五千元，合上我原有的三千一共八千，現在話應前言，一起送給你們，你們就簽字吧，紹文道，我們現在捆着，怎能簽字，再說我也得瞧瞧，上面寫得什麼啊，趙率吾把鈔票包兒，放在桌上，立近床前，俯身問道，當然教你先看明白，還得解開繩子，才好簽字，可是你得切實說一句，現在已經真心和素菱結婚了麼，紹文暗地敲了鼓勇氣，咬了咬牙，答應道，我情願，趙率吾道，沒反悔了，好，我信你，又向素菱道，你呢，素菱紅着臉，回答不出，趙率吾又問，紹文道，你何必逼她，請想你們以前的關係，現在的情形，教她怎麼能說，這願意嫁我，好在她就是不願，現在已不能由他了，趙率吾笑道，妙極妙極，還沒完成大禮，就已伉儷情

深，這樣的保護嚴密，擋雨遮風，不許稍有侵犯了，看着你們如此恩愛，我倒有些嫉妬後悔，其實這是糊塗，到你是一株雙心，在我仍是同床異夢，此之謂各有緣法，哈哈，不過我終難免懶慢，恨不得作詩一首，可惜作不出來，說着搖頭幌腦哼了兩句道，春光到手輕消遣，過後思量又可憐，紹文聽着心中詫異，趙率吾說話常常掉文，已自奇怪，如今居然又犯起酸來，這樣壞人，竟有名士氣習，我倒難於斷定他是個什麼東西了，想着便道，請暫停詩興，回家閒着再作，我們這兒還捆着呢，趙率吾忙歛容道歉，才解開繩子把二人鬆開，二人捆得肢體麻木，活動了半天才能坐起，素菱一眼瞧見烟具，忽又泗涕橫流，叫了聲我的媽，推開紹文，便滾到烟燈旁邊，顫着兩隻手割着洋火，去點烟燈，無奈燈內的油已然耗乾，再也點不着，她急得直叫要命，趙率吾道，嫂夫，別着急，我給你去添油，油瓶在那兒，素菱道，不用，你開抽屜看有剩蠟頭兒，給我一塊，趙率吾果然尋着一塊給她，素菱點上，替代油燈，居然甚爲合用，就燒着吸起來，這裏紹文掙扎坐起，覺得渴得很，向暖瓶內斟了一杯水喝下，素菱叫道，你也給我斟一杯，紹文便斟一杯放在烟盤，見素菱面上淚痕縱橫，就由衣袋中取條手帕，擲到她面前，素菱看了他一眼，拾起手帕把臉拭淨，趙率吾在旁嘖嘖喝采道，比我強，比我強，這才叫靈犀一點，相對無言，將來閨房靜好，如鼓瑟琴，我這裏先爲預費了，素菱雖不解他說的什麼，但只聽頭一句已經紅了臉，紹文也覺不好意思，就道，請你把那些文件給我看看吧，趙率吾隨手遞過，紹文見兩張婚書，都是一樣普通格式，普通言詞，裏面新郎新娘，簽名地位，尙在空着，但介紹人趙率吾，證婚人趙率吾史精光，都已簽名蓋章，另一份却格式新奇，詞句特別，既似享貼，又像伏辯，上寫立據人唐紹文，現以愛情結合，業與章素菱女士正式結婚，誓願白頭偕老，永不分離，惟素菱年幼，向由趙率吾先生養育扶持爲法律上之監護人，向對素菱關愛極深，茲素菱出嫁，監護人既喜其克宜家室，得立命而安身又恐誤適僉壬，或始亂而終棄，中懷惓惓不能或釋，紹文與素菱既已聯爲一體對監護人之舊義宿恩，久已感同身受，茲爲仰體趙公擊念之殷，愛爲血誠之誓自今以往，願與素菱盟山誓海，期於永好於百年，共夢同牢，幸垂如一日，貧賤不渝，寧牛衣泣賓而反斯敬，效顰

案之相莊，倘有負心，天誅人殛，一言發口鬼鑑神臨，故洒熱血爲誓，作鴛鴦匹雙之券，兼邀良朋作證，如山河羈帶之盟，下面留三行空白，當然是宣誓人簽名地位，後邊却有兩個證人，一個是章素菱，一個是史精光，史精光已簽名蓋章，章素菱三字却只用鉛筆，輕描在上，想是再預備用墨筆描的，紹文看着，心想好一篇小題大作的文章，你叫我立一張認章素菱的字據，也就罷了，何必又弄一篇駢四驅六臭文，把天人鬼神都拉來作累還比作山河帶羈之盟，真算極胡扯之能事，想着不由嘆惜一笑，趙率吾問，你笑什麼，紹文說，我笑這篇文章，趙率吾道，作得不好麼，紹文道，好，好得很，只是值不得費這大力氣，趙率吾道，怎麼值不得，這是我作的，因爲你們終身大事，自然作篇冠冕堂皇的文章，紹文心想這還冠冕堂皇呢，只可強忍着不笑出來，趙率吾道，你都看完，該簽字蓋章了，紹文道，我沒有章，趙率吾道，只簽字也成，說着由身上取支自來水鋼筆給他，紹文接着道，她呢，她不會寫字啊，趙率吾道，你怎知道不會，別小看令正夫人，她每天看報上小說眼前的字很能寫，更莫說自己的名字了，你就快簽吧，紹文低頭望着那變相伏辯和婚書，心中暗想這可到了山窮水盡，不容猶疑的時候，只要名字落到紙上，自己就正式和素菱成爲夫婦，永遠與洗凡渺若山河了，固然自己並不敢對洗凡發生妄想，並且已決定爲洗凡作此犧牲，但事到臨頭，終難免有些遲疑，就如同忠臣殉國，烈婦殉夫，雖然立志甚爲堅決，但到臨命之時，終要不自主的遲頓思量，很多人就在這須臾之間，改變節操，據說庚子年聯軍入京焚祭酒決志殉國，先與家人置酒訣別，然後走到後園井邊，向下望一望，又退回數步，似有所怯，但終於奮身一躍，直墜井中，這並非心志動搖，而是人情難免，但是在變節的人，在退步遲徊之後，就沒有奮身一躍了，紹文這時雖比不得忠臣烈婦，但心情却有相似，想道這一落筆，就如同判定自己充配另一世界，和洗凡永隔一天，就執筆遲遲一下，趙率吾在旁催促道，快簽啊，丈夫作事須要決斷，不要三話未說完，紹文已由他的話觸起自己信念，倏然心中似乎自說道，你不是借此救洗凡，還猶疑怎的，紹文被這心擊悚動，立刻叫道，不錯，丈夫作事須要決斷，我簽，我簽，說着走筆如飛，在這三張紙上完全簽上名字，丟給趙率吾，趙率吾接過，跟他握手道，老弟，

我佩服你，這才够味兒，從此咱們是親戚。紹文擲筆哈哈大笑，趙率吾也笑道：「老弟你這時心緒，也該作詩一首，咱們心照不宣說着又作揖道，承讓，承讓，我欠你天大人情，將來有機會必然報答，紹文明白他的意思，以爲自己既允與素菱結婚，就算把洗凡讓給他，他這樣有禮相謝，正是得意狂態，又那知洗凡並無關係，根本談不到讓字，而且你也萬得不到洗凡，現在實狂未免太早些兒，想着心中匿笑，素菱也明白趙率吾的心意，却是又笑又氣，笑的是他自送個姨太太，又賄贈奩資和新房，還說承紹文天大人情，氣的是他這樣說去，當然因爲紹文把那姓馬的女子讓給他，饒素菱加上八千塊錢，還抵不上那姓馬的女子，另外還得承當，但這時趙率吾已坐在床邊，俯身湊近，把三張紙和筆遞到她的面前道，嫂夫人，你也簽了把。素菱因爲心中有氣，就報復他一下，沉着臉兒道，趙先生，請你坐開些，我自己會慢慢的簽，趙率吾聽了，不覺一怔，他雖口口聲聲叫素菱嫂夫人，但言中很有作弄之意，又以爲素菱雖已身屬他人，對自己的舊情猶存，羞臉難捨，却不料她居然真個的情隨人遷，語隨心冷，說出這樣又冷又硬的話，真有些反而若不相識，初覺出於意外，繼而啞然失笑，立起鞠躬，退到一旁，自去吸他的雪茄煙。素菱看了那三張紙，又瞧瞧趙率吾，就向紹文叫道，喂，紹文那裏正望着窗外，似有所思，素菱又提高聲音道，喂叫你呢，紹文方才聽得，回頭問作什麼，素菱道，你過來，紹文便轉身湊近了些，素菱將身兒向後挪了幾寸道，這兒來，問你話，紹文只得伏在她和烟共中間，素菱指着那三張紙，問在那裏簽字，紹文告訴了她，素菱又說不會寫字，要紹文把着她的手寫，紹文因夫婦名分已定，就依她照辦，喂着臉兒，把着手兒，一張一張的簽，地下的趙率吾，這時才覺不大受用，從聽素菱的兩聲喂，就有些震心刺耳，因爲這喂字代名詞，向是女子稱呼丈夫和愛人所用，有時足以令人聽着銷魂，譬如一個萬人羨愛的美人，在房屋中叫她的丈夫作喂，丈夫也許習慣了而不覺得意，但若在大庭廣衆喂上一聲，就不知有多少人聽了心旌搖動，所以有的色情狂詩人，仿着古詩上願在帛而爲衣，願在絲而爲巾的句法說，願在舌而有唾，願在口而爲喂，可見這喂字的魔力，素菱口的喂，趙率吾本已專利多時，好似燕菜魚翅吃得慣了，不覺滋味，這時忽然專利期滿，移轉所

有權，向別人喂了起來，他自難免悵然惘然，外加爽然，又見素菱把紹文喚近身旁，作出親匿狀態，還裝不會寫自己名字，要他把着手兒，同時嘖嘖喁喁，低言悄語，趙率吾雖明知她是因爲自己明言移愛他人，把她輕易拋捨，毫無顧戀，她在女人嫉妬天性中，又加上感覺被輕視侮辱，雖然改嫁紹文，原是新歡勝舊，深慚心懷，但對棄她如敝屣的故夫，却不無怨恨，故而以此相報，趙率吾雖明白這個道理，但心中却仍不能怒然，這就如同一件敝舊的衣服，主人已棄置，但一朝別人取去，收拾乾淨，穿在身上，主人見了就會想到這衣服原來尙還可穿自己拋棄得可惜了，趙率吾也是這樣心理，但他終以爲和紹文走着走馬換將的交易，想不到另一個高潔的人，另一樁得意的事，便把嫉心減退，自居是個勝利者，望着他二人微笑，毫不着急的等候，過一會素菱把字簽好，紹文替她交給趙率吾，趙率吾只將那張紹文立的字據收在身上，指着兩張婚書道這個不能歸我保存，請你二位各存一份，紹文應了一聲，素菱却似未聞，趙率吾又單向她道，你把這婚書收好了，這是你一生幸福的把握，素菱矜了一聲道，我用不着把握，男女要想長久，只憑愛情和良心，若男人愛情變了，良心壞了，莫說只憑一張破紙，管他不住，就是管住了，硬把個仇人鎖在屋裏，又有什麼意思，趙率吾在表面上本以保障素菱作威逼紹文的烟幕，如今聽她這樣說法，不由臉上發訕，勉強笑道，你倒想得開，這樣說我不是自替你費心了，素菱笑道，那就不用說了，啞叭對打燈虎兒，你的心照，我的不宣，何必往深裏說，趙率吾雖還明白她言中何意，但覺深受刺諷，心想這小婦人可算把我拋開她的怨恨，全發洩了，我花八千元，竟沒買着她的好兒，就搭訕着道，我不怨你多話，紹文兄，你收起來吧，紹文還未答言，素菱已又挿口道，他更用不着，若父婚書管着老婆，作丈夫就太險了，當初多少謀害親夫的女人，那個不是媒社婚證俱全，若獸眼兒沒有龍鳳帖，老婆可以拍個屁股就走，還不致於死那些丈夫呢，我們的事，多謝你成全，以後怎樣就不勞你費心了，紹文聽素菱言詞犀利，而且冷語逼人，給趙率吾很大難堪，雖覺太過，但想她對趙率吾只以玩物自居，並無情感可言，如今趙率吾又爲着追求他人，把她當作制伏情敵的工具，隨手拋擲，也真無怪素菱如此相報，趙率吾那裏却有些不得下台，冷笑道，我本管不到將來

，而且現在你已經得人面事，後福無窮，也不會再勞我費心，說着對紹文道，現在大局已定，我算完全交卸就要走了，在我們分手以前，大家喝兩杯酒，慶賀這樁美滿婚姻，預祝你到白頭偕老，素菱冷笑道，我看，免了吧，紹文心中只希望把趙率吾敷衍走了，以便自作打算不願過于給他難堪，免得更生枝節，就向素菱使個眼色道，我們就陪趙先生來乾一杯吧，素菱懶的起來道，喝什麼酒呢，趙率吾道，就是葡萄酒都成我記得還有存的，素菱無語，走出房門，過一會提了隻長頸酒瓶進來道，別的酒都在樓下被水淹了，只尋着這瓶白蘭地，趙率吾道，好極，白蘭地更好，素菱道，樓上也沒有杯子，只可用茶盃，說着，就尋了兩隻茶盃，放在桌上，趙率吾道，怎只兩隻，素菱道，我不喝，趙率吾道，你是這一局的中心人兒，怎能不喝，說着就又取一隻放在一處，紹文開了酒瓶，因為茶盃較大，就都斟了三成滿，趙率吾却是大量，奪過酒瓶，一一添滿，然後舉起杯來，懸在空中說，紹文素菱也只只得舉杯和他碰了一下，趙率吾先說了句這一杯賀你們婚姻美滿，就舉杯就口，一飲而盡，又瞧了瞧杯道，乾，紹文素菱都含混着，吐出個謝字，隨把酒咽了一口，趙率吾道，這一杯定要乾，不要滑頭，素菱道，我向來沒有酒量，若喝乾這杯，起碼得病三天，趙率吾向紹文道，她倒是誠然不能喝，我不勉強，你老兄可沒有駁我的道理，素菱按住紹文的杯道，他啊，他比我還沒量，咽了一口足不少了，趙率吾道，他沒量，你怎麼知道呢，素菱和他言外針對自己夜中所說與紹文並不相識的話，不的有些忤忤，但仍不肯輸嘴，沒好氣的道，反正現在我們是我們了，他的事我全知道，若問怎麼知道，那你……誰也問不着，趙率吾又吃回沒趣，只有暗自出口長氣，仍向紹文逼飲，紹文只欲速了此局，就自行讓步道我再喝一口好了，趙率吾道，不成，須得乾杯，紹文無奈又道，我喝一半總可以了，素菱道，不成不成，你看，半碗是多少，這是德國老牌白蘭地，不是紹興酒呀，趙率吾這時倒答應他減半了，素菱却竭力阻，紹文因話已說出，就舉碗喝了一半，趙率吾又給各人斟滿，仍先舉杯請碰，祝以白頭偕老，才飲盡酒乾，見他二人只舉杯近唇，淺嚙輒止，就叫起來，紹文這次被素菱用腳踢了兩下，暗示他不可再飲，紹文恐辜她愛護之意，就堅辭不勝酒量，趙率吾這時並非有意作弄，

只是天生豪縱脾氣發狂興，竟把這個烏合局面，當作良朋歡聚，定勸紹文乾杯，因紹文屢次告誡，素菱代爲捍禦，只得又自行讓步，要他仍飲半碗，並且以此爲度，不再相勸，這樣僵持許久，紹文見不飲終非了局，只可拚着再飲一些，讓他快走，就又喝下半碗，素菱已阻不得，只可向趙率吾厲橫白眼。趙率吾大笑而起道：「哈哈這算結束了一樁公案，二位珍重我要走了，說着忽然身體一側撞在床上撲地坐下，咳了一聲道：『怎麼頭暈起來，我向來喝整瓶白蘭地，都沒醉過，怎今天……：：：哦，我明白了。昨天頭上受傷，夜裏又通宵未睡，所以精神虧乏，敵不住酒力，說着看烟燈，就倒在枕上道，不恭的很，我只好借鴉片煙解酒提神，好划船回去，嫂夫人只好勞動你給燒一口了，素菱聞言撇着嘴道，我伺候不着，別借酒撒瘋，誰請你喝來，趙率吾央告道，嫂夫人，多費心，多受累，我若不難過，絕不敢麻煩，紹文雖不常飲酒，却是天生巨量這時只覺頭上微暈，精神上反受到酒的興奮力量，望着趙率吾到在床上很想過去飽以老拳，但轉念還是善爲應付，使他快走的好，就對素菱使個眼色，教她給趙率吾燒煙，素菱委委屈屈躊躇嘆嘆的走過去，不肯倒下，只斜坐床邊，拉過煙盤，挑燈胡亂燒溶，弄得胡臭難聞，紹文負手在房中亂踱，無意中蹀到窗前瞻望，一見昨夜自己進來隔一矮牆，和街上的碧樹蒼波，不由想到昨日遭遇變幻離奇，大有人生如夢之感，忽然向下一望，只見門外泊着一隻白色划船，和昨日洗凡所坐那隻完全一樣，現在確由趙率吾使用，立刻心中一動，想到這正是乘機逃走訪見洗凡的絕妙機會，他仗着酒氣衝動，只想坐了這船逃走，趙率吾暫時無法追趕，可以從容尋洗凡訴說一切，至於以後的事如何收拾，拋下素菱和趙率吾在這裏，如何歸着，全未空念，就一躍出窗外，由纖蓬轉至屋頂，跳至矮牆之上，慢慢溜下船去，解下繫在門上的細繩便搖雙槳，將船搖開，那知就在這時，忽聽樓上素菱高叫着自己名字，接着一陣奔跳聲音，抬頭見趙率吾和素菱已探頭窗外，素菱招手亂叫，你幹什麼去快回來，趙率吾却頓足厲聲喝問你是什麼意思，紹文回頭說我去辦點事，不過一點鐘就回來，趙率吾似已有悟，叫聲不成，快上來，要不我可追你去了，叫着自己一躍出窗，紹文急忙用矮一支矮扁，船泊倏轉，離開門前，蕩入中流去了，趙率吾一見急的什麼似的，不由踏足

道，真糟，這可怎麼辦，再看紹文船已去遠，不提紹文而去，作者押轉筆尖，向奈河苦海墮落蓬門中去搜尋，本書的關係人物，隨着故事的演進，再繪一幅流亡圖畫，且說在這次水災中，千萬人流離失所，成爲難民，但難民正分三六九等，本有財產，只是住宅被水，或投親暫寄，或遷地爲民，一得安身，便復常態，這是頭等，有戚友家可供逃避，但是職業喪失衣食無寄，雖可安身，確難立命，這是二等，至於本是窮人，却居近貴族區域，大水一來，就逃至富家樓上，苦求收留，隨着僕役吃這殘羹剩飯，倒可無憂無慮，成爲難民中幸運者，這是第三等，其餘那些房舍全淹，衣物盡失，無處可投，只得一步步向無水處投奔，風餐露宿，啼飢號寒的，那是最苦的一等，但也以這等爲最多，只要是幸未被水的乾燥區域，就有成千上萬的難民，麪集街頭，這種難民，和普通災民不同，內中各種階級俱有，因爲大水並無勢利之見，絕不擇利貧富，一視同仁，窮人住的蓬門塗牆，固然在劫難逃，便是富人，還得住着高樓，若是樓被倒塌，也得和窮人一同逃難，故而人群中，男人有的長袍馬褂，西裝革履，女人許多燙髮描眉，金戒指，還有些中產家庭的舊式婦女，和不正当職業青年女子，都雜在窮人乞丐一處，嘆聲成雷，淚流成雨，最可慘的是白髮老人和黃口童稚，列坐街旁牆下，人人帶付鬼臉，真是慘不忍觀，地方當局，自然不能袖手坐視，又有一般慈善之士，與官方合力籌謀救濟，向幸免災害的居民舖戶，勸募集資，先買大宗糧食，維持他們的民生問題，過一日趕上天降大雨，把難民都淋成蠶鷄，善士們怕他們或有死亡，釀成痼疾，連不難之民，也要遭殃，才又借地方給他們居住，因爲人數衆多，安置爲難，幸值暑假期中，學校未開課，閒水期間，劇院也難唱戲，於是這兩種地方，都作了難民公寓，但濶大地方終究有限，繼來難民爲數無窮，處處人滿爲患，仍不能完全安插得所，只可另想辦法，尋個空地，由官方給與工料，搭蓋窩舖，供難民居住這樣的窩舖集團，在華界各有數處，就中單有某地方的一處，在大水第二日，便已開始搭蓋，那時在這一隅的難民，尙只數百，而且是大市住戶，多半是有職業的人，所以官方頗與優待，僱工購材，建築窩舖，無代價給他們居住，而且每日兩餐，都是雪白大餅，難民們和管理人員，相處也十分融洽，以後又由四鄉擁進許多難民，濶

其中，多是春夏耕種秋天收穫，冬日進都市討飯的聰明鄉人，和一些強悍狡詐之徒，一入都市見到黃金滿地，恨不得圖財害命，所以現在農村破產，雖由天時人事，但也有些地方是由於人心所感愈是鄉愚愈是奸欺狡詐試，看鄉下被災居民，逃入都市可以受到救濟，但都市人若遭變亂，逃到鄉下，便不慘遭劫奪，也要受到欺僻剝削，無論如何熱心的人，只要會至鄉間避難回來，對於賑濟事業就不再熱心了，自從這般人來到窩舖業秩序即漸紊亂，爭奪吵鬧，鎮日不絕，而且這班人每日吃飽，還要出去討錢存儲，隣近住戶紛報失竊，鬧得官方痛心疾首，只可限制行動自由，變更待遇辦法，連累得那班規矩難民，也受到不白之冤，真是殊堪痛恨，如今且說開始安插難民之日，官方查點人數，共蓋三千餘間窩舖，一家人在四口以上，就得享受一間，人數少的就兩家合住，或者使三四個婦女同住一間男子別作安插，倒也安排得井井有條，但到末後還剩下不到十個人，三間較小的窩舖管理人指定兩個帶懷抱小孩的婦人同住一間，還有三個男子，一個六七歲女孩，一位六十歲的老太太，要安插在兩間之內，因為男女關係，人數無法平均，論理應該三個男子一間，老婆和小女孩一間也就勉強湊和，無奈那個小女孩和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是父女，女孩拉着父親不願離開，管理人說那就沒法兒了，只可你們父女跟那兩個男的同住，教這位老太太自住一間，明兒還可以安插別人，那少年男子，身穿夏布長衫，西服白褲，脚下皮鞋，相貌頗為清秀，只是面帶愁容，這倒沒甚奇怪，在這窩舖業團之中，沒一人是滿面春風，怡然自樂，可怪的他在患難之中，還露佼佼不群態度，竟皺着眉向管理人說道，這只怕不大合適這三個窩舖，爲着就將材料，比那幾十間小得多，住三個人已然太擠，怎能再加二個，再說我這孩兒，雖然很小，終是女性，和陌生男子在一起也不大方便，你給另想個法兒，偏巧這個管理員，是個被請來幫忙的，本業是拉包月車，有着浮氣刻薄，外加勢利的脣子特長，聞言就冷笑道，你逃難還挑揀哪，要講究，要舒服，住高樓大廈，到這兒白吃白住，比討飯的強不多少，還白覺不錯呢，不住你請，這兒不伺候大爺，那少年男子氣紅了臉，方要說話，那個小女孩似乎怕被趕出去，忽拉住他哇的哭了，那少年男子立刻也目眶含淚，閉口不語，這時南邊那老太太走進來，撫着女孩

的頭，連說寶貝別哭，隨向那管理員說道，這麼着吧，教他們爺兒倆跟我住一間窩舖，就分配開了，那間歸那二位，每間都是兩個人，管理員道，只要老太太你願意，我這幫人家行好，何苦作難人，那少年男子看看那老太太，見他約有六十多歲，頭髮全白，身體尙還健壯，像個納福的老太太，看樣兒以先很肥胖，新近才瘦了些，額上的重下巴，好像折疊布袋，但臉色氣頗紅潤，眉目含蘊慈祥之氣，身上穿深藍綢單褲，淺藍鐵華紗大褂，褲子想因倘水沾污，大褂還極潔淨平貼，由衣服上看，便知是富厚當家的老福人兒，却不知爲何也成了難民，又知道他教自己和孩兒同住，全出於慈善之心，代爲解圍，就鞠躬道，謝謝老太太，不過您不嫌不方便麼，那老太太笑道，不怕你過意，你今年多麼大了，我的大兒子若還活着，今年都四十五歲，就是小兒子也過了三十，又指小女孩子道，我的大孫女都出嫁添了孩子，初一才過的生日，我還怕不方便，你們來吧，說着就領女孩子進了一間窩舖，那窩舖是用木條和葦席搭成，外面塗泥，形勢和小船艙相似，前面也有遮隔，頗可擋蔽風雨，地下舖着稻草甚爲綿軟，老太太坐到裏面，擁着女孩，那少年男子也弓身而入，坐在門際，這才互問姓名，老太太自言姓郭，少年男子姓姚名叫景仁，女孩名叫玲玲，那郭老太太很愛玲玲的聰明俊美，不住問她幾歲，上學沒有，姚景仁聽着，忽然似有所觸，顏色驟變，好像怕她再問下去，就迎着說道，老太太我看您慈眉善目滿臉福氣，正享着兒孫的福，怎會也落到這裏來，那老太太笑着，我不敢說有禍，兒女還算不錯，都很孝順，家裏有碗飯吃，這回是打了嘴了，我家裏的祖產房子，是四合平房，前年翻蓋，我兒子娶起三門樓，我怕錯了上輩兒規矩，阻着不許，若蓋了樓，現在也不致受罪，我的倆個兒子都在北京作事，家裏兩房媳婦伺候我，從前些日子，兒子就來信說天津恐怕要鬧水，教我快上親戚家住些日子，我不肯去，前幾天鬧得更緊，兒子天天來信，兒媳婦也勸我快走，我是捨不得那破家爛產，就說我活了六十多歲，只見過一回大水，也沒把我淹死，水有河管着，這很容易就來了，我離開了家，交給誰管，我活得够本兒，你們年青的趁早走，留我一個人看家，大水來了，我也不離地方，兒媳們還一死勸我走，我便叫輛車子，連罵代趕，把她們和孩子都送到親戚家去了，家裏只剩

我一個人，兒媳們寫信給我兒子，兒子急了，來回信說要告假回天津接我，那知過一天水就來了，跟着進了院子，進了屋子，跟着就要上炕，我才害了怕，慌了心，街房教我快逃，我什麼沒有拿，跟着就滴水出來，到了街上，他們都擠散了，我隨着難民到了這兒，昨兒餓了半天，凍了一夜，今兒才吃了頓飯，又有了住處，這回真打嘴，往後準得受兒子埋怨，也沒臉兒兒媳婦呀，姚景仁道，恁的兒媳婦，都這麼孝順，只怕他們要着急焦心，偏說不到埋怨，你應該快尋兒媳去，或者投到就近恁親友家，給他們帶個信兒，郭老太太道，他們都在隔河居住，近處也沒親戚，這樣大水連天，我怎麼去得了，只好等着他們來找我吧，姚先生，你在那兒住，怎麼逃出來的，姚景仁道，我在禮堂街三星里住，昨兒實是萬幸，因為我在河北大興銀行作事，離家很遠，早晨出去，天夕才能回來，若不是爲着……出了點兒事情，我告假沒上銀行，才得跟玲玲一同逃了出來，若拋下玲玲一人在家，就被大水把我們父女給隔斷了，那老太太聽着，忽然哦了一聲道，怎麼孩子一個……你的太太，她的娘呢，這句話還未說完，玲玲忽哇的聲哭起來，姚景仁也條的面白如紙，目眶紅濕，猛將手掩臉兒，郭老太太大愕，不禁睜大了眼，叫道，怎麼了，怎麼了，姚景仁淚如雨下，先搗過玲玲，勸她止哭，才自拭着淚道，老太太不必問了，玲玲的娘已經……說到這裏，忽又咽住，郭老太太看這情形，若非玲玲的娘已然身故，他不忍訴說，便是另有別情，羞於告人，便不再問，只幫着哄玲玲，玲玲住了哭啼，拉着父親說道，我娘還回來麼，這麼大水，她回來上那裏找我們去，姚景仁含着淚作了個苦笑，她回來自然會到這兒來的，等大水一退，她就來了，說着微聲嘆息，才向郭太太道，你既問到這兒，我也不必瞞恁，這是我家一段醜事，玲玲已經沒有……只剩我一個親人了，說起來也有一半是這場大水害的，說着就把他的故事訴說出來，原來這姚景仁是江蘇原籍，天津生人，她的父親在天津作了三二十年漕關差使，携着妻子，買宅置產而居，已然無形落戶，姚景仁是獨子，自幼在父母撫愛之下，上學讀書，在小學便交了一個同學學友，名叫周廣祺，甚爲要好，直到中學卒業，總是同校同班，朝夕俱共，周廣祺家中，開着大綢緞莊，甚爲富厚，約當十年以前，二人同入北洋大學時候，周廣祺把他

的一位表妹，名叫何玉珉的小姐，介紹給景仁，何玉珉生來美秀活潑，很有時代姑娘的風格，但只家境困寒，當倚周家資助，玉珉又受了時代姑娘遺病，有些兒愛浮華好虛榮，還生來帶點兒嬌慣的脾氣，除此以外別無疵點，景仁對她頗為傾倒，由友誼一步步的生出愛情，踏着戀愛途徑，循序漸進，過一年便定了婚，又過一年結婚，在定婚之後，結婚之前，景仁竟發現玉珉在先前已有兩個戀人嫌疑的男友，一個便是周廣祺，他和玉珉本可親上作親，結為連理，但在兩情未展之際，廣祺父母已代他定下了名醫唐化人的第二女兒，廣祺抗議無效，又不忍過傷父母之心，只得對玉珉斷念，又代她尋覓歸宿，薦給良友，另一個却是玉珉的女同學的令兄名叫符慰曾，此人是一位潤少，仗着父親是大百貨公司的大股東兼經理，廣有資財，就利用金錢，交結女友，而且有百貨公司作工具，更為便利，什麼叫巴黎名牌的香水，印度特產的綢緞，新式樣的高跟鞋，等等為女人所歡喜而欲求得的，他都可以取予求，慷慨投贈，大凡女子多愛小便宜，即一般微有家財的小姐，也常願得到男女投贈的名貴禮品，就不必說本無奢華的財力，至為虛榮驅使，不得不竭蹶從事的小姐，平常少女了，譬如看到別人穿毛絨大衣，也想來一件，它入着銀光小履，也想來一雙，只苦無力備辦，正在心焦氣短，感覺人生無趣之時，忽然有人把她所希望的，全代為辦到，試想要感恩承情到什麼份兒，淺淺微物，已然如此，更莫說價過千百的皮裘鑽戒，能使女人心理生何等效力了，而且除了極有學識，極有身分的小姐，受到男女厚值禮物，而不在心裏打個轉兒的，恐怕很少，因此符慰曾女友極多，他那部最新式大汽車上，常有少女同坐，陪着酒館舞場，怡情遣興，但每，芳心之中都似乎希望符慰曾吩咐車夫開到公司請她們挑選些東西，帶回，倘然挑了，他一天到晚還未聽到他下這命令，到舞場打輝之後，他便再想起來，公司已早上了門，有的女友就許一直陪伴下去，繼續作來日的希望，符慰曾因此在社交界中聲名洋溢，無人不知，據人傳說，玉珉也是他女友之一景仁發現這兩件傳說，心中甚為懊惱，玉珉父親是個某局的小職員，月薪不足百元，又無恒產，區區收入，瞻養家口，已苦苦拮据，絕對無力供給女兒揮霍，而玉珉衣飾的講究應時，不下於富貴家小姐，每逢節候改變，她總有新裝穿出來，身上常帶有貴價

香水氣味，足見她另有來源，即使周廣祺家中肯加資助，也只逢年遇節，對何家作有限的饋贈，絕不會單獨對玉珉特從豐厚，或者周廣祺能供給他，在自己想來，已覺難忍，但定婚以前的事，尙可視爲過去，付之不理，無奈定婚以後玉珉奢華仍如故態，只有自己贈她金戒，她當然常帶在應帶的指上，但數月之後，她的別一指上又添了一隻上品的翡翠戒指，起碼也值五七百元，去年冬天她還只穿水獺領大衣，今年竟換上灰鼠的，居然比上第一流的女性冬衣，一隻鱷魚皮夾，又是最流行的貴品，這都是從何而來，若是周廣祺仍如舊日一貫供給，雖然他和她有舊感誼，施受全在情理之中，但內中已然很多可疑，周廣祺若始沒有特殊關係就不會如此犧牲，即使以先有過隱情，在她和我定婚以後，雙方就該各自收斂，若仍維持原狀，未免太對不住我，只是周廣祺雖然家富厚，但近來生意賠累，內部甚爲空虛，周廣祺也沒有財權，可資揮霍，好似玉珉來源，不出於他，可是除了她，就更不堪設想，符慰曾聲名狼藉，倘然玉珉果與交往，這婚約可以取消了，景仁在這猶疑的苦境中，過了許多日子，終因所聞不過流言，尋不着真實憑據，玉珉對待景仁又真性流露，看不出絲毫虛僞，而且她除了這節短處，儘有可愛的特長，景仁也實在愛不忍釋，只好用偉大的愛情，來化解這疑猜的痕跡，陽亢荏苒，到了喜期，就正式結婚了，結婚之夜，景仁發現了他久以悒悒，恐怕發現的重大發現，由於玉珉肉體上的提早變遷，引起景仁精神上的極度痛苦，但他當時並沒有什麼表示，過後經了多日思量，覺得現代男女之間，若這樣的講究狹義貞操，未免過於頭腦腐舊，而且觸處皆是苦惱，除非向舊式頑固家庭，或遠鄉僻邑，與文明隔絕地方人家，尋取那種還逗留在十七世紀，深閨讀烈女傳炕頭上習女紅的大辯麗足女子，或者還能石心抱璞，瓜可食味，但我生在文化進步都市中間，選擇配偶，既然要容貌美麗，裝飾摩登，還要舉止活潑，愛情熱烈，最好能像銀幕上女星，那樣善於表演，那樣具有魔力，能把自己陶醉在她懷抱之中，才算人生樂趣，但是這樣的人，既有如許特長，難道個個都是生而知之麼，從襁褓中便挾着女性魔力技術以俱來，勢必在芳年既長，情竇初開之時，經過相當修養，相當訓練，才能漸漸成熟，但修養還在自身，訓練却必有對象，這種啓發教導的情科石，既可和學校中的教

員把學術教給學生，只望其致用於國家社會，不需要對老師盡什麼義務的，絕不相同，這種情科老師，倒有點像教戲師傅，收個徒弟，要寫很長期限，學成以後，先不能爲自己掙錢，必須爲老師唱幾年，以爲報償，但兩者每有幾微不同，教戲師傅必到徒弟學成，方能取償，情科老師却沒那樣耐性，一面教授，一面就要取得報酬，所以教戲師傅，還許有「歌舞教成心力盡，留與他人作少年」的傷嘆，情科老師萬沒這種遺憾，因爲他教授和報酬，是互相連繫，不會分開的，只要教完一課，同時也取得一課報酬，也可說在他索取報酬，同時教了一課，這樣老師，在世界上是太多了，隨處開課，隨處取酬，他們不爲報酬，又何苦教授，但若真有廉潔的人，想要義務教授，平常是不可能，因爲他的徒弟，只要經過教導，就不許不受酬了，由上面這許多閒話，得到一串結論，就是那般美麗活潑熱烈，而又有迷人魔力的女子，既非生而知之，那麼能得到這樣成績，必然經過師傅，既經師傅，就自然和上過學一樣，由教師授以畢業或肄業證書，不過這證書並非印紙上罷了，所以在這時代，既娶尋有學識的人而又娶她沒上過學，又要她身上沒有學力的記識，這不是太矛盾了，景仁想到這宗道理，便覺減少一半痛苦，又恰巧讀到一本西文雜誌，上面有篇談貞操的小品文，主張貞操是有時間性的，是對人負責的，是相對負責的，一個女子尙未結婚，而她已经有了生理上的需要，這時很可以不講貞操設法應急，因爲她沒有可爲守貞的對象，守了有誰知情，不守又對誰不住呢，但到已經結婚，那就得切實而爲丈夫守貞，對於任何男子，吻不許濺接，手不可擅握，心更不許亂動，可是丈夫也得如此嚴格自治，刻苦守貞，倘或一方失貞，另一方立刻也不保守，若丈夫一直貞下去，她也永久奉陪，直到過些年丈夫死去，她失去守貞的對象，才又可以爲所欲爲，但須在丈夫確實斷氣以後方可自由，若丈夫還含半口氣未咽，她便得等看，若丈夫臨死還開玩笑，最後一口氣還拖延兩天，還不肯斷，她就得致約定的情人，在窗外等兩天，若是等得不耐煩，寧可把丈夫殘喘扼斷，也不可在他死前失貞，這是女人必須守的道德，世界上必須用這種道德維繫，否則人類將淪於禽獸，這種高論，當然除了新大陸的學者，不會想得到，講得出，頭腦古舊的東方人看了，真可嚇成癱疾，但景仁看了雖不贊成這理論的

全面，却取他所謂守貞有時間性一節，把來印證到玉珉身上，很是恰當，玉珉這樣出色的女子，一朵青春魁之花，在理應含苞時代就開放得姹紫嫣紅，好像冬天的玫瑰，當然出於花窖經過花匠的烘培，這對於現時的我當然是很大侮辱，但當年她在接近花匠的時候，又何嘗知道被侮辱是我呢，當年她知道，也許爲我而不接近花匠，當年若已和我相識，也許我就是那個花匠，總而言之，過去已成過去，我所希望的只是將來，看玉珉對我情形，也許雜誌上那位貞操論者的同志，從此以後她有了守貞的對象，便要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力滌前污，作我自賢妻子，景仁這樣自己寬闊，玉珉居然很能如他所願，自結婚後，恪守婦道，除了愛好修飾，舊脾氣，不能會改，隨使景仁每日耗費以外，並沒有什麼不好行爲，景仁暗自欣慰，愛日增，一日因爲醉後沒有遮欄，向玉珉問起她的舊日男女朋友，並且提到周廣祺和符慰曾的名字，雖然並未說出過於刻露的話，但玉珉的神情語氣，明白了他的疑心，當時就提早承認，自從幼年，便和周廣祺青梅竹馬，耳鬢廝磨，到較長時，自然未免有情，他會有過愛我的表示，不過絕無越禮的行爲，我確實在並不愛他，只由廣祺定下親事，我一點不受刺激，就可以證明，不過我從認識你以後，對他到增加了感情，因爲我得到可心可丈夫，是由他介紹的，飲水思源，當然不能不感謝他，至於符慰曾，因爲我和他妹妹同學，所以認識，也確實同吃過兩次飯，同划過兩回船，不過都有他妹妹隨着，他也增單獨約過我，可是我都推辭了，景仁聽她說得如此乾淨，仍是半信半疑，尤其由她感激廣祺介紹的話，觸起一種念頭，以爲姨哥替姨妹介紹男友，並非奇事，但是廣祺介紹玉珉給我，好像是負責的行爲，好像他本負着玉珉歸宿的責任，因爲中途生變，自己不能履行舊約，又爲責任心所迫，不能拋開不管，才只得另尋替身，他這種責任，當然並非只由親誼，而是另外的原因，使他不能脫卸責任，景仁這樣一想，把疑心又勾起來，但玉珉立刻又發表了解釋疑心的消極辦法，她說符慰曾那面，本無問題，我以前就不見他，以後更不會見他，可以無須談起，只有廣祺我們本是親戚，以前來往，以後也要來往，只怕我一到他家去，你便能信任我，也許難免不快，可是平白無故我不能斷親情，你也不能斷友誼，只好避免單獨來往，遇有喜壽慶事，咱倆回去

同回，我絕不自己踏進周家一步就是廣祺來訪你在家中咱倆一同接見，你不在家我就教下人攜駕景仁聽她這樣表白，就反說了幾句完全信任玉珉毫無疑心，請她不必多想，把這篇兒揭過去，但玉珉由此看透丈夫懷疑已久，就更自謹慎，果然不再到周家，這時景仁還在大學讀書，每日與廣祺同班聽講，同桌吃飯，同室睡覺，到星期六才能回家，景仁也不會猜疑，因為廣祺在校，玉珉便去周家，景仁也不會猜疑，然而玉珉實在沒有去過，就過一個多月，約當婚後第四月中旬，一天是星期三，學校開二十週年紀念遊藝會，預備許多熱鬧節目，並有一餐筵席，延請學生家族聯歡，景仁本不想教自己家人參加，但到開會那天早晨，又臨時邀定幾位西洋小姐表演，內中有一位小姐恰是玉珉在中學時的英語教員，景仁聽得消息，就臨時趕回家去接玉珉，到家走到房中，看見玉珉正在對鏡理妝，景仁興沖沖的報告學校遊藝會的事，問她可想去看，玉珉點頭回答願去，請你稍候，便可同行，景仁便旁邊看她的妝飾，忽見妝台之旁，地下落着一隻淺碧色的信封，便低頭拾起，景仁素很守夫婦間的道德，向不察閱玉珉的私信，這時拾起將要交回玉珉，不料目光一掃，看見信封下款，寫着符絳三字，立刻心中一跳，自那符字的刺激，使他失去自制能力，拿住了看明信封上寫着何玉珉女士親展，却没有住址，沒有郵票戳，顯見由人送來，不由顏色大變，用抖顫的手，很快的抽出裡面的信箋，紙是粉紅顏色，上面簡單的幾行字，寫着珉妹妝次別來已久，思念非常，今日有暇，請午後四時至海河公園一晤，祈勿令我失望專此奉約，即問近好，曾啓，景仁看了這一封信，決定是那符絳曾約玉珉出去相會，表明了玉珉的不貞，直是給自己決大侮辱，當時氣沖牛斗刷的把信向地下一擲再看玉珉仍在對鏡徐徐畫眉，好似並沒注意自己的動作雖然背身而坐，但從鏡中總可看見一切情形，這時是故作鎮靜，表示無愧於心，正要說話，玉珉已低聲問道，怎麼了，嚇了我一跳，景仁指着地下的信道，這封信是那兒來的，玉珉低頭一瞧，再仰起來已添了滿面笑容和好笑的神氣，微聳香肩道，你就爲這個呀，這是剛才送來的，景仁道，誰送來的，玉珉道我不知道，是王媽交給我，說是有個下人送來，我看完就丟在地上，景仁道，不錯，我是從地下撿起來的，請你痛快告訴我，你和符絳曾約會過多少次了，通信也很

多吧，現在你梳洗打扮，自然是赴他的約會了，玉珉柳眉一皺，隨又展開，舉起玉手，指着壁上的鐘道，你看，現在什麼時候，現在才午前十一點，不嫌打扮得早些麼，說着遲遲立起，握着景仁的手，拉他同坐在床邊道，親愛的，這又是一個誤會，當然不怪生氣，你生氣正是表示愛我，我很明白，不過你先沉住氣，聽我細說，若是我說的不對，或是對你欺騙，你再生氣也不遲，要不然，氣壞了多麼冤啊，說着輾然一笑，又道，說實在的，我在近一年裏，絕沒跟符慝會見過面，他的信上也說別來已久，你自然已經看見，不過我不想用這信證明，說到這裏，忽揚聲高呼王媽，叫了幾聲，有個女僕進來，玉珉問他說道我有件事，問你你不許說一句假話，不許說一個錯字，回頭我一定賞你錢，那王媽怔怔的問道，太太問什麼，玉珉指着地下的信道，你把從門口接到這封信直到交給我，我看信什麼情形，說什麼言語，仔細學說一遍，快着，用不着尋思，那王媽似乎有些疑惑，翻着眼光說道，我正在院裡洗衣，就匆匆的出門，出去一看，是個穿灰布大褲的老爺們，拿着一封信給我，說交你們太太，我說要回信不要呀，他說不要，就扭頭走了，玉珉插口道，這個送信的，以前可來過，王媽搖頭道，湊來過，這是頭一回看見，玉珉點點頭道，往下說吧，王媽說，我就送進來給太太，太太接過看看，就擲在地下了，玉珉聽他說完，就住口不語，便道，你可細說我那時怎麼個情形啊，王媽似乎不慣於這種課堂演講，偵探問話的對符方式，搔頭想了想道，不是太太看見信封，就噴了一聲，好像納悶似的，跟着抽出信勦兒看了看就罵……說着眼望玉珉道，你老罵句什麼話，我可記不清了，反正是罵了一句，哦，對了，你老罵不是人，對不對，玉珉見他停頓，似乎要等自己答覆，說道，別管對不對，你就說吧，王媽道，沒什麼說的了，你老把信又裝上，就給扔在地下，我也就去了，玉珉看看景仁，又對王媽道，好的很，有你五塊錢，要不就給你量身褲褂，隨你被吧，王媽說道謝謝太太，又立定尋思，五塊錢一身衣服那樣便宜，玉珉道，你去慢慢想，打好了主意，再告訴我，王媽才歡天喜地的走出去，玉珉向景仁道，你聽見了，我們不會預先跟王媽通合謀來騙你吧，你起初見了信，必然以為我沒料到你突然回家，才把私信擺在明面，被你看見，既然如此，我也不會預先跟王媽合謀了，

你想世上可有這麼富的女子，丈夫本沒疑惑的心，他可把私情信露出，再設法抵賴的麼，我若料到這信被你看見，預先賄通女僕欺瞞，何如預先不把信藏起來呢，現在我把可說的全說了，只問你信不信，景仁自聽了女僕的證明，和玉珉的解釋，實在不由不信，而且困玉珉鎮定不驚，辯證得法，顯示出聰慧和智力，更增加，愛惜和歡心，當時忙抱住他道，親愛的，我十二分的信你，本來我就不曾疑惑，只是詫異，如今得你解釋，我更明白了，景仁口裏雖如此說，心中却暗叫慚愧，幸虧未曾莽撞，說出過分的話，作出過分的事來，玉珉聽了，把嘴撇了撇，笑道，謝謝你壓根兒就不疑惑我，你既信了，我再告訴你，這封信我實在夢想不到，符慰曾這種東西，當然知道已經和你結婚，却來這封混帳信，雖然沒有什麼，却已很够毀我的了，我看了起初只是生氣，可是細想又是害怕，本來打算把這封信燒了，也不告訴你，省得叫你心中不快，繼而轉想，這一封不理他，倘若再有第二封第三封呢，這小子派人彰明較着送信來，怎能知道恰巧遞到我手呢，不致被你看見，這信上又只寫何女士，不寫姚太太，還把他的姓註明，這不定安着什麼心思，我盤算半晌，打定主意，第一把這封信留起來，等你回家說明細情，寧可教你現時動疑，也別弄得日後生出大誤會來，第二我得去找符慰曾的妹妹符秀珊，我已經對你說過和符秀珊同學，由他介紹認識的符慰曾，現在秀珊還在北盛大學念書，我去找他，說明他令兄的混帳行為請代為勸告，我現在洗臉擦粉，正是預備上北盛大學去，你倒說我是預備赴約，咳，我因為要維持我的愛情，忍着委屈，受着氣惱，恨不得挖出心來給你看，可憐不但沒人知情，反倒被人家直眉瞪眼像審賊的一樣對待，真冤我的心啊，說着流下淚來，轉身伏在床欄，哽咽着哭了，景仁一見，立刻心慌神蕩，手忙腳亂，這本是女人的常態，也可說是慣技，對待男子以哭制勝，可是難於運用得宜，時機恰當，女子和男人的中間，常是擺着戰場，兩陣對圖，時時接觸，女子戰況不利，一派出現淚的奇兵，立刻便能轉敗為勝，強權即公理的話，用在這場合最為妥協，因為即使宇宙間的公理，全在男人方面，一遇女人眼淚，便如滾湯雪沃，消失無踪，一變為理屈詞窮，只有澈底降服，更無勝挪酬旋之望，至於玉珉這時眼淚，却未用以爭鋒，先以由辯論取得勝利，本無須眼淚出場

，但他好似效法諸葛武侯南征，屢次得勝擒王，已算成功，却還要饗以酒食，縱使整軍再戰，看似毒蛇添足，實爲攻城不如攻心，心令誠服，方能長治久安，玉珉這付浪淚餘波，便是教景仁在認敗服輸之後，再加上愧悔感激，說出那句南人不復反矣的話，景仁果然見他一哭，立刻魂兒飛入無何有之鄉，身體大有液體化之勢，自然自艾，且戰且慄，恨不得自己打了一頓咀巴，恨不得挖出自己的心，煩名雕刻家在上面鐫上一篇十萬言的悔過書，一篇十萬言的信任狀，貢獻到玉珉面前，教他一目了然，立即轉啼爲笑，但這樣不可能，只好一面自誓自勉，一面苦央苦勸，費了無限言語，無限表情，才把玉珉央告好了，玉珉止住哽咽，景仁心裏一鬆，也無端落下淚來，玉珉看見，把拭淚的手帕遞了給他，景仁接過更感到玉珉的柔情，二人互相擁抱，又落了一陣沒來由而有效果的淚，似乎由這番對泣，所有隔膜芥蒂，完全被淚水溶化，渺然無踪，十分鐘後，二人竟並坐啣喙小語，二十分鐘後，玉珉已又對鏡重整啼殘之妝，對着鏡中景仁的影兒，嫣然微笑，景仁也立在後面，望着他鏡中倩影含笑遙吻，這一場風波，算完全度過風平浪靜了，從此以後，景仁既不忍再懷疑玉珉，也不敢懷疑玉珉，玉珉，直對得住他，再沒有令他懷疑的地方，沒有令他快不快的行爲，風浪之後，本該有一個平靜時期，但誰也有想不到會平靜得如此長久，竟有七八年未曾稍起頭波，不過所謂平靜，僅指着他夫婦的愛情波浪不生，情場風烟未起，至於外界的世界變幻，人事滄桑，在這七八年中，却經了許多，第一年是，周廣祺和唐化人的二小姐性蘭，舉行結婚典禮，婚儀甚爲富麗，景仁夫婦送了厚禮又同去賀喜鬧房，這在景仁心中，認爲也是自己一件喜事，因爲廣祺有着性敵的嫌疑，如今成爲有婦之夫，使他嫌疑消滅了，這第一件喜事，方才過去，第二件喜事陪着到來，轉年春天，玉珉懷了身孕，景仁也臨着初爲人父的憧憬，欣喜的程度，和玉珉腹中胎兒同樣增長增高，直到仲冬十月滿足，胎兒成熟，呱呱墜地也景仁的快樂，也隨着初試啼聲，到了飽和點，原來是個美麗的女嬰，景仁愛如珍寶，起名叫作玲玲，每逢假日就和玉珉在閨中弄兒爲樂，又過了一載，到第三年的二月，玲玲降世百日，依照當地風俗，作湯飾筵，由他祖父母的主持，廣邀親友，張宴爲歡，當日竟來了一位稀客，是符魁曾的妹妹秀珊，

他從旁處得知玉珉生女作筵，就不待邀請，自帶禮物來賀，景仁因符慙曾關係，自然對秀珊不甚歡迎，但那知這不受他歡迎的人，竟帶來他最歡迎的消息，秀珊在席上閒話，說到他的令兒媳曾，已和一位外交官的女兒正式定婚。到榴紅艾碧之際，便是花好月圓之期，又說這外交官的女兒，新從美國回來，怎樣洋派，怎樣固氣，怎樣喜於跳舞，怎樣好交際，秀珊似乎對這一樁姻緣，持着反對態度，言語中當露出他這位未婚嫂，並非嫁他哥哥，真是嫁他家財，爲作百貨大公司少女東而來。景仁聽着覺得從嫌疑名單上銷除了一個情敵，野馬盡已得槽，自己田園從此再無被擾之虞，真是可喜，因對這送喜氣的人，也轉變好感，居然殷勤招待秀珊，連連粉酒，到他告辭，還帶玉珉邀他常來過訪，景仁從此外無情敵，內添愛女，精神愉快有加，到暑假時又以成績績卒業於大學，穿着單衣領得卒業證書，到換上夾衣時，已進入銀行作了中級職員，月薪約有一百數十元，因爲家有恆產，無須他添補家用，就把月薪完全歸玉珉添置衣飾之用，玉珉自然感到錦上添花的得意，房幃中妻歡女笑，春意融融，景仁可算着實享到人生之樂，但他的快樂光陰，只限於三年之中，從這幾件喜事接踵而來之後，竟絕跡不再降臨，代替幸運之神，到他家拜謁的，竟換了一位害人的魔鬼，第四年尾，景仁父親受人慫恿，幹了一回投機生意，初次小試其端，竟然大得其利，因而引起貪心，悉索敝賦的大幹一下，不料上天弄人，竟因國際突生變化，激起市場風潮，鬧出向所未有的金融大動亂，這一水害了無數的人，許多的富翁破產許多商行封門，許多暴發的財主，暴落下成爲乞丐，許多新蓋的樓房，才築成一半，便因主人入獄而致停工，街面上投機份子，幾乎無一倖免，周廣祺家中也慘遭此劫，敗落得十之冤枉，他家的綢緞莊，在本市久稱鉅擘，向來店中延有極精幹的掌櫃，廣祺父親又親自監督，故而生意興隆歷久不衰，直到近年，那位老掌櫃告老還鄉廣祺父親又年老無力，不能自任繁劇，櫃上既沒獨當一面的大人才可以拔升，向外面另行聘請，又不放心，只得通融法，教幾位大同事分負責任，另派廣祺一位堂叔，以經理名義主持監督，不料千錯萬錯，只錯在付托家人面上，廣祺那位堂叔，是個善諛能

的圖利小人，却又規行矩步裝着老成持重的君子，他早覬覦這個職位，已非一日，十餘年的小忠小信

，在堂兄面前說白表演，費儘心機結果居然如願以償，一朝大權在手，營私作弊，自不待言，這次又連用號中公款，大作投機事業，不略却遇上破天荒的巨瀾，賠折的程度，緞莊和周氏全部私產，尙且不敷償抵，那堂叔兄事不好帶着他一妾一子，把向來吞蝕，可以取携的現款，逃走無蹤，可憐周家還不知信息，直到工部局派警到他家傳案，廣祺父親方才得訊，到了堂上，知道覆轍絕，還有餘累，年近七十的人，那能承受得住，當時癱在地下，拾送回家，半路氣已氣倦，可憐廣祺以獨子身份，固然有繼承財產的權利但也繼承罪案的責任，一面辦喪事，一面打官司，直拖半月，方以破產完案，他和母妻空步出門，連件衣服也沒有携帶，又因在那堂叔欺瞞之中，事起倉卒，並沒得贖起一張房契，一隻箱篋，所以離開家門，便這困窮，幸而當時尙有親友可以求助，廣祺以大學畢業生資格，當這連敗時衰之際，費盡周折，托盡人情，才得一處小襖園裏住起碼同事，月薪比僕役較高一倍，從此就變成窮人，可憐他的新婚妻，那位唐小姐，才度了三年富麗生活，竟一變而爲窮婦了，這是周家的情形，至於姚家尙沒有那樣利害，但到清理之後，也只剩了身下一層住房，此外別無所有，只得把房貸出半所，收取租金度日，景仁同月薪，也得由玉珉手中拿出，全部移作家用，男女僕一概辭退，只留下一個多可相從的老僕婦，因而玉珉也得下廚房作飯，當戶洗衣了，誰知禍不單行，景仁的父親因悔恨成疾，未逾一年，便已亡故，跟着他的母親也因悲感過度，相繼逝世，數月之中，辦了兩回喪事，更是元氣大傷，身下住的房子，押了出去，家中值什物，售賣無餘，一家三口貨，一間小房居住，一變而爲完全指身爲柔的薪水階級，舊時小康快樂光陰，已經喪失無餘，和周家可稱六親同運，但景仁收入較多，比廣祺還算較勝一籌，不過華歷已燦的玉珉，已然而今昔光景迥殊，感到天地異色了，大凡人的環境，若是由貧入富，去年吃窩頭，穿粗布，今年吃大米，穿綢緞，明明吃燕窩魚翅，穿海龍紫貂，雖然步步上升，却可以視爲固然，不感到過去快樂，但由富入貧，把以上過的程度顛倒過來，便又感到異常痛苦，不必說太劇烈的變化，即如並非生活必要而煙和茶，平日用慣上等的，一但改爲上上等，喝着並不感覺有特別滋味，若是改爲上中等，便要舌頭不依，心中不適，所

以古人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是閱歷之言，玉珉自嫁到姚家，因要維持夫婦愛情，勉力遵守家庭軌範，雖然生活得很優裕，但實際也並未能滿足他那受虛榮的心，及至家中敗落，不但購買力全部喪失，連他原來親同性命的衣服飾物，也因為景仁清償債務補助家用，漸漸的當實無餘，他自然難免私自悼嘆，但憑良心說，他把對景仁的愛情，終看得較虛榮爲重，所以忍苦犧牲，而且他以嬌柔之身，乍由養尊處優的少奶奶，落到親自親操持家主婦，每日作飯洗衣，早起晚睡，居然能勞任怨，也算很爲難得，這當然是愛情可維繫力量，使他甘心情願，若能長久維持下去，也還不失爲幸福家庭，但那知愛情竟有不能維持的時候，以致局面大變，說來倒並非愛情失去維持力量，而是愛情本身發生問題了，若問何以至此，當然其來也漸，景仁對玉珉愛情，如同一幅白地光明鏡，只惜上面落兩個黑點，成爲夫婦間不易消失隔膜，那便是周廣祺和符懋曾兩人，嫌疑情敵，雖然玉珉至親至釋清楚，周符二人又全已結婚，景仁也算疑然無猜，不想他心中終存着兩粒微小的種子，平常雖然退藏於密，可是遍尋無着，但若一起疑雲，凝爲細雨，立而澆灌而發榮滋養，到挂腹撐腸的程度，其實周廣祺確是好人，和玉珉當日雖有感情，並未越禮，玉珉實愛好浮華受物質的誘惑，失身於符懋曾，他在與景仁定婚之後，便已痛悟前非，和符懋曾斷絕交往不過既已失足，便苦不能自固，有時還不免因得懋曾殷勤投贈，強迫邀約，偶然和他晤面，但見面時也只淡然相對，求他莫再相擾，使符懋曾感覺沒趣，好在已結識的女友甚多，也就去而之他，把玉珉拋置不顧了，這就是定婚後玉珉仍不斷得到新衣飾，而爲景仁所疑的原故，而實際若依負操時間性的理論說來，玉珉並未對不住景仁，到婚後符懋曾固約絀舊，被景仁看破，玉珉所說也是實話，他並未打算赴約，又因符懋曾此舉有故意破壞的嫌疑，心中更恨了他，所好自此以後，符懋曾另外覓得對象，未在同他打攪，數年來一直風平浪息，玉珉也把舊事淡忘許多，對符懋曾不復遺念，但對周廣祺却覺寸骨抱嫌，常常想到自己母家久受周氏輔助，自己本身又多虧他成全，才得到稱心夫婦，美滿家庭了，絲毫未得報答，反而教他背了黑鍋，良心上實下不去，而且自己以前爲解釋景仁疑心，曾言不與周家來往，如今已經年不登門兒，人家廣祺那樣熱心厚情，

反得到這樣酬報，想着多麼虧心，我和他並沒半毫私隱，只爲景仁一句話，就這麼斷了親誼，真個豈有此理，而且我既問心無愧，又何必如此躲避，反顯得無私有弊呢，這種思想，在玉珉心中已隱藏了許久，只因爲怕重翻舊案，再惹事端，一直遲疑着未曾有所表示，及至周姚兩家敗落之後，玉珉困於環境，無暇理會這些不關緊要的事，但對廣祺的情形，却十分牽掛，又過年餘，景仁因收入僅足度日，玉珉過於勞苦，要想減少他的工作了恢復他的快樂，只得多弄些錢，雇個僕婦雜役，使玉珉和玲玲也得稍置衣服，出去尋些樂趣，就設法托人介紹，在報館，得了個翻譯的位置，每月多了幾十元的收入，爲數雖少，却已給玉珉母女生活上稍加潤澤了，但她也須每日早起到銀行辦公，日暮回家吃頓晚飯，跟着又上報館，半夜歸來，疲乏欲死，連話也不願說，倒床便睡，次日仍是如此，因爲身體過勞，精神也受影響，漸漸變得沉默寡言，暴躁易怒，在表面上看，是脾氣日漸變壞了，這真是貧賤夫妻百事哀，景仁本想改善玉珉的物質享受，不想同時來了精神隔離的打擊，兩者實是相抵，而又種上後患，玉珉感覺丈夫冷淡時，過於冷淡，暴躁時異常暴躁往日的溫存體貼，殘留很少，雖也明白他是疲勞所致，屢次勸他辭去夜間職務仁景却以爲失去這筆收入，玉珉將重復受苦，堅不依從，玉珉也可憐他，原諒他，但因夫婦間的冷淡，終覺抑鬱不歡，日子一長，因心理上的作用，竟只感覺丈夫的脾氣日壞，而不時常記憶他變壞的原因，向來熱熾如火的愛情，似乎遇冷而縮了，到了玲玲六歲那年的秋天，也是合該有事，玉珉一天早晨到街上買菜，經過一家當舖門口，看見一位老太太，挾着包兒，遮遮掩掩的進去，一看原是，廣祺的母親周老太太，玉珉又驚又慘，就在門外等候，過一會兒，見周太太眼中含淚，仍挾着包兒出來，看情形不是當舖不收他的東西，便是給價錢少，玉珉顧不得怎他難堪，跟在後面走到僻靜地方，方才向前說話，周老太太看見他，悽慘難言，玉珉先寒暄兩句，便問他在那裏居住，周老太太說就住在不遠，玉珉央他領回家去，看望姨哥姨嫂，周老太太色羞而沮，吃吃半晌，才說家裏破濫不好讓人，並且兒媳昨日小產後疼痛，好容易夾入開個藥方子先到藥舖問價錢，拿出僅存的幾件衣服來典當，都給得不够變價，現在還得上別處去撞撞運氣，還得買藥才能回去，玉

珉聽了，忍不住落淚，忙問他藥方可在身上，周老太太拿了出來，玉珉接過，拉着他便走，進了限近一家藥舖裏，把藥買得，付了價，便和周老太太一同回家，原來杜子婆媳，只在一座破舊樓房裏，賃着一間後樓小房，房中四壁空空，只有一張木板床，一張活腿方桌，黑暗空透。在這早晨半點多鐘桌上還燃着燈，如豆的小煤油燈，借那微暗的光，瞧見一個男子伏在桌上打盹，一個婦人躺在床上破爛被絮裏呻吟，玉珉心如刀割，失聲哀呼道：「姨哥我來了，廣祺由桌上拾起頭，看見玉珉，不由跳了起來，慌忙向前迎接，却又倒退後顧，似要尋地方躲藏，玉珉趕過拉住他的手，道：「姨哥你怎這樣，我還是外人，咳，我真該死，到今兒才來，不想你們……說着落下淚來，廣祺也相對落淚，周老太太落淚說道：「珉兒好容易來了，你怎麼儘哭，也不讓個座兒，廣祺方才醒悟，拭淚說道：「我真發昏，這兒也沒有椅子，妹妹床上坐吧，玉珉坐在床邊，看看廣祺，已瘦得骨頭一把，那還有舊日雍容華貴的美少丰神，再回顧床上的婦人，蓬頭黃面，如丐，年紀如似三十至五十之間，知道這就是見過一面的姨嫂，回想前三四年他出過門時，寶氣珠光，鮮豔似琉璃芍藥，親友無不稱贊，如今遇上這個病婦，誰能想到就是當時號稱美人的唐二小姐，怎竟作殘到這般光景，那床上的少奶奶，初不敢抬頭看人，只縮在被褥中裝睡，及至周老太太告訴他是姨妹到來，才掙扎坐起來，有氣無力的招呼，玉珉急忙按他睡了，問候幾句，才向廣祺詢問道：「姨哥怎麼這樣瘦？好，我是想不到，以前不是聽說你作着事麼，廣祺嘆道：「那是去年的事了，我原在教育公署作個小科員，每月有五六十元進項，可以將就養家餬口，可是差使越小，事情越多，把我累得身體都衰弱了，那知這樣還不能長，年底換署長，跟着被裁下來，一直賦閑至今，你知道我們破屋十個悽慘，一切東西也沒剩下，三口人直是光着身子出來，還有些老親舊友，在我們破店裏零星存款，舖子一倒，他們全領了自然不肯甘心，都向我逼索，可嘆我連飯都吃不飽，怎會有力量還債，結果債主中較爲忠厚的，見我實還不起，俗語說：「土居三十載，無有不親人，但我們空是三門輩兒的財主，這敗落，直好似流落他鄉，絕沒有一個肯幫忙，至於那些窮佔主，存款少至數十，多不過千的，都是養命錢，棺材本，自然拚命討要，我知道他們實也可

憐，只可應着分期零償還，所以在我有職業的時候，每月薪水還倒分去多半還債，到失了業，就更可想而知了，因為近來債主也看出我的情形，知沙不能求油，才不大來了，說着話指着他道，他的身體，就是被這苦日月毀的，平日已是飢飽勞碌，氣血全虧，這回小產，幾乎送了性命，玉珉聽着，心中悽惻，不由說道，姨哥，姨嫂的娘家不是很有錢才說到這裏，就聽床上病人似有似無的，發出咳聲，又見廣祺面容憤鬱，緊皺眉頭，似乎極怕聽自己的話，知道內中以有隱情，急忙打住，改口問道，姨哥，你失業這些時候，怎樣生活，也總有條路兒啊，廣祺搖頭嘆道，別提了，真羞死人，起初仗着他們娘兒倆常作外活，不是給綢店織毛衣，就是給鞋店綉鞋面，到實沒法兒，連這附近公館男女僕人的衣服，全攬來作，不過從他身體一壞，我娘又眼花手顫，已經停工好幾月，以後就仗着我給賭局作事掙錢，玉珉大愕道，怎麼，賭局，你會幹麼事廣祺笑道，我倒不是正式作賭局營生，從五月裏，租界夜花園開幕，有一部份詩謎，應名是文人遺興的玩藝兒，只用紙烟作賭，其實暗地也有很大的金錢輸贏，詩謎必須預備條子，每夜起碼百八十條，而且只能用一次，所以必得常用製造，我被熟人所約，給他們作條子，賭局也真刻薄，每條得斟酌配合，費很多腦力，只能賣三分錢，還得負責不勾入作弊，不勾入洩漏，我初幹時，兢兢業業，每天只能作十幾條，以後漸漸熟習，也不過三二十條，每大進得六七角錢，說着話嘆了一聲道，你知我娘是吸鴉片烟的，雖破產以後，他老人家所受的苦，就不用提了，及至我作詩條，認識賭局的人，那個人一天到我這裏來，看見我娘犯癮睡在牀上，不能動彈，就給來一罇烟灰，以後我就向他求討，那個人竟把烟灰作了買詩條的價錢，譬如我寫了二十條，該值六角錢他只給三角現錢，另只就用一小包烟灰抵酒，我也無計奈何，只可由他剝削，你就可想苦到什麼份兒，那知就這麼苦也還不能長久，秋風一起，夜花園關門，詩謎也跟著取消，內部的人全都賺得了整年錢，飽戰歸家，只苦了我一個，頭天夜花園關門，第二天就餓着肚子，這十多天的日子，簡直在刀山上爬吧，他已懷孕五個多月，因為我着急，就背着給我給附近一家新搬來的一位鄰居，幫忙收拾房屋，想賺幾個錢吃飯，不知怎麼扭了腰，回到家裏就小產了，那鄰居還不忍，給送過幾元錢

來，給他買了些補養的品，還給老太太買了一點兒烟，當天就花完了，誰想老天真不可憐苦人，他屋後又得了病，忍了兩天，到昨必賢找不住，我娘只可央求對門住的王大夫，給我務診治，開了個方兒……玉珉聽到這裏，忽又插口說道，姨嫂的父親不是很有名的醫生嗎，怎不請他，倒去求外人，說着已悟到自己又把話說莽撞了，不由暗罵糊塗，只見廣祺好像沒聽見他的話，低了低頭，還接着道，那方子，我們也沒錢買藥，把一家人的衣服，全拿出去典當，還當不出一半價，若不是遇見妹妹呢，咱們是老親，是從小一塊兒長大，才不怕你笑話，要不然這花子式的房屋，怎能在裏讓入呀，玉珉悽然嘆息，拿出手帕拭淚道，咱們真是六親同運，前年還是很好的日月，一窩兒兒就敗到這個樣兒，說着見周老太太立起同桌上取了一隻沒嘴的破茶壺，向廣祺道，只顧說話，連茶都忘了沏，你上來鋪地一蹲吧，買包三銅板的高末沏上，玉珉忙過去將壺奪下，連說不渴，周老太太拖他不過，連聲念叨，這麼說，姨媽窮得連口茶都管不起了，玉珉聽了又想起這位姨媽向以講究飲茶出名，所用的茶，都由杭州收買極品高貨，夾在綢緞舖中自行連帶，據說他每日夜間，烟榻之上，親自用孔明燈，煮淨由玉泉山帶來的甜水，或由無錫蘇州帶來的名泉，沏在百年以上的小宜興壺中，用康熙五彩小茶盤喝着，這一壺代價，比一桌燕翅席不在以下，如今竟會用三銅板一包高末待客，還似自覺特別奢侈，對人表白出來，真太令人應嘆了，廣祺那裏也說妹妹不喝也罷，我們本沒有可以待客的茶，周老太太方才停止絮煩便問玉珉近況如何，玉珉嘆道，我們還算好些，景仁一直有着職業，經過兩回喪事以後，人口簡單了，費用也儉省許多，對付着還能度日，不過我要賭咒，實在沒想到你們落到這般光景，若知道一點影兒，早就來了今兒見面，我好轉心啊，說着就從身上儘其所有的取出十幾元錢，遞給廣祺道，姨哥，咱們這樣過，沒有什麼說的，這一點錢，你拿墊補着花，過幾天我還來，說痛快話，我雖沒有很大力量，每月三三五塊錢，還拿得出，廣祺聽着他的手說妹妹的好意，我全領了，這錢可不能受，景仁也是指身爲義，你的光景並不比我富裕許多，我如何能連累你，妹妹快收回去吧，玉珉見他不受只得婉詞警駭，又述說景仁的收入數目，表明自己的力量，實有餘裕可助人，不但這次，以後

每月也要送錢來，請你萬勿推辭，廣祺仍堅意不受，玉珉急得滿面通紅，轉身拉住周老太太，流淚說道：「姨媽你也說說姨哥，他太教我難過了，我從小見到如今，是吃誰的飯長大，從小學上到中學畢業，是受誰的供給，當初我風風光光的出嫁，是得誰的成全，你還教我說什麼，現在我看見你們這樣，比刀挖五臟還難過，好在老天保佑，教我多少還有些微力量，打算按月幫你們點兒，這要說報答，簡直愧死人，只不過解解痛，盡盡心，姨哥就這麼心硬而冷到駁了我，哦，必是噴我沒早來瞧看，頓了我了，廣祺忙道：「妹妹，你這可是錯想，我實是不忍……」玉珉接口道：「你不忍我可忍啊，咱們痛快說，你們若再說一句推辭的話，我出去必死在馬路上回不了家，周老太太聽他發這重誓，連忙攔住道：「珉呀，你不必着急，好好的說，周廣祺也道：「我實是……忍連累妹妹，並非有意外的心，你既這樣懇切，我也只好受之有愧了，」玉珉聽了，聞顏說道：「這不是應該的嗎，你們固執得教人難過，說着又問候了姨嫂的病，說了會兒閒話，才留下錢，告辭出來，自回家中，從此以後，玉珉每月都要掙一筆錢，給周家送去，這也是他飲水思源，婚恩報德的長處，但是每月送給周家的數目，只稍小於景仁每月額外的收益，這筆錢本是景仁不惜自苦，賺來潤色玉珉母女的，玉珉作此義舉，本來向心無愧，可直告丈夫，但是一期因為景仁對廣祺舊有猜疑，二期夫婦間久已隔離，景仁脾氣又來得爆燥，玉珉恐怕惹起是非，不願告訴他，就自己暗地行事，但是這額外花銷，約當景仁全部收入三四分之一，比較上並非小數，玉珉竭力省儉自己，把不必需的消耗和娛樂，都蠲免了，又借題把替用的女僕辭去，親自勞作，以資節省，報答周家舊恩，那知只把第一個月遮掩過去，第二月就破露了，景仁冷眼旁觀，初見玉珉還歸樸質，又耐勞苦，苦楚他是改變性格，學作人家，甚覺欣喜，但細一查點，玉珉難然節省用度，然而自己所給他的格外津貼，絲毫沒有餘剩，不由的詫異起來，若在數年之前，遇到這種事件，景仁還許保持太大的尊顏，不遑揭破，但此際性格既變，情感又疎，就沉不住氣，向玉珉質問，玉珉在末破露時，雖不願宣佈，但既已破露，也就犯不上隱瞞，竟把實情說出，並且描述廣祺困苦情形，希望得到他的同情，景仁自己對廣祺不可表示同情，但因玉珉肯着自己加以資助，就不由得因猜妬

而生憤恨，口裏不好明說，只以家境衰落，自顧不暇爲言，並且說自己晝夜操作，受盡辛勞，原爲博得家人舒適，並非給外人效力，言外之意，暗示玉珉停止對周家的資助，玉珉只當作耳旁風，並不理會，依然我行我素，到第二月，景仁見玉珉仍把自己血汗錢幫助周家，使認爲他是和周廣祺曾有首尾，今日才如此熱心相助，否則以他那就過愛美的性情，如何肯作無謂犧牲，不由更爲憤恨，就設法抵制，把自己額外工作入款，完全握在手裏，不給玉珉，以爲他沒有錢，自然雖爲義舉，那知玉珉並不在于，仍在正項日用之中，提出如數的款，給周家送去，到下半年家用告罄，景仁不能看着家中斷炊，仍得把摺存款吐將出來，玉珉又得勝利，於是逼得景仁使出最後手段，一氣把額外工作辭掉，斷絕這筆來源，看玉珉如何上下其手，玉珉這可沒了法了，但知周家全倚自己資助爲活，勢不能中途而輟，只得勉強在可能範圍竭力搜括，繼續供給，雖爲數已不足先前一半，但玉珉却受了百倍痛苦，費了百倍力量，他由此對景仁更爲灰心絕望，夫婦感情完全破裂，常常鎮口不過一語，家庭比冰洞還冷，玉珉這時處境惡劣至極，入到衰時，必見盛日，他時常慨嘆自己命運太劣，七八年前，何等青春美貌，又抱何等偉大的希望，作着何等美麗好夢，誰想一轉瞬間竟落到這般光景，再一蹉跎，便要紅顏老去，作這一世人未免太冤枉了，因而後悔到和景仁結婚的錯悞，有時走在街上，看見青春少女，活潑修飾，就想自己當年也曾是這個樣兒，看見少年夫婦，戴言戴笑，攜手並肩，就不勝羨慕，又悲悼自己今世不知還能否再享這樣幸福，回到家中，對鏡一照，憔悴形容，更加難過，知道自己的黃金時代，已將消逝而去，在這所餘無幾的時候，若不能得到轉機，恐怕萬事皆休，還不如及早一死，玉珉這時對景仁已經完全絕望，既不想他有日後發達，更不想重圓舊好，然而他竟希望得到轉機，這轉機是什麼呢，由何而來呢，想見玉珉的心已經變了，只是空自傷心，若不遇到對象，也不會發生事端，或者長此鬱鬱告終了，只是造化弄人，竟不肯令他勉全名節，長息風波，終於演出悲劇，玉珉在半死不活困苦境中度日，不知不覺又長了一歲，新年一過，玲玲已是七歲，也就是開水的這年，到了正月初八這天，玲玲因看見鄰家兒女都換了新衣服，隨着家人出門遊藝，她也央求父親帶去看戲，景仁本很

愛女兒，常時不斷帶出去玩，但這時因和玉珉才嘔了氣，餘怒未息。竟把玲玲責斥一頓，玉珉也是故意賭氣，竟哄着玲玲，自己整妝易衣，帶同出門，坐車直奔北洋戲院，到地方下車，因行走慌忙，並沒有看見門外的滿座牌，進門買票，才知座位已滿，無可通融，玲玲因平日不常看戲，今日好容易來了，竟遇現壁，就委委屈屈的立在門口，捨不得走，玉珉正哄着他，忽見門外駛過一部栗色新汽車，門開處，一黑西裝少年跳了下來，直入門內，恰和玉珉對面，兩人眼兒一觸，玉珉已看出舊日熟人，急忙把頭一低，那少年已呀了一聲道，這……是……姚太太，原來這少年便是玉珉初戀的情人，符愷曾，今日重逢，玉珉因爲久處逆境，覺得自愧寒蠢，羞見故人，才低頭躲避，及聞他相呼，只可抬起頭來，假作才見叫道，啊，符先生啊，久違了，符愷曾望着玉珉而下身邊，眼中發出驚詫和憐惜神色，點頭說道，真是久違你是來看戲麼，玉珉指着玲玲道，我帶着小女前來看戲，不想座已滿了，正要走開……符愷曾聞言就抱起玲玲道，走，同我走，我在樓上包了廂，玉珉見他相抱，倒未想到嫌疑，只想符愷曾未必獨自來看戲他的太太也許早在座，自己去了不好意思，就推辭說，謝謝你，我們要回去了，符愷曾不應，一直上樓，玉珉只得跟着，到了樓上，進了包廂，却是空着無人，符愷曾把玲玲放在前面，却向玉珉道現在正戲還沒上場，我們先談談別況吧，玉珉點頭，就和他同坐在後面，當時茶房進來張羅一遍出去，愷曾一直眼望着玉珉，十分關切的說道，我還保持當年的稱呼吧，珉妹，幾年不見，我以爲妳一定納福，怎倒有些憔悴了，玉珉問言，不由自感紛來，凄然說道，誰告訴我納福，你不知姚家久已破產我現在只是銀行小職員太太了，愷曾道，我好呆也聽人說姚家破產却不料會……落到這樣，咳，咳，怎致我今天才跟你遇見，珉妹，你可以把細情告訴我，玉珉見他念舊，十分心感，但因憶記一事，就搖頭道，改天得便談吧，我坐不住，就要走啦，符愷曾很失望的問爲什麼，玉珉道，你太太不就要來嗎，符愷曾哈哈大笑道，你安心坐着吧，我真沒有太太，你當然聽秀珊說，我已和一個外交官女兒結婚，可知這女人害苦了我，他完全是爲着我家財產來的，婚後三四年功夫，揮耗了二三十萬，跟我真是仇敵，在家裏更吵得天昏地暗，前年我父親故去，也是被他

氣死，他見父親一死，百貨公司跟着收市竟趁減會跟我離婚，贍養費又誰去三十萬，玉珉聽到這裏嘆了一聲，符慰曾看看他又接着道，所以就從這一次婚姻，我的家景，已經大不如前了，我也受了很深的刺激，覺悟以前的錯誤，後悔以前的失策，倘我不貪圖虛榮好看，與這女留學生結婚，又何致受這樣打擊，所以現在……我只有羨慕姚景仁，固然由你面上看得出持家操勞，但你也能得到家庭幸福也，算不冤，姚景仁更是天生福人，就是景況所至，都比我強多了，玉珉聽他論調一變而為老成，好像得了好多閱歷，絕非昔日飛揚浮躁的符大老爺了，而且語氣間時時念舊之意，不由心中有些感動，符慰曾又道，你這幾年的經過，和現在的景況怎麼呢，玉珉聽了，覺得他將近況從實相告，自己也不該相瞞，又因精神上寂寞已久，數年憤恨，積成塊壘，正無人可述，這時突遇故人慰問，這故人既舊有恩情，這慰問也為關切，他怎麼能忍而不言，就嘆口氣道，你方才說的說，扎我的心，我已經告訴，我只是銀行小職員的太太，窮得不成樣兒了，這還沒關係，只有說我家庭幸福，實是教我難過，現在我們的家，就是地獄，我與景仁真是同床仇敵，可以說苦到頭兒，你還說幸福幸福呢，符慰曾聽了一怔，繼而笑道，沒有那事，當初你們的愛情，不是很好麼，記得你為他，把舊友完全絕交，連我經秀珊轉告，不許再通音訊，現在又何致變成仇敵，別騙我吧，玉珉聽着，想起舊事，兩頰微紅，你別提那個，那時我既嫁了人，自然該盡我的義務，怎能再交男朋友來往，我又那能知得到他變成這樣呢，符慰曾似乎方才相信，露出詫異樣兒道，這倒難怪，你們那樣心愛的夫妻，居然會……哦，他是另外有了什麼人嗎，玉珉搖頭道，那個不是，我們中間沒有第三者，只是感情日漸其壞，可以說是冰凍三尺，非是一日之寒，景仁從破產之後，就換了一個人，陰沈暴戾，慳吝刻薄，簡直教人沒法忍受，我知道這一世沒有希望了，把心完全冰冷，只於為着勉強生活……說着向玲玲指了指，嘆了一聲，符慰曾聽了，也望着他嘆道，真想不到，在六七年前，我們都在人生的黃金時代，大家歡歡喜喜，無憂無愁，好似世界都有快樂等着我們，那時候真是太美滿了，可是都在半空中飄落着，以後大家全向歸宿的途徑走去，滿打算大堂就在面前，那知道走進地獄，今日重見，竟變成同病相憐，真是不

堪回首啊，玉珉聽了自道，你我還不能相提並論，你就是進過地獄，現在地獄出來了，天堂的門仍開着等你，只要你尋到了，依然有着幸福，我却是完了，只有在地獄裏一層層地向下陷，幾時陷到最下一層埋葬了爲止，符愷曾道，你說得未免太絕望了，倘然這樣下去不，太可惜麼，玉珉慘然道，有什麼可惜，我的青春時代已經過去，何況又作踐到這個樣兒，還有什麼可想，符愷曾湊進一些，凝眸望着他搔頭說道，真是豈有此理的話，我看你的青春一點也沒消逝，幼齒是當初的可人，你還記得這個外號麼，我給起的，拆你的姓作可人念字，特含着可人如玉的成語，妳現在除了消瘦一些以外，和當初何常有絲毫差異，我看倒比以前更美，好似一朵鮮花兒越發開得甜美了，玉珉紅了臉兒道，你別反說挖苦我吧，我家裏雖窮，還有鏡子，符愷曾道，現在我先恢復舊日的稱呼吧，珉妹，你不要疑惑我說的假話，你實在和當初沒有兩樣，我向來主張上天製造美人，是很費經營的，而且很爲稀少的，你不該自怨自艾，踐踏自己，辜負上帝的恩意，我並沒把你現在怎樣瑩腴光艷，並且從一見就驚訝你的憔悴，不過這是被境遇折磨的，只要你的心境稍一舒展，就要……對着你家的鏡子，還怕自己不識自己了，玉珉聽的芳容悽惻，嗚聲說道，你說的也許不錯，可是我的心境，何日是個舒展啊，這就等於對乞丐說，他倘然有朝一日得了頭獎，也能成爲富翁，道理是不錯的可是永遠沒這希望，符愷曾道，你不要灰心，我用個流行新名詞勸你，你應該發揮大無畏精神，努力奮鬥，玉珉苦笑道，我啊，我難進門，往那兒努力，別說廢話吧，符愷曾忽然歛容正色，舉起手來，向玉珉腕上輕輕一拍，要知不該曾說出什麼話來，請看第三回便知。

